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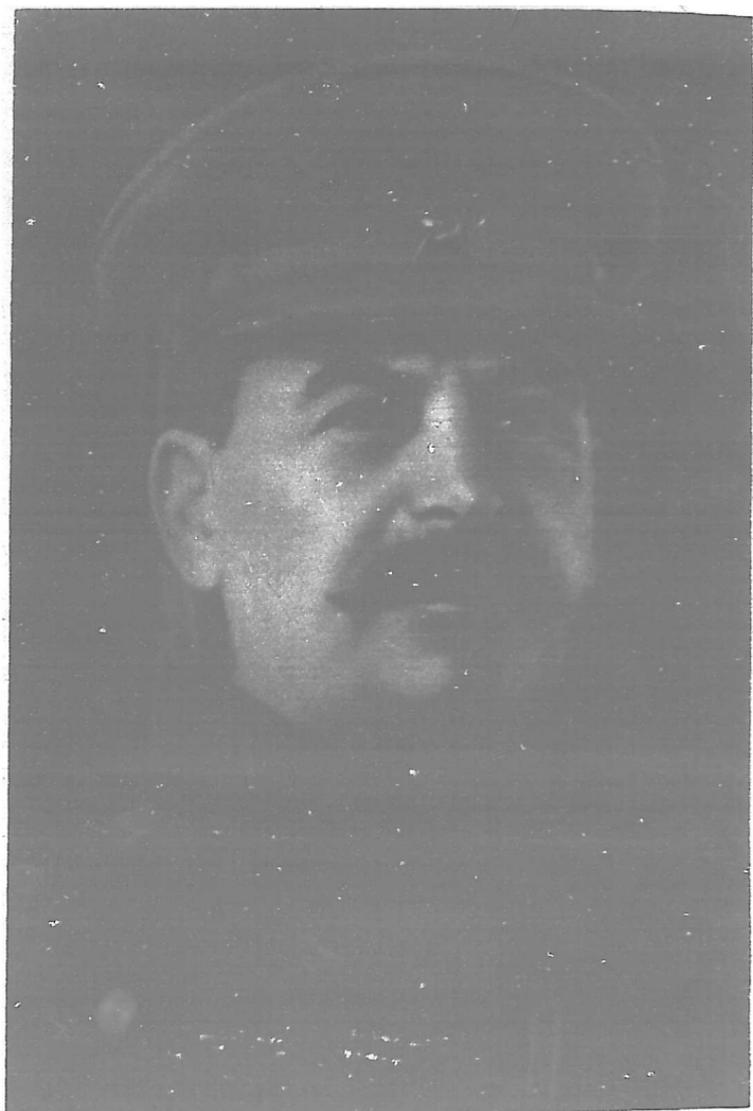
斯大林格拉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一九四三年一月發行



本書內容包括有蘇聯情報部
發表的公報以及最鮮明地反映出
斯大林格拉克可歌可泣英勇戰鬥事
跡的論文、報告、通訊等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蘇聯全國軍隊最高總司令、維、斯、林

目次

蘇聯情報部公報 五

(一) 我軍在斯大林格拉附近進攻六星期的總結 五

(二) 消滅在斯大林格拉附近被包圍的德國法西斯軍隊的戰鬥快告結束 一七

(三) 我軍完全消滅了在斯大林格拉中部以西被包圍的德國法西斯軍隊 二〇

(四) 我軍完全消滅了在斯大林格拉附近被包圍的德國法西斯軍隊 二二

第0079.01號戰情報告 二二

最高總司令對頓河戰線軍隊的命令 二四

斯大林格拉近郊的偉大搏戰 二五

沙麗城——斯大林格拉 四〇

斯大林格拉戰線底戰士、指揮官和政治工作人員致斯大林同志書 四六

斯大林格拉近郊的白晝和夜間 五四

主攻方向 六三

格羅斯曼

西蒙諾夫

布拉斯根

格羅斯曼

戰鬥在城郊	西蒙諾夫	七五
窩爾加河上的戰鬥	克里格爾	八四
衝擊一座房屋	額步林、亞佰里申合著	九一
斯大林格拉的進攻	格洛斯基	九八
今天的斯大林格拉	格洛斯基	一二
包圍圈緊縮起來了	托爾瑪安夫斯基	一七
巧合古典	梯諾諾夫	二二
插图二十二幅		

蘇聯情報部公報

我軍在斯大林格拉近郊進攻六星期的總結

一九四二年九月中旬德國法西斯軍隊在斯大林格拉近郊被紅軍擋住了。

戰爭底進程證明了，德軍指揮部打算佔領斯大林格拉，截斷蘇聯中心歐洲部份與其窩爾加河和烏拉爾後方的聯繫，包圍並佔領莫斯科的戰略計劃是沒有基礎的，是沒有估計到自己的實力和蘇聯後備力量的。

紅軍最高總司令部所製定的包圍並殲滅在斯大林格拉近郊的德國法西斯軍隊的戰略計劃正是與德軍指揮部計劃完全相反。

這個計劃由我軍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間分爲三個階段實現了。

(一) 第一個階段——我軍在斯大林格拉西北方面和西南方面之進攻

5 以強大的打擊
從十一月十九日起紅軍在西南戰綫，頓河戰綫和斯大林格拉戰綫上的部隊轉爲進攻並給了敵人

紅軍最高總司令部給斯大林格拉西北方面和西南方面作戰的蘇聯軍隊提出了以下的目的——擊潰在斯大林格拉近郊的德國法西斯軍隊底側翼部隊，並包抄前進將佈置在斯大林格拉近郊的敵軍兵團主力加以包圍。這個目的已由紅軍部隊及其指揮人員之巧妙行動順利地達到了。

我軍在進攻的進程中擊潰了敵人下列各兵團：羅軍步兵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九、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等師，羅軍騎兵第七師和坦克兵第一師，德軍步兵第四十四、第三百七十六、第三百八十四等師和坦克兵第二十二師。此外還有三德師軍步兵遭受了嚴重的損失。在這些戰鬥中，我軍殲滅了敵人官兵九萬五千名，並俘獲了官兵七萬二千四百名。我軍奪獲了豐富的勝利品，其中包括有：飛機一百三十四架，坦克一千七百九十二輛，大砲二千二百三十二門，汽車七千三百零六輛以及大量的迫擊砲、機關槍、自動槍、反坦克槍、彈藥及其他軍用品等。

在此時期內，我軍消滅了敵軍飛機八百二十六架，坦克五百四十八輛，大砲九百三十四門，汽車三千一百九十輛以及其他軍用品甚多。

我軍在斯大林格拉西北和西南方面進攻時期中前進了七十公里到一百五十公里，並收復了二百一十三個村莊市鎮。

由於我軍順利突破敵人戰線和順利進攻的結果，在斯大林格拉附近包圍了德軍下列各兵團和聯隊：德軍坦克兵第十四、第十六和第二十四等師，德軍摩托化兵第三、第二十九和第六十等師，德軍步兵第七十一、第七十六、第七十九、第九十四、第一百、第一百一十三、第二百九十七、第二百九十五、第三百〇五、第三百七十一和第三百八十九等師，羅軍步兵第二十師，羅軍騎兵第一師以及我軍在斯大林格拉附近進攻時擊潰的德軍步兵第四十四、第三百七十六、第三百八十四等師底

殘部 此外還包圍了德軍總司令部底後備兵力砲兵第四十四、第四十六和第六十一等團，高射砲兵第十二、第二十五、第三十七和第一百零四等團，迫擊砲兵第五十三團，工兵第五十、第一百六十二、第二百九十四和第三百三十六等獨立營。

這就是蘇聯軍隊在斯大林格拉近郊進攻的第一階段中戰鬥底總結。

(二) 第二個階段——我軍在頓河流域中部一帶之進攻

紅軍既在斯大林格拉近郊完全包圍了德國法西斯軍隊而因此就順利地執行了最高總司令部規定的任務以後，遂於十二月十六日到三十日在頓河流域中部一帶給敵人以新的打擊。

紅軍最高總司令部給在頓河流域中部一帶進攻的蘇聯軍隊提出了以下的目的——突破敵人在卡里特瓦到孟納斯登爾什納一帶的防線，進到在頓河大灣一帶活動的德國法西斯軍隊底後方，並打破被圍於斯大林格拉近郊的敵軍突出重圍，或從外面給他們幫助的可能。

這個在頓河流域中部一帶進攻的目的，由紅軍部隊及其指揮人員之巧妙行動完全實現了。

紅軍在頓河流域中部一帶作戰的時期內，前進了一百五十公里至二百公里。收復了一千二百四十六個村莊市鎮。我軍在進攻的進程中，擊潰了敵軍下列各兵團：德軍步兵第六十二、第二百九十四、第二百九十八、第三百零六和第三百八十五等師，德軍坦克兵第十一師；意軍下列各步兵師：「拉文那」第三師，「切列利」第三師，「卡謝利亞」第五師，「斯福爾切斯卡」第二師，「巴蘇必約」第九師，「道里諾」第五十二師，黑衫團第一旅；羅軍步兵第七師和第十一師。此外，還有四師

敵軍遭受了重大的損失。敵軍在這些戰鬥中，單是被擊斃的就有五萬九千人；被俘的敵人官兵爲六萬零五十名。蘇聯軍隊俘獲了衆多的戰利品，其中包括有：飛機三百六十八架，坦克一百七十八輛，大砲一千九百二十七門，汽車七千四百二十四輛，以及大量迫擊砲、機關槍、自動槍、反坦克槍、彈藥及其他軍用品等。

此外，我軍消滅了敵軍飛機一百一十七架，坦克一百七十二輛，大砲二百六十八門，汽車一千餘輛及其他軍用品甚多。

這就是蘇聯軍隊在斯大林格拉近郊進攻的第二個階段中戰鬥底總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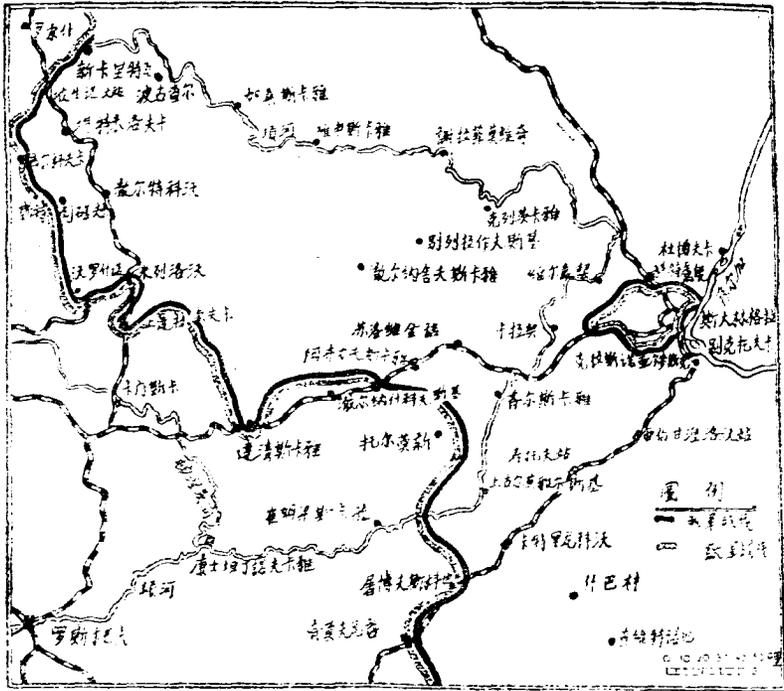
(三) 第三個階段——我軍在斯大林格拉南方的進攻

德軍指揮部既使其在斯大林格拉近郊的軍隊陷于絕境並使其頻於滅亡，乃採取絕望的辦法以圖解救在斯大林格拉近郊被紅軍包圍的部隊。因此敵人就在卡特里尼科沃北方一帶集中了大批軍隊，並于十二月十二日開始向我軍進攻。

紅軍最高總司令部給在斯大林格拉南方作戰的蘇聯部隊提出了以下的任務：擊潰敵軍新的突擊兵團，把德軍逐到南方去，並打消其爲被圍於斯大林格拉近郊的師團打通道路的最後可能。

這個任務由我軍在斯大林格拉南方作戰的部隊在進攻底第三個階段中實現了。

我軍在斯大林格拉南方一帶進攻的時期中，前進了一百公里至一百五十公里，並收復了一百三



十多個村莊市鎮。我軍在十二月十二日到三十日的戰鬥進程中，擊潰了德軍坦克兵第六、第十七和第三十三等師及摩托化兵第十六師；黨軍步兵第四和第十八等師，及騎兵第五和第八等師。德國法西斯軍隊單是被擊斃的，就有兩萬一千人。被俘的敵人官兵為五千二百名。我軍奪獲了豐富的戰利品，其中有飛機四十架，坦克九十四輛，大砲二百九十二門，汽車九百二十九輛以及其他武裝，飛機和坦克的軍用品甚多。

我軍在戰鬥進程中，消滅了敵軍飛機三百零六架，坦克四百六十七輛，大砲二百五十七門，汽車九百四十五輛及其他軍用品甚多。

這就是蘇聯軍隊在進攻底第三階段中戰鬥底總結。

紅軍最高總司令部包圍並殲滅在斯大林格拉近郊的德國法西斯軍隊的計劃就是這樣在三個階段中實現了

我軍在斯大林格拉近郊六個星期戰鬥的進程中，從德國法西斯侵略者手中收復了一千五百八十九個村莊市鎮。紅軍從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開始進攻以來，在短時期內順利地解決了最困難的戰鬥任務，而緊密地包圍了在斯大林格拉附近的二十二師敵軍。紅軍擊潰了整整三十六師敵軍，其中有六個坦克師，還有七師敵軍遭受了嚴重的損失。在此時期內，德國法西斯軍隊被擊斃的有官兵十七萬五千人；我軍擒獲了敵人官兵十三萬七千六百五十名。我軍奪獲的戰利品如下：飛機五百四十二架，坦克二千零六十四輛，大砲四千四百五十一門，迫擊砲二千七百三十四門，機關槍八千一百六十一挺，自動槍一萬五千九百五十四枝，反坦克槍三千七百零三枝，步槍十三萬七千八百五十五枝，砲彈五百餘萬發，子彈五千餘萬顆，火車箱二千一百二十輛，火車頭四十六個，儲藏彈藥、武裝和食糧的倉庫四百三十四處，汽車一萬五千零四十九輛，軍馬一萬五千七百八十三匹，摩托車三千二百二十八輛，及其他軍用品甚多。

在此期內，我軍消滅了德軍飛機一千二百四十九架，坦克一千一百八十七輛，大砲一千四百五十九門，迫擊砲七百五十五門，機關槍二千七百零八挺，汽車五千一百三十五輛及其他軍用品甚多。

紅軍最高總司令部包圍並殲滅在斯大林格拉一帶敵軍部隊的計劃，是在西南戰線總司令部都亭

上將，斯大林格拉戰線總司令葉列敏科上將，頓河戰線總司令羅科索夫斯基中將，沃龍涅什戰線總司令高里科夫中將等指揮之下，並在最高總司令部大本營底代表壽科夫大將，瓦西列夫斯基上將和沃龍諾夫砲兵上將等總領導之下實現的。

在這些戰役中卓著戰功的有下列各將領所率領的軍隊：巴道夫中將，庫茲涅薩夫中將，列劉琛科中將，馬林諾夫斯基中將，包保夫中將，羅曼寧科中將，齊斯嘉科夫少將，道爾布亨少將，杜魯法諾夫少將，哈利頓諾夫中將。

此外，在這些戰役中卓著戰功的有下列各將領所指揮的坦克和機械化軍團：坦克兵中將巴達諾夫，坦克兵中將羅特米斯特洛夫，少將盧西亞諾夫，坦克兵少將沃里斯基，坦克兵少將鮑魯包雅洛夫，坦克兵少將巴夫洛夫，坦克兵少將羅丁，坦克兵少將布特科夫，坦克兵少將塔那斯契琛，沃爾科夫少將，斯維里安少將。

蘇聯軍隊在斯大林格附近郊的勝利，是由空軍中將克拉索夫斯基，空軍少將林留金，空軍少將盧定科各將領所指揮的空軍兵團幫助實現的；這些空軍兵團是在最高總司令部大本營代表空軍中將諾維科夫和空軍中將法拉列也夫總領導之下作戰的。

蘇聯情報部

(一月一日發表於蘇聯報紙上)

消滅在斯大林格拉附近被包圍的德國

法西斯軍隊的戰鬥快告結束

蘇聯情報部於「我軍在斯大林格拉近郊進攻六個星期的總結」中通告說，紅軍從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九日開始進攻以來，在短時期內順利地解決了最困難的戰鬥任務，而緊密地包圍了在斯大林格拉附近的二十二師敵軍。其中有三個坦克師，三個摩托化師，十五個步兵師和一個騎兵師。此外，還包圍了德軍總司令部所屬三個後備砲兵團，四個高射砲團，一個迫擊砲團和四個獨立工兵營。

我軍在斯大林格拉西北方面和西南方面開始進攻時，在斯大林格拉近郊活動的德軍，連同其各集團軍和軍團底後方留守部隊一起計算，共有二十萬至二十二萬人之譜。這些軍隊從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起，已被完全包圍了。

紅軍還在完全包圍斯大林格拉近郊德國法西斯軍隊以前，就已完全粉碎了德軍第四十四，第三百七十六，以及第三百八十四各師團，其殘部現時也在被圍敵軍中。最近幾星期來我軍實行不斷的空中轟炸，猛烈炮擊以及陸軍攻擊，結果有很大數量被圍敵軍部隊底官兵被殲滅了。

此外，被圍的德國法西斯軍隊，由於運糧孔道的喪失，已陷入滅亡的境地。被圍德軍兵士每天只領得一百至一百五十格蘭姆麵包。在許多被圍的希特勒部隊中連馬屍也吃完了。德國指揮部想用運輸飛機給自己軍隊運送糧食的企圖也失敗了。從去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一月十日在斯大林格拉近郊擊落了六百多架運輸機。在兵士中因饑餓疲弱而瘟疫流行，野戰醫院早已無法容納所有傷兵和病人。

加之在斯大林格拉近郊的德軍兵士又沒有冬季衣服，凍死人數日益增長。據俘虜口供，每天共有一萬俄軍疲弱而死和凍死在戰場上的就達四、五百人，在斯大林格拉近郊全體被圍德軍的損失，每天總不下於一千五百人。

由於所有一切情形的結果，德國法西斯軍隊，從其在斯大林格拉近郊被圍之日起，已在人力方面遭受了巨大的損失。目前德國法西斯軍隊被圍的人數，已不超過七、八萬人了。

以紅軍最高總司令部大本營代表沃龍諾夫砲兵上將和頓河戰線總司令羅科索夫斯基中將為代表的蘇聯指揮部，為避免無謂的流血犧牲，乃於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向斯大林格拉近郊被圍德軍司令部，及全體官長兵士提出如下的最後通牒：

「德國第六集團軍總司令巴烏劉斯上將或其代理人以及在斯大林格拉附近被圍德軍全體官長士兵們：

德國第六集團軍，第四坦克集團軍及歸其指揮的補充部隊，從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一起就被完全包圍了。

紅軍部隊用緊密的包圍圈將這一德軍兵團圍困起來了。你們想靠德國軍隊從南方和西南方面的進攻來解圍的一切希望已經失敗；趕來援助你們的德國軍隊已被紅軍部隊擊潰了，其殘部正向羅斯托夫退却。

運送不夠充飢的糧食、彈藥和燃料給你們的德國運輸飛機，由於紅軍之勝利的、猛烈的前進，不得不常常變更飛機場；而從遠方飛到被圍軍隊所在的區域。加之德國航空運輸因受俄國空軍的襲擊而在飛機和人員方面遭受着巨大的損失。所以航空運輸對於被圍軍隊的幫助也是沒

有實效的了。

你們被圍軍隊的狀況是很困苦的，飢寒交迫，疾病叢生。俄國嚴酷的冬季剛剛開始，嚴寒，冷風和大雪還在前面。而你們的兵士又沒有冬季服裝的保證，並處於極嚴重的不衛生的條件中。你以總司令的資格，以及被包圍軍隊底一切軍官都明白知道，你們沒有任何衝破包圍圈的實際可能。你們的狀況是沒有希望的，繼續抵抗是沒有任何意思的。

在造成了對於你們沒有出路的環境之條件下，為避免無謂的流血犧牲，向你們提議，接受下列投降條件：一，你和你的司令部所屬全體被圍德國軍隊一律停止抵抗；二，你有組織地把全軍人員、武器、一切戰鬥技術和軍用品，毫無損害地轉交我軍支配。

我們保證一切停止抵抗的軍官和兵士之生命安全，而在戰爭結束後轉回德國或軍事俘虜自願前往的任何一國。

繳械軍隊之全體人員均保留其軍服、徽章、勳章、個人物件和貴重品，高級軍官並得攜帶刀劍。

一切繳械的軍官、軍士和兵卒將立刻規定常態的飲食。

一切受傷、生病和凍傷的人們將給以醫藥療治。

你的書面回答限於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按照莫斯科時刻十點正送到，並由你親派代表乘坐輕汽車懸白旗將回答書沿寬內分站至科特盧班站的馬路送來。你的代表將由我們所委派的俄國軍官於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十點正在「B」區第五百六十四號鐵路分站東南方面半公里的地方與之會面。

如果你拒絕我們所提出的關於投降的提議，那我們向你預告，紅軍和紅色空軍將不得不實行消滅被圍德國軍隊，而這些軍隊被消滅的責任將由你負担。

最高總司令大本營代表，紅軍砲兵上將沃龍諾夫

頓河戰線總司令中將羅科索夫斯基

被圍於斯大林格拉近郊的德國法西斯軍隊司令部竟拒絕了蘇聯司令部所提之最後通牒。

因此，我軍就於一月十日向在斯大林格拉一帶被包圍的德國法西斯軍隊開始總攻擊。在七天劇烈的戰鬥中，我軍將圍德國法西斯軍隊的包圍圈逐漸逼緊起來，在個別方面向前推進了二十五至三十五公里，並佔領了重要的堅固防守據點——馬里洛夫卡，阿塔曼斯基，沃羅希洛夫野營，卡爾坡夫卡，熱爾諾克利也夫卡，國家畜牧場，西涅阿科夫斯基，新羅加奇克，舊羅加奇克，沙坑，別基史拉夫斯基，史克列羅夫，拉科亭諾，克拉夫薩夫，崔炳科，葉耳西，亞列克雪也夫卡，畜牧場，杜炳寧，小羅索石卡，查怕得諾夫卡，鮑羅亭，第一號蘇維埃農莊，巴布爾金，新阿列克雪也夫斯列，季米特列也夫卡，波爾塔夫斯基，阿托爾瓦諾夫卡，索洛維也夫等地，以及巴薩爾金諾，卡爾坡夫斯卡亞，卜魯德博儀等車站。

在七天的進攻中我軍用大砲和迫擊砲擊毀了敵人一千五百二十六個堅固據點和掩蔽壕，七十五所構築堅固的觀測處，並在戰鬥中撲滅了敵人三百一十七個大砲連和迫擊砲連。

已肅清了五百六十五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敵人。

在一月十日至今十六日的進攻期內我軍共俘虜了德軍官兵六千八百九十六名

在此期內奪獲了下列的戰利品：飛機三百七十一架，坦克五百一十四輛，各種口徑的大砲九百四十一門；迫擊砲四百七十門，其中六箇迫擊砲五十門，機關槍一千九百五十挺，步槍一萬六千三百零八枝，汽車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一輛，摩托車一千三百八十七輛，曳引機和拖運機六十七輛，滿載軍用品的馬車一千四百零八輛，無線電機五十四架，鐵甲火車三列，火車頭十個，車箱一百輛，儲藏彈藥和武裝的倉庫六十三所，以及大量的砲彈、航空炸彈、雷彈、手榴彈、槍彈和其他的軍用品甚多。

消滅了：敵軍飛機七十五架，坦克一百七十四輛，各種口徑的大砲四百一十六門，迫擊砲一百四十門，機關槍七百六十九挺，汽車四百一十四輛，儲藏各種物品的倉庫九所。

敵人在七天戰鬥中單是被擊死的，就有官兵二萬五千名以上。

突破敵人防線，是由羅科索夫斯基上將指揮的頓河戰線部隊來實現的。砲攻的組織則是由紅軍最高總司令部大本營代表沃龍諾夫砲兵上將來領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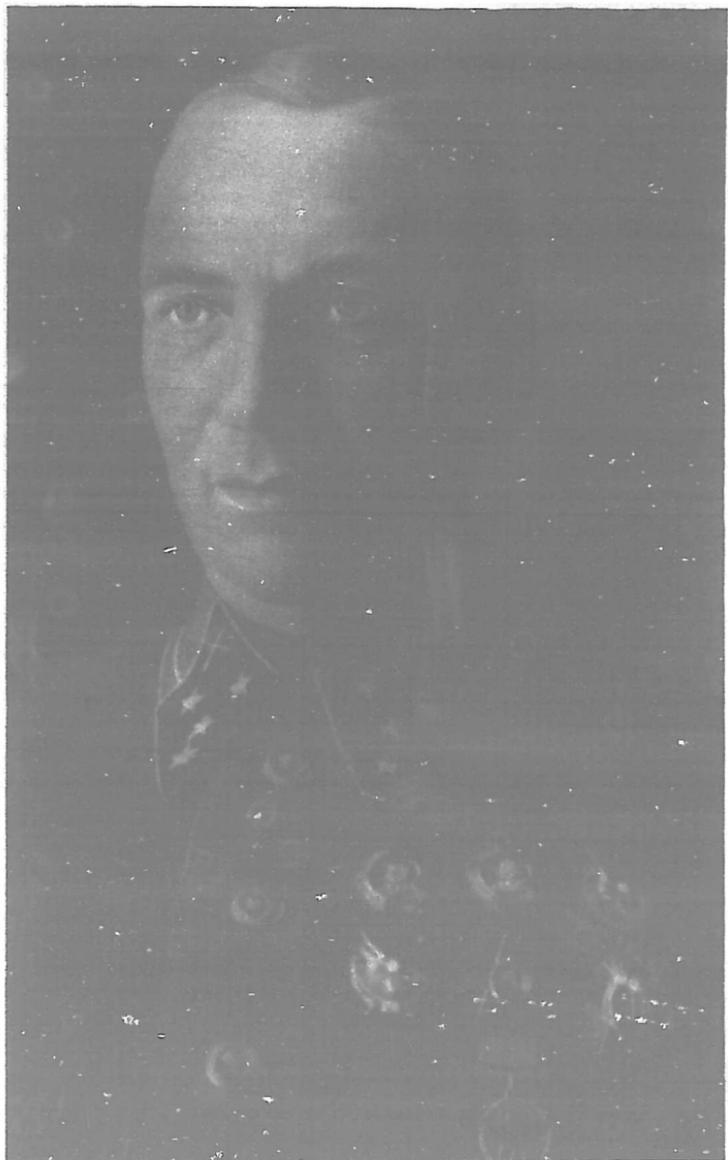
在戰鬥中卓著戰功的有下列將領所指揮的軍隊：齊斯嘉科夫少將，道爾布亨少將，巴托夫中將，叔米洛夫中將，加蘭寧少將，楚依科夫中將和余托夫少將等。

蘇聯情報部

(一月十七日發表於蘇聯報紙上)



表代營本大令司總高最，者導領底役戰拉格林大斯
帥元夫科壽雄英聯蘇



最高司令官第六軍代表元帥石詒夫

我軍完全消滅了在斯大林格拉中部以西 被包圍的德國法西斯軍隊

我軍在頓河戰線上的部隊，於一月二十七日到三十一日的各次戰鬥中已完全消滅了在斯大林格拉中部以西被包圍的德國法西斯軍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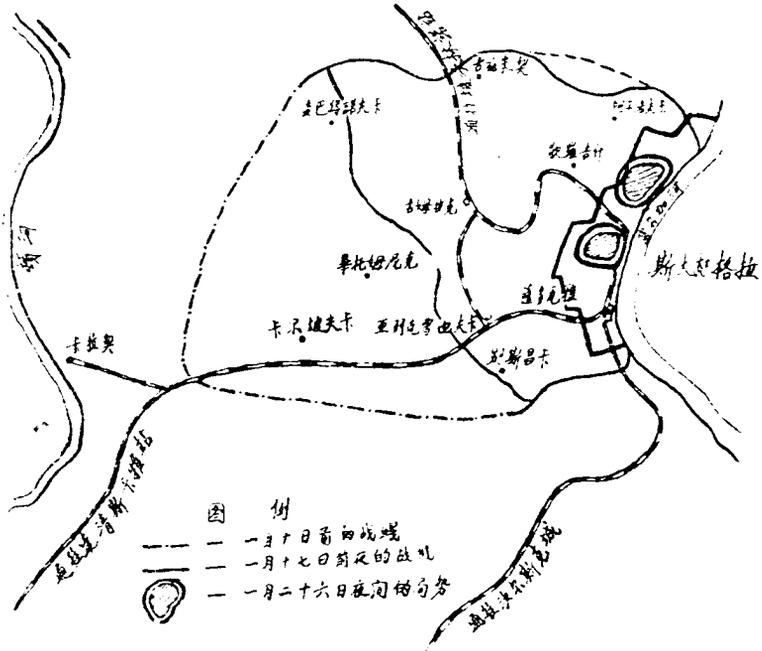
根據在各次戰鬥進程中所得的材料，以及根據擒獲的德軍各將領底口供查明了，如果把被圍敵軍後方留守部隊，工程部隊和警察部隊都計算在內，則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起在斯大林格拉近郊被包圍的敵軍至少不下三十三萬人，而不是如以前所通知的只有二十二萬人。

大家知道，在斯大林格拉近郊被圍德軍，從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今年一月十日，由於我軍砲火的射擊，經常的空中轟炸，由於我陸軍的攻擊以及由於飢寒疾病而損失的約達十四萬人。因此，到我軍總進攻時，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被圍於斯大林格拉近郊的德軍連同補充部隊，道特底工程組織以及警察部隊，各集團軍和軍團的後方留守部隊總計起來約有官兵十九萬人。

這個數目由被俘虜的德國第六集團軍代理總軍需長上校庫洛夫斯基爵士所證實了，他供稱，到一月十日，在斯大林格拉近郊被圍的德軍人員與後方人員總計一起共有十九萬五千人。

根據這些材料，蘇聯軍隊在斯大林格拉近郊的勝利是含有更巨大的意義了。

從一月二十七日到三十一日，俘虜底人數增加了官兵一萬八千名，而我軍在向被圍敵軍部隊總進攻的時期中一共擒獲德軍官兵四萬六千名。



今天我軍擒獲了德軍第六集團軍和第四坦克集團軍所組成的斯大林格拉近郊兵團總司令巴烏劉斯元帥及其參謀長什米特中將以及該司令部底全體人員。巴烏劉斯底元帥銜是在幾天以前獲得的。

此外，又擒獲了下列各名將官：

- (一) 坦克兵第十四軍軍長什萊梅爾中將，
- (二) 第五十一軍軍長載得里茨中將，
- (三) 第四軍軍長砲兵中將卜弗菲爾，
- (四) 輕裝步兵第一百師師長桑涅中將，
- (五) 摩托化兵第二十九師師長萊結爾中將，
- (六) 步兵第二百九十五師師長高爾非斯中將，
- (七) 步兵第二百九十七師師長少將毛里茨、德列別爾爵士，
- (八) 步兵第三百七十六師師長中將達尼愛里爵士，
- (九) 步兵第四十四師師長久布阿中將，
- (十) 第四軍砲兵司令沃里夫少將，
- (十一) 第五十一軍砲兵司令烏利黑少將，
- (十二) 羅

軍步兵第二十師師長季米特里武少將，（十三）暨軍騎兵第一師師長布特爾庫將軍，（十四）第六集團軍總軍醫長奧特、季諾里低中將。

於是，一共擒獲了十六個將官。

還擒獲了下列人員：代理總軍需長上校庫洛夫斯基爵士，步兵第二百九十七師第五百二十四團團長威廉·比克里上校、砲兵第二百九十七團團長亨利·弗赫特上校，步兵第四十四師第一百三十二團團長維克曼上校、摩托化步兵第二十九團團長鮑略、錫庫爾特，第四軍參謀長克羅美上校，步兵第二百九十五師參謀長吉錫里上校，羅軍步兵第二十師第九十一團團長鮑別恩庫上校及其他許多人員。

此外，又俘獲了以下各部隊司令部：第十四坦克軍，第三摩托化師，德軍步兵第二百九十七和第三百七十六師，羅軍步兵第二十師、步兵第四十四、第八十三、第一百三十二、第二百九十七、第五百二十三、第五百二十四、第五百三十四、第五百三十五、第五百三十六各團、砲兵第三十九和第四十團、集團軍屬第五百四十九交通團和集團軍屬工兵營等司令部。

蘇聯軍隊從一月十日到三十日向被圍敵軍部隊總進攻的時期內，根據不完全的材料，共消滅了德軍官兵十萬餘名。

在此時期內，我軍奪獲了以下的戰利品：飛機七百四十四架，坦克一千五百一十七輛，大砲六千五百二十三門，迫擊砲一千四百二十一門，機關槍七千四百八十九挺，步槍七萬六千八百八十七枝，汽車六萬零四百五十四輛，摩托車七千三百四十一輛，曳引機，拖拉機和拖運機四百七十輛，降落傘五千七百把，無線電機三百零四架，鉄甲火車三列，火車箱五百七十五輛，火車頭四十八個，儲藏彈藥和武裝的倉庫二百二十九所，及其他軍用品甚多。

蘇聯情報部。（二月一日發表於蘇聯報紙上）

我軍完全消滅了在斯大林格拉附近

被包圍的德國法西斯軍隊

今天，二月二日，我軍在頓河戰線上的部隊完全消滅了在斯大林格拉附近被包圍的德國法西斯軍隊。我軍打破了在斯大林格拉北面被圍敵人之抵抗，並迫其繳械了。敵人在斯大林格拉附近最後一個抵抗根據地已被剷除了。在斯大林格拉近郊的有歷史意義的搏戰，於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由我軍獲得完全勝利而告結束了。

在最近兩天內，俘虜底人數增加了四萬五千名，從一月十日到二月二日的戰鬥時期中，我軍一共擒獲了德軍官兵九萬一千人。

二月二日，我軍擒獲了在斯大林格拉北面被圍德軍兵團司令，第十一軍軍長，什特列克爾上將及其參謀長克里木特、羅斯庫爾特總參謀部上校。

此外，二月一日到二日擒獲了下列各名德軍將官：（一）第八軍軍長瓦里特爾、蓋茨上將，（二）步兵第七十六師師長中將羅丁布爾克爵士，（三）步兵第一百一十三師師長中將齊克斯特、阿爾明爵士，（四）坦克兵第二十四師師長中將連斯基爵士，（五）步兵第三百八十九師師長馬爾丁、梁特曼少將，（六）在斯大林格拉中部以西被圍德軍兵團司令拉斯克少將，（七）馬克諾斯少將。

還擒獲了以下的人員：巴烏劉斯元帥底隨從副官阿達木上校，坦克兵第十四師師長劉得維克上校，步兵第一百師第二百二十七團團長弗郎茨、納依別克爾上校，迫擊砲第二團團長弗里特里黑、

納依爾上校，摩托化兵第二十九師砲兵第二十九團團長頓特爾、克拉克上校，第八軍參謀長什尼特切爾上校，羅軍騎兵第一師砲兵司令馬爾托坡里上校，第八軍第十三工兵團團長什連克上校，步兵第七十六團參謀長別洛枯拉特上校，交通兵第四十八獨立團團長卡列涅茨基上校，步兵第三百七十六師第五十一砲兵團團長什瓦爾茨上校，步兵第四十四師第一百三十四團團長保葉上校，砲兵第三百七十六團團長富爾上校，步兵第三百七十六師第五百七十六團團長什特金弗上校，砲兵第三百七十六團團長沃里特上校，步兵第四十四師第一百三十四砲兵團團長保薩爾杜爾上校，步兵第三百七十六師第五百三十六團團長什列金克爾上校，砲兵第六百二十七團團長別列涅克上校，步兵第七百六十七團團長什特得萊上校，坦克兵第十四師參謀長上校沃里特爵士，步兵第七十六師參謀長布里得古里特上校，步兵第五十四團團長列別爾上校，軍醫官蓋切爾上校，步兵第二百九十七師第五百二十三團團長漢斯、李巴伍上校及其他許多軍官。

在斯大林格拉近郊的戰役中，我軍一共擒獲了將官二十四名，軍官二千五百餘名。

在向被圍敵軍實行總進攻的時期內，從一月十日到二月二日，根據不完全的材料，我軍奪獲了以下的戰利品：飛機七百五十架，坦克一千五百五十輛，大砲六千七百門，迫擊砲一千四百六十二門，機關槍八千一百三十五挺，步槍九萬枝，汽車六萬一千一百零二輛，摩托車七千三百六十九輛，曳引機，拖拉機和拖運機四百八十輛，無線電機三百二十架，鐵甲火車三列，火車頭五十六個，火車箱一千一百二十五輛，儲藏彈藥和武裝的倉庫二百三十五所以及其他軍用品甚多。所獲戰

這就是在全世界戰爭歷史上最偉大搏戰之一的結果。

蘇聯情報部。

(二月三日發表於蘇聯報紙上)。

第0079／OT號戰情報告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午後六點三十分，發自頓河戰線總司令部。

莫斯科

蘇聯全軍最高總司令斯大林同志

頓河戰線軍隊執行你的命令，已於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午後四時，完結了粉碎和殲滅斯大林格
拉被圍敵軍部隊的工作。

完全殲滅和部份俘虜的有第十一軍，第八軍，第十四坦克軍，第五十一軍，第四軍，第四十八
坦克軍，共二十二師，即步兵第四十四，第七十一，第七十六，第七十九，第九十四等師，輕裝步
兵第一百師以及步兵第一百一十三，第三百七十六，第二百九十五，第二百九十七，第三百零五，
第三百七十一，第三百八十四，第三百八十九等師；摩托化兵第三，第二十九及第六十等師；德國
坦克兵第十四，第一十六，和第二十四等師；羅軍騎兵第一師，步兵第二十師。

此外，還消滅了下列的補充部隊：

(一)總司令部所屬後備砲兵第四十二、第四十四、第四十六、第五十九、第六十一、第六十五、第七十二等團；總司令部所屬後備砲兵第九十七團第一營，第四十三、第六百三十九；第七百三十三，第八百五十六，第八百五十五，第八百六十一等營；第二百四十三攻城砲營；總司令部所屬後備迫擊砲兵第二，第五十一等六箇迫擊砲團；分散在各條戰線上行動的各砲兵團所屬高射砲兵第九，第十二，第二十五，第三十，第三十七，第九十一等營。

(二)工兵第四十五，第七十一，第二百九十四，第三百三十六，第六百五十二，第六百七十二，第六百八十五，第五百零一等獨立營，以及沒有番號的獨立工兵營一營。

(三)工程兵第二十一，第四十，第五百四十，第五百三十九等獨立營。

(四)交通兵第六團，及另一團大概是第五百九十四團。

(五)第七和第二十八砲兵器具偵察營。

(六)許多搭造橋樑的部隊以及其他輔助的部隊

擒獲的俘虜有九萬一千多人，其中有軍官二千五百餘名和將官二十四名；在將官中有元帥一名，上將二名，其餘的則是中將和少將。

由於被圍敵軍之完全消滅，在斯大林格拉城中和斯大林格拉附近的戰鬥行動已完全停止了。
戰利品還在繼續清點中。

最高總司令大本營代表砲兵元帥沃龍諾夫

頓河戰線總司令上將羅科索夫斯基

頓河戰線軍事委員會委員少將特列金

頓河戰線總司令部參謀長中將馬立寧

最高總司令對頓河戰線軍隊的命令

頓河戰線

最高總司令大本營代表砲兵元帥沃龍諾夫同志

頓河戰線總司令上將羅科索夫斯基同志

慶祝你們以及頓河戰線軍隊消滅在斯大林格拉近郊被圍敵軍之勝利完成。
茲向卓著戰功的頓河戰線全體戰士、指揮官和政治工作人員，宣佈嘉獎。

最高總司令約、斯大林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莫斯科，克列姆里宮。

斯大林格拉近郊底偉大搏戰

布拉根

斯大林格拉底搏戰已告結束了。

過了若干歲月後，斯大林格拉可歌可泣的史詩將會詳細研究，描寫和歌頌出來的。它將永遠留在我國人民底意識中，作爲他們軍事強力底象徵，作爲蘇維埃人們英勇精神，愛護祖國，仇恨敵人精神底象徵。而對於敵人，則始終會是失敗和滅亡的黑色怪影。

這次戰役，將會在軍事大學中作爲堅強防衛戰的例證，作爲戰爭歷史上空前的巷戰模範而加以研究的。在這次戰鬥中，敵人直向斯大林格拉胸膛衝來的主要打擊鋒銳由頓挫而被折斷了，幾十師被指定來衝擊我國腹地，打擊莫斯科的精銳部隊都被阻滯了，擋住了，並消耗得精疲力竭了。斯大林格拉的戰役會在戰爭歷史上佔着最光輝燦爛的一章，它會使軍事藝術的理論更加豐富起來。

在這次戰爭歷史上，當記載了斯大林格拉底防衛戰後，將描寫紅軍怎樣從防禦轉爲進攻，把主動性奪到自己手中，截斷並包圍了二十二師德軍，以及這次搏戰怎樣進到完全消滅被圍於斯大林格拉近郊的巨大敵人兵團的搏戰，進到在頓河，北頓涅茨河，馬內契河沿岸一帶的進攻戰鬥。

向斯大林格拉猛衝而來的德國軍隊進到了窩爾加河岸，用半圓形把城市包圍起來，把城市與窩爾加河東岸相聯繫的一切渡河點都放置在砲火轟擊之下。十一月間德寇宣佈說，他們尚須佔領的只剩下工廠區域了，他們把我軍部隊封鎖在城市中心了，很快就會把所有波爾什維克都拋到窩爾加河裏去。希特勒在德國國會中誇口說，他已經牢牢站在窩爾加河岸上。他的軍隊已準備好在安全地方舒舒服服過冬。預定把許多德軍師團調回後方加以改編補充作舉行新進攻之用。

然而，蘇聯戰士繼續在斯大林格拉進行鬥爭，並使德寇受到莫大的損失。希特勒不得已日益調遣更多的師團而削弱自己的後備力。德軍指揮部甚至不得不把兩翼部隊都多少減弱起來。它之所以這樣作是認為德軍左翼和深後方有頓河掩護；在兩河之間，他們佔領了控制一切的高地，並建築了強固的防線；右翼則有德軍佔領區域爲之保證。此外，交通道路的錯綜豐富使法西斯蒂易於調動後備軍，把它集中起來派到必要的方面去舉行反擊。還必須估計到連接斯大林格拉的整個作戰區域中有豐富的飛機場，德寇可以從這些飛機場中派遣空軍作大舉的轟擊來在其後備陸軍未趕到以前阻遏我軍的前進。

但是希特勒的主要打算和失算還在於他對紅軍底力量估計不足而對自己軍隊底力量估計過分。希特勒以爲紅軍第六十二集團軍是不能長久守住斯大林格拉的，只需再加一把力就可以把它拋到窩爾加河裏去了。其次，希特勒實行冒險的戰略，——向窩爾加河和高加索猛衝，而沒有爲此所必須的充分能力，——好像一個狂熱的賭徒，把成千成萬，一批又一批的德國軍隊拋到斯大林格拉的殺場上來。

德寇在血泊中爬行而前，從這一門檻爬到另一門檻，從這一座房子爬到另一座房子，從這一個

工作間爬到另一個工作間。他們使用坦克和放火器來作戰；從各條戰線上調集工兵，從德國運來受過巷戰專門訓練的警察部隊，在給軍隊的命令中曾宣佈說，佔領「紅色十月」工廠區域就是一九四二年戰爭的最後階段。

楚依科夫中將所指揮的第六十二集團軍戰士們繼續向敵人底瘋狂壓擊作英勇抵抗。希特勒匪徒晝夜逼攻，情形是很困難的。

*

*

*

紅軍最高總司令部製定了保障我軍勝利的英明戰略計劃。

我們最高總司令部戰略的預見力，對環境的深刻分析，對敵人圖謀的瞭解，都說明在斯大林格拉附近，在這個為希特勒軍事妄想所集中的地方，他把自己威名作孤注一擲的地方，他集中了所有精銳師團的地方，實行打擊是定會引起德軍指揮部大規模的反攻辦法的。因此必須預先擬定並舉行足以麻痺敵人企圖的大規模的作戰計劃。

事變證實了紅軍最高總司令部底預見是正確的。它不只準備了和發動了斯大林格拉戰線，而且也發動了其他戰線。最高總司令部正確選擇了足以決定軍事動作勝利的主攻方向。

決定在斯大林格拉近郊用相向而趨的兩路攻擊，匯合於頓河大灣（一路從北方向東南攻擊而趨於卡拉契城，另一路從斯大林格拉南方窩爾加河岸向西北進攻，也以卡拉契城為目標）來擊潰希特勒在斯大林格拉的兵團兩翼方面的部隊，包抄到它的後方而加以消滅。

須要舉行的軍事動作是異常困難的。在當時雙方力量對比的一般情形下，只有巧妙地集中突擊

部隊，才能使我軍方面佔到數量上的優勢。有窩爾加河，頓河，齊爾河及其他河流縱橫貫注的地形造成了特別的困難。強渡河流，向來認為是複雜的事情，而需要軍隊有特別的訓練。在斯大林格拉近郊的軍隊曾需兩次在敵人砲火之下強渡頓河，而且第二次是在敵人防區的腹地。軍事動作之往下開展須要在兩河之間，在軍隊與後方被頓河和窩爾加河隔斷的情況下來進行。

軍事學認為突破敵人防線是最困難的軍事動作，舉行包抄打擊是需要有極大靈活性和預先訓練軍隊的運動戰。包圍敵人是要求軍隊和指揮官有特別高的藝術。每一種這樣的軍事動作，在其本身就需要具有極大的藝術才能實現。而在斯大林格拉近郊的戰役是許多軍事動作互相聯繫先後相承的。強渡河流之後，繼之以突破防線，突破防線之後，又舉行包抄打擊，以及最後包圍敵人。所有這些都要求領導者具有高度的作戰藝術和極端準確的計算，因為由三條戰線上的兵團分兩路進擊，只有當其行動完全配合時才能保障勝利。若是一個兵團延誤時間，或者另一個兵團作戰失利都會破壞全部作戰計劃。作戰行動是在有敵人陣營分隔着的廣大區域中來進行的。

戰爭歷史有過包圍戰敗退却軍隊的例子。有過陷於包圍的軍隊由於地勢的不利而無法靈活運用兵力作戰和退出戰鬥的事件。而在斯大林格拉近郊所要包圍的却是佔有優越地勢而舉行進攻的軍隊。要將其消滅的是有戰鬥能力，富有戰鬥經驗的軍隊，而指揮這些軍隊的德國將軍們是從戰爭的第一天起就和我們作戰的，並且他們在法國、比國和波蘭都作戰過。其中有許多人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們指揮着從戰爭第一天起就和我們作戰的師團和軍團。

例如，德國步兵第八軍。它在蘇聯的搶劫途程是從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早上三點五分鐘時就開始了的。這個軍團衝進葛洛得諾，走過明斯克、斯摩棱斯克、格舍茨克，於一九四一年十月間

在博羅吉諾附近遭受了我軍第二十九近衛師部隊和幾個坦克旅的嚴重打擊；在莫斯科附近擊潰德軍時，這個軍團潰敗逃走了，被調回德涅泊爾河以西，經過長時的訓練來準備一九四二年的戰鬥。佈置在這個軍團旁邊的是第十六坦克師，這一師是隸屬於克萊斯特所指揮的坦克集團軍的，它穿過了索卡里、杜布諾、基洛夫格拉、德涅泊爾彼得羅夫斯克、羅斯托夫，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間被擊潰於羅斯托夫近郊，受過這次苦痛教訓之後又加以補充了的。調到斯大林格拉近郊來的還有第三摩托化師，它是在柏林編成的，隸屬於古德里安所指揮的坦克集團軍；它在莫斯科附近，土拉附近，沃龍涅什附近都作過戰鬥而首先竄到斯大林格拉。

所有希特勒各師團都是基幹的，久經戰陣的用豐富技術武裝起來的部隊，完全是由二十歲到三十五歲的「亞利安人」編制起來的，擔任軍官的都是法西斯蒂。這種軍隊是一個能作堅決回擊的巨大力量。需要有鋼一般的圈子才能把它包圍住，需要用沈重的打擊才能把它消滅。

*

*

*

我軍估計周密地，堅強地準備去執行最高總司令部底計劃。計劃是正確的，現在這個計劃之勝利實現就全靠我們軍隊了。

我軍進行了強渡頓河的準備，可是敵人佔領的右岸控制着我們佔領的左岸，使我們只好在夜間來進行準備工作。頓河開始結冰了；用渡船渡河是不可能的，在薄冰上走過去是危險的，搭造橋樑是很困難的。頓河左岸遍地都是淺草、湖泊、泥潭，再往北去便是流沙。在流沙和泥潭中使坦克、汽車陷在裏面行走不動，使人馬都弄得精疲力竭。只好搭造幾道總共長至幾十公里的橋樑；又因為周

園都是沒有森林的草原，木料須從遠處運來。爲使敵人猜測不定，就在各個地方建築了幾十架橋樑。

成千成萬的築路工人、工兵、工程師們在秋雨淋漓之下，在頓河流域肆行猖獗的冷風爆發之下，晝夜不息地工作着。這種真正偉大的勞動是在軍事動作以前進行的，並保證了軍事動作的勝利。

在進攻前的幾個星期中，曾在頓河右岸用局部的戰鬥從敵人手中逐漸奪來一座一座的高地，一條又一條的山谷來準備着進攻根據地。在這些根據地上調集了許多軍隊，緊縮着好像一根彈簧似的，以便向前攻擊。同時，準備了在進攻部隊前進之後，立刻調遣新的師團到這些根據地上來。

各司令部計劃作戰，晝夜不息地工作着。各兵團和各兵種的指揮官會集起來，作了深遠的偵察，商議好了互相配合的行動，特別是在敵人防區腹地時，因爲只有步兵、砲兵、坦克兵、騎兵和空軍的一致行動才能取得戰鬥的勝利。

大批軍隊，特別是騎兵的集中是無法使敵人不發覺的，敵人就派遣幾百架飛機轟炸集中地帶和供給作戰的交通要道。坦克和馬匹隱藏在山谷裏和蘆草中。加強了防空武器。戰士們都掘壕掩藏起來，經受住了法西斯空軍的殘酷轟炸。

十一月十九日清晨，頓河上籠罩了濃密的低霧，我軍開始突擊敵人防線。在舉行嚴重的砲攻以後，幾師突防的步兵和幾團坦克就向前猛烈衝鋒了。我軍戰士都充滿了進攻的熱情。

突防的步兵和各坦克團在前線上經過許多點鐘的戰鬥後，衝進了具有戰術意義的敵人防地，就用一連幾次粉碎敵人的側翼攻擊把掩護斯大林格拉近郊德軍兵團左翼的幾師人衝散、包圍並消滅了（一部分被俘虜了）。敵人爲要堵塞決口就派來了三師德軍，可是，它們被我軍保障決口的部隊

抵擋住了，而沒有獲得任何的效果。

向決口裏衝進了我軍巨大的坦克兵團和騎兵兵團，並猛向敵人後方，向卡拉契城衝去。德寇從斯大林格拉附近一帶調遣第三摩托化師和第十六坦克師來迎敵我軍。有一個我軍騎兵兵團曾被九十輛坦克攻擊，但是，當其用砲隊和殲滅坦克團底火力打退敵人攻擊後，又繼續前進了。我軍坦克兵團用一部份力量與敵人坦克交戰，其主力却繞過敵人坦克猛向頓河渡口衝去並順便佔領了它，就衝入卡拉契城了。

在這些時日中，又準備了並且實現了從斯大林格拉南部一帶的進攻。斯大林格拉戰線底軍隊進行了周密偵察敵人的工作。當我們現在審問被俘羅軍步兵第二十師師長季米特里武將軍時，把我們的偵察地圖拿給他看，要他把該師當時佈置狀況糾正一下，他很詫異地回答說，我們的偵察比他的司令部底作戰地圖還更正確地反映着當時情況。

蘇聯軍隊執行最高總司令部底計劃時，正確地找到了敵人防線底薄弱地點而向這些地點集中猛烈的打擊。例如，在羅軍步兵第二十師防守的陣地中，我軍的砲攻幾乎把該師佈在防線上的工兵營完全消滅了，我軍的重坦克就從這個決口衝過去了。坦克直衝到砲兵第四十團底陣地上，據季米特里武將軍底供述，該團不只沒有剩下一門完整的大砲，而且連一隻完整的大砲車輪都沒有剩下。另一隊坦克衝進決口後就從後方攻擊第二十師所屬的兩團，又如季米特里武所供述，這兩團人「只剩下一堆灰了」。我們要他把這個概念底軍事上的意思說明一下，他回答說：這就是說，好像我不曾有過這兩團人似的。

列別爾爵士看得很清楚的。他用下列的話來估計這種情形：「俄國人底 Durchbruch（突穿）。他看見繞過德軍兵團戰線的俄國坦克的運動。坦克實行了大膽的，可是對於自身很危險的迂迴運動，並且實行這個運動時幾乎沒有受到絲毫損失。顯然德軍指揮部沒有力量來舉行反擊。不管怎樣，德軍第二百九十七師是得到了「收縮側翼，轉為防禦」的命令。

正確選擇包圍敵人時間，是獲得勝利的原因之一。敵人還在繼續攻擊斯大林格拉，可是他的後備力已告窮竭，而無法增援側翼。分兩路進行打擊也是正確的，因為敵人既向頓河兵團舉行反擊，就只能分出更少的力量來反擊我軍從窩爾加河岸進攻的部隊。我們最高總司令部正確選擇的主攻方向也是達到勝利的保證。

這個攻擊方向使德國人不得不旋轉戰線來作戰，使他們為要挽救局勢不得不把自己的後備力趕忙分散派到各方去，按戰鬥的性質說，就已使德國人處於失敗地位。軍事學上著名的三位一體的格言——在有決定意義的時間，把有決定意義的力量運用到有決定意義的地方，——在斯大林格拉軍事動作中完全表現出來了。

結果，我軍從斯大林格拉南部進攻的坦克兵團也衝到卡拉契城了。從窩爾加河岸來到的坦克手與從頓河衝來的坦克手握手了，於是，十一月二十三日，包圍圈就在斯大林格拉附近的希特勒軍隊後面接合起來了。急速趕來的騎兵和步兵把這個包圍圈鞏固起來了。包圍敵人的軍事動作燦爛地完成了。前面還擺着有粉碎和消滅被圍敵軍的更困難的任務。

敵人軍隊中籠罩着倉惶失措的狀況。德寇紛向斯大林格拉退却。有一部分德軍將領覺得必須立刻放棄斯大林格拉衝向羅斯托夫去，可是另一部分將領則認為這種包圍是可怕的，在幾天內會破



頓河戰線總司令科索夫上將



將中夫科依楚令司軍團集二十六第

打假箭：

柏林發來了嚴厲的命令，要他們支持到最後一粒子彈。希特勒向被圍軍隊發出號召，要求他們表現堅定並向他們誓言，他會把他們救出重圍的。他救免了自己軍隊的罪過而宣佈說，遭受失利是羅馬尼亞軍隊的罪過而不是德國軍隊的罪過。這個自命為戰略家的狂人向軍隊隱瞞了，這是由於他的冒險戰略把各德軍師團陷於滅亡境地，加之又沒有保障他們側翼所造成的結果。他並在很長時間內，在德國人民面前隱瞞了軍隊底情況。

希特勒底指揮部作過拚命的努力來企圖挽救危局。還在我軍進攻卡拉契時就查明了有滿載增援部隊的列車急忙從羅斯托夫沿鐵路陸續開來。不久後在卡特里尼科沃附近和齊爾河一帶分為兩個集團集中了三個法西斯坦克師，兩三師空軍陸戰部隊，六個步兵師和騎兵部隊。這些軍隊獲得了一個響亮的稱號，叫做「頓河」兵團，根據某些材料，任命了郭阿特將軍為該兵團底指揮。並從另一戰線召回曼施頓元帥，任命他指揮全部救援斯大林格勒兵團的軍事動作，而把第六集團軍，第四坦克集團軍和「頓河」兵團的戰鬥行動統一在他的指揮之下。

33
按德寇自誇的計劃，我們軍隊定會陷於鐵錘和鉄砧之間的。

在合圍後的第三日，曼施頓企圖用兩個集團進擊（一個集團從下齊爾斯卡雅一帶進攻，而主要的是從卡特里尼科沃一帶向北進攻）好像兩把劍似的來割斷我軍圍困斯大林格勒兵團的包圍圈，而與被圍軍隊在包圍區域中匯合起來。在被圍的二十二師希特勒軍隊中調出了精銳部隊派到包圍區域的西南方面和卡爾坡夫卡一帶。這些部隊須於曼施頓軍隊進到相隔十五公里到二十公里時，向南進攻去迎接它並與之匯合起來。他們提出的任務，不僅是要解救自己的軍隊，而且同時要擊潰我軍，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危險。德寇又用集中在附近不遠許多飛機場中的空軍來加強陸軍的力量。如果希特勒的指揮部下決心放棄斯大林格拉而用全部二十二師的大軍潰圍衝向羅斯托夫，那末，這個危險就加倍厲害了。但是希特勒爲了保全自己的威名不願放棄斯大林格拉，而又把紅軍力量估計不足。德寇曾屢次誇口說，他們不怕包圍。德軍兵士從包圍中寫出的信件，表現在這個時期中他們還相信軍官底約許和「領袖」底預言，而誇口說很快就會把俄國人擊潰的。

*

*

*

蘇聯指揮部還在實行包圍的進程中，馬上就從西方，西南方和南方掩護其包圍敵人的部隊。掩護部隊進行了激烈鬥爭阻擋了曼施頓部隊的前進。

於是我們光榮的各近衛師團自北而南好像決堤洪流一般沖來，就把少有步兵支持的曼施頓坦克部隊打退了，佔領了卡特里尼科沃而把整個「頓河」兵團逐退到羅斯托夫去了。

被圍法西斯蒂想擊潰我軍的希望破產了，獲得救援的希望漸降低，可是他們還希望依靠飛機從附近各飛機場作空中運輸的供給來支持下去，打算坐守到自己軍隊的新的舉進攻，當時德寇正儘可能從各方面調集軍隊來準備新的進攻。

但是，在這個時候根據我們最高總司令部底命令，其他各戰線也發動起來了，於是敵人的後備兵力就從這一條戰線到那一條戰線奔馳不息。斯大林格拉底軍事動作發展成爲許多軍事動作了，這些動作都是對斯大林格拉軍事動作的輔助，同時，又各有其巨大作戰目的。中部戰線，南方戰線，沃龍涅什戰線都開始進攻了。西南戰線對於整個頓河流域中部敵軍的猛烈打擊，把敵人防線完全

粉碎了，擊潰了意大利軍隊，以及許多德軍和羅軍師團。

這是獲得了堅決結果的戰鬥。可以肯定說，從斯大林格拉到米列洛沃整個區域中的所有敵軍都被消滅了，都被俘虜和粉碎了。佔領了從沃龍涅什到羅斯托夫以及從斯大林格拉到達清斯卡雅的路線上各最重要的車站，癱瘓了所有敵人的根據地。肅清這個區域以後，就破壞了德軍飛機場的根據地，法西斯空軍被驅逐到離開斯大林格拉很遠的飛機場上去了。

派遣了幾個坦克部隊在敵後游擊，這些部隊在達清斯卡雅車站附近的飛機場上奪獲了經常由此飛往斯大林格拉的三百五十架敵機。空中的情勢大大改變了。在斯大林格拉和米列洛沃間的地帶上把敵人完全肅清了，於是，在被圍於斯大林格拉附近的希特勒軍隊與其深遠的後備軍之間隔離了一個廣濶空間——一切戰爭戰略底偉大因素。

*

*

*

向巴烏劉斯底軍隊提出了最後通牒。最後通牒被拒絕了。在希特勒看來，他的威名比幾十萬兵士底性命還更貴重些。

德軍指揮部就這裏也對自己兵士實行欺騙手段，在命令中肯定說，援兵快到了。軍官們進行不斷的宣傳，斷言援兵已在路上，頓河流域在二月間就要開春了，只須支持很短的時候。

隨後，軍官們宣佈說，曼施頓到頓河流域中部去了，需得支持到他回來的時候。第十六坦克師師長提醒他的兵士們說，他們曾渡過更困難的時間（指羅斯托夫附近的失敗而言），現在也應當忍耐。第三摩托師師長提醒說，該師從來沒有打過敗仗，現在也不會被打敗的。

預許解圍的日期——聖旦節過去了。新年也過去了。而救援還是沒有消息。連狗和貓都吃盡了，可是忽然傳出一種謠言說法西斯蒂底「衝擊」團已到卡拉契。拚命用獎賞和昇官進職來安慰兵士。兵士們繼續等待着，相信會發生什麼怪事，會由「容——五十二」式飛機送來一種什麼新武器。無論兵士，軍官或將官們都害怕對於他們從戰爭第一天起到最近以來所幹萬惡罪行加以報復。

甚至在最近時日，德國人還把軍事俘虜營放置在陣地前緣上，他們知道，因此我們就不會射擊這個區域。蘇聯砲兵在測遠器裏看見我們的人在鉄絲網圍繞着的露天圈子裏彳亍地走着，看見疲弱不堪的人們極力掙扎爬起來，又倒下去了，看見有幾十個俘虜倒在露天雪地上毫不動彈。德寇知道我們的戰士們已經走過了這樣的墳場，也看見了這個墳場，就害怕戰士們對他們的懲罰。

*

*

*

我軍在德寇拒絕接受蘇聯指揮部所提最後通牒後，就準備實行消滅敵人的工作。通夜調集步兵、坦克，特別是砲隊。坦克、汽車底轟隆隆聲震動了廣濶的草原，一切都活躍起來了。敵人却藏在洞穴裏靜寂無聲。令人發生了一種感覺，好像法庭在審判以後，向萬惡滔天的敵人宣告了公正的，鉄面無情的判詞。敵人決不能逃掉懲罰的！敵人已完全暴露出來了，不僅是紅日當空的白天，而且在夜間也是月明如晝，可以把敵人看得清清楚楚。

在這天夜裏令人想着將來希特勒及其親密伙伴也同樣被扼緊在圈子裏，捉起來，提到人民法庭面前受審的日子。而暫時在斯大林格附近法庭面前却站着有他的傭僕。他們已被發覺，已被奪得真贓實據定罪宣判了。我們可以根據奪獲的文件向住在離麥登城東北六公里的葉加切林諾夫卡村

裏的集體農莊莊員謝得列也夫說，在被俘敵人中有兩個匪徒曾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日闖進到他的家裏，強姦了女子，搶去了衣服、布匹、襯衣等，過幾天後，又在那裏強姦了一個十五歲的姑娘。我們可以向十八歲的幼女布里揚諾娃說，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加里寧城企圖侵害她的貞操，連開三槍打死了她的母親，並把屍首拋到院子裏（因為她保護自己的女兒）的那個希特勒匪徒也在被包圍之中。這裏簡直整師整師都是強盜土匪和殺人兇犯。

我軍戰士們在不斷的戰鬥裏奪得了執行判決的光榮。我軍戰士們經過了與這些德軍師團作戰的長遠困難途程。有許多人的家庭陷落在被這些師團佔領的區域裏，有許多人帶着以前和德寇作戰所受創傷的痛苦，帶着在戰線上遭受損失的悲傷以及因戰友陣亡而感到的無限悲憤來到這裏。

蘇聯戰士們特別厲害地感覺到偉大公正的戰爭目的的時刻到來了，他們正是爲這些目的而犧牲，而拚命努力，爲這些目的而學到高度軍事藝術的。那邊，在幾公里的前面，通過明亮的夜間，隱約看見期待着的斯大林格拉，敵人却在它的前面。報仇的時刻已經到了。

*

*

*

到拂曉時，軍隊底集中已完結了。幾百門大砲都把砲身翹起朝向天空了。坦克擺成半圓形停在草原上一望無際。它們等待着信號。在坦克旁邊有許多自動槍手站着，舉目望着敵人佔領的高地，這是他們將要首先衝進去的地方好替步兵開闢道路。步兵隊在前面很遠的雪地上，已經爬進到敵人最前面的工事地帶，準備猛撲。

第一批砲聲終於響起來了，很快，各種口徑的大砲響聲溶成一片轟鳴。幾百個砲連準確地接連

不斷拋去成噸成噸的鮮紅銅鉄。隨後，近衛軍迫擊砲底響聲也與砲隊尖銳的轟擊聲溶合起來了。在迫擊砲聲之後明顯看見一羣一羣的雷彈飛向空中，拖着好像一條狐狸尾巴似的火帶，如同一羣飛鳥般向前飛去。在敵人區域中有一團一團的烟霧騰向天空，有時工事底碎片四下飛着，德軍兵士紛紛奔逃，倒到地上。

在舉行砲攻後，步兵，坦克和砲兵就向前進攻了。德寇無法阻住他們。砲隊夾在步兵戰鬥隊伍中一同前進，轟擊敵人障礙和人力。我們砲兵英雄們發現了目標就把大砲拖向前去，有時在敵人砲火下沿着深雪地面把大砲拖行幾公里遠，在消滅目標之後又繼續前進。

我們的步兵也是敵人無法阻擋的。在去年的時候，德寇還曾把我們步兵阻住在鞏固據點前面，而用後備兵力反擊我軍衝進了抵抗據點間隙地上的部隊。現在德寇的後備兵力一天一天少起來了，而主要是如他們自己所承認的，今年俄國步兵單靠抵抗據點是阻不住了的。需要有連續不斷的工事防線。德寇建築了這樣的防線，可是我軍突破了它，衝入後方面從側面攻擊去消滅敵人。

德軍指揮部在這裏又失算了。被圍區域如像一條袋子似的突向西方。照邏輯說來，似乎俄國軍隊又會分成兩路從南北兩方與斯大林格勒附近窩爾加河平行，相向而趨舉行進攻，而把這個袋子齊頸割掉。可是頓河戰線指揮部却決定了從四方八面進行攻擊。楚依科夫所指揮的第六十二集團軍從東方一步一步的把德寇驅出斯大林格勒；另外幾路却從北方，西北方，西方，西南方和南方進攻。敵人不知道那裏是主攻方向。他從各隊伍中挑選出來特別編制的擔任反擊的部隊；從這一方到那一方，跑來跑去，到處碰着打擊好像一顆彈子似的，被打得在彈子台棹上滾個不停。頓河戰線指揮部當某一方向的進攻獲得勝利時，就迅速調遣兵力到那裏去，把大砲和坦克集中到那裏去擴大這個勝利。

敵人在我軍砲兵和各步兵師高打擊之下往後退却了。在這些和深谷裏到處都有敵人屍體，但還是繼續掙扎着。

德軍指揮部日益頻繁地發出企圖投降者就實行槍斃的威脅命令。在命令中要求殺一斃百的不只是對兵士，而且對軍官也是一樣。法西斯蒂懂得我們與他們的鬥爭是生死的鬥爭。但是，已被判決的敵人是無法逃命的。二月二日斯大林格拉近郊有歷史意義的搏戰結束了，我軍獲得了完全勝利，敵人被完全消滅了。

*

*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九一八年八月八日德軍在西方戰線上遭受了致命的打擊。德國人把八月八日叫作「德國底黑道日」。現時在斯大林格拉是紅日當空的白天和光明如晝的夜間。雪白的草原，從敵人手中收復過來的自由自在的草原廣袤無邊地展開於勝利者的面前，斯大林格拉的面前。勝利底歡聲震動四野，而德國俘虜把德軍在斯大林格拉附近被粉碎的日子叫作德軍底黑道日。

可是，還有許多德軍黑道日到來的，定會到來的，它們將使德寇遭受完全粉碎並被逐出我們祖國境外。

我們這裏從戰士到將軍，大家都抱着這樣的信念。這個信念是基於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保證紅軍以粉碎敵人所必須一切的國家和人民力量上面的。這個信念是基於相信最高總司令底英明領導，這個領導使我們在斯大林格拉有歷史意義的搏戰中獲得了在軍事藝術歷史上沒有先例的勝利。

寫於斯大林格拉

沙麗城——斯大林格拉

格洛斯基

當你想到這個城市經歷的途程，想到在蘇維埃國家最初困難時日落在它身上的嚴酷而高尚的重担，那你馬上就可以想像到沙麗城底性格和命運底基本特點。城市也如人一樣各有各的命運。沙麗城——斯大林格拉是屹立於偉大窩爾加河南北分界要衝上的城市，在它的背後是卡查赫斯坦底沙漠和草原，它敞開廣闊胸膛向着西方，向着頓河和庫班河流域的豐富糧食產地，傲然負起在人民命運中生死關頭充當革命堡壘的重責。

當沙麗城抵擋着敵人的逼攻而不讓南北兩方衝來的黑暗勢力匯合起來，又好像一把巨斧似的伸在自西而東闖來的德國人頭上的時日，已過了二十四年了。

經過了二十多年的和平建設時代。在古木拉克，沃羅包諾夫，別克道夫卡附近的戰壕上蓋滿了深草了。原來被卡車壓得光亮的地方長起樹木來了。參加過沙麗城防衛的老年工人已經去世了。那時年輕力壯的工人義勇軍戰士，現在都鬚髮斑白了。而那些赤着腳在冒烟的紅軍兵士廚房裏跑來跑去的小孩子，撿拾彈殼在那些打過仗的地方作戰爭遊戲的小孩子，現在已經成了成年人，家主，蘇維埃國家底大人物了。他們的生活命運底代表者，他們飛快從貧苦工人的陰暗地下室裏昇到文化高峯的代表人，便是斯大林格拉底青年 赫里宗諾夫。他是「久莫」工廠銼匠底兒子。赫里宗諾夫底銅像，這個有天才的飛機師和指揮官底銅像聳立於斯大林格拉河街上窩爾加河的高空中。

斯大林格拉夫的長進是非常迅速前；這個城市本身在歐戰和平年代的長進也是非常迅速前。在巨大的捷爾仁斯基拖拉機工廠，「紅色十月」工廠，「街壘」工廠裏有幾萬工人工作着。建立了造船場和斯大林格拉電站，改造了許多老企業，出現幾十個新工廠。本世紀初葉，在城市裏僅有兩個中學，一個圖書館，一個孤兒院和四百個酒館，經過二十年的蘇維埃生活後，發生了許多優美完善的，有著名教授担任教師的專門學校——機械專門學校，醫藥專門學校，高級師範學校，在其中肄業的共有一萬五千餘學生，創辦了幾十個工藝學校，幾百個中小學，圖書館和博物館。

原來城市裏塵霧蔽天，飛沙障日，現在到處都修築柏油路了。在城市周圍培植了寬至二十公里的樹木圈，幾百公畝的果園，楓樹和栗樹的蔭道。原來是樓房低矮，街道彎曲的城市，現在却成了建築輝煌，白色房屋高聳天空的城市，有廣闊的坪場，其中樹立着紀念碑塔種植着綠樹花草的城市。

晚間在窩爾加河上望着斯大林格拉好像一根六十公里長的明亮電光照耀着的彩帶。商店，戲園、電影院、馬戲園、飯店底彩色廣告燦爛奪目。無線電廣播的音樂在很遠的窩爾加河上都可聽到。城市是全國的驕子，是全國的愛兒，——的確，斯大林格拉已變成了我國最華美的城市之一：變成了勞動和科學的城市，有廣闊的空間炎熱的日光，新鮮的窩爾加河空氣，俄羅斯自由的城市。當滿坐參觀人的輪船航近到窩爾加河岸這個華美雪白的城市時，在甲板上休息的人們不僅看見在太陽下閃耀着的千千百百的窗戶和青綠花園，而且還看見拖拉機廠、「紅色十月」「街壘」三個巨大工廠吐出的漆黑烟霧。他們看見在煙霧朦朧的工作間窗戶裏，閃爍着火花四射的鉄流，聽見好像大海波濤似的沉重轟隆聲。這是紅色少麗城，這是斯大林格拉提醒人們說，它知道自己充當窩爾加河上俄國堡壘的命運，又準備在人民命運中生死關頭担負起困苦而足以自豪的重責。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共產主義」師和莫洛卓夫——頓涅茨師的各工廠、遵照軍事委員會底命令，在沃洛博諾夫附近的中部戰線上轉為進攻；他們拚着自己的鮮血和生命打退了向城市逼攻的敵人。恰恰經過二十四年後，也是八月二十三日，在下午五點鐘時，有八十輛德軍重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隊伍向斯大林格拉人底愛兒——拖拉機工廠衝來。同時幾百架敵人轟炸機猛炸斯林大格拉住宅區域。這是向東方，向窩爾加河岸猛衝而來的法西斯寇軍之第一次逼攻。

城市到處起火丁，煙霧彌漫，火光冲天。好像沒有過二十年和平勞動，好像在第一次德寇佔領烏克蘭和頓河流域與第二次進犯我國之間沒有過這二十多年間隔似的。紅色沙麗城——斯大林格拉這個賦有美妙而艱辛命運的城市又屹立在戰鬥的煙霧和轟隆聲中。

一九四二年八月德寇逼攻的力量，甚至不能拿一九一八年克拉斯諾夫匪軍進攻的力量來與之比擬的。許多坦克師團底衝擊，幾千大砲和迫擊砲的猛烈火力，空軍殘酷的轟炸，甚至在最近戰爭歷史中，未必能找到類似這樣打擊力量的。幾十年來作戰的方法全都改變了。一切都成了更巨大，更猛烈，更迅速的了。只有一件事情沒有改變，這就是奮起保衛斯大林格拉的，好像不是另一代人，而是先前一樣勇武剛毅的偉大人民底心。

聶爾曼，盧得涅夫底心，亞拉比也夫底心並沒有在二十四年前停止跳動！當八十輛德軍坦克突然衝進拖拉機工廠邊區，而幾百架飛機轟炸城中住宅區域的危急時刻，拖拉機工廠和「街壘」工廠底工人仍然繼續自己的勞動。在頭一天夜裏有幾百工人攜帶自動槍，重機關槍和手機關槍在工廠北面邊區地帶佈防了。他們與退德寇坦克的薩爾奇中尉所指揮的重迫擊砲營並肩作戰。他們與用一半砲位射擊德寇擊轟炸機，另一半砲位轟擊德寇坦克的格爾曼中校所指揮的高射砲手們共

有時當炸彈爆裂的轟鳴把一切聲音都淹沒了，格爾曼中校覺得佈置在前面的斯維司統中尉所指揮的砲連被德寇空軍和坦克的共同攻擊所毀滅了。可是過一會，又聽見高射砲發出的均勻的射擊聲。這一砲連與指揮處斷絕聯繫，支持了整整一晝夜。八月二十四日傍晚時三個戰士把受傷的指揮官抬出來了。他們就是唯一保全了性命的人。所有砲手通通陣亡了。可是敵人第一次的逼攻被打退了。德寇沒有能馬不停蹄地佔領城市。開始了在近郊，在城市街道上，在廣場上，在工人村裏，在斯大林格拉各巨大工廠內的殘酷戰鬥。

在斯大林格拉地裏進行戰鬥已經兩月有餘了。在蘇維埃國家底歷史篇幅上用金字永不磨滅地記載了幾十幾百戰士和指揮官底名字，如像打退敵人重坦克隊衝鋒的三十三個英維底名字，工人自願兵托卡列夫和玻立可夫底名字，反坦克部隊政治委員克雷洛夫底名字以及許多飛機師，坦克手，射擊砲手底名字，鎔鉄女工科瓦列娃底名字，和中士巴甫洛夫底名字，他率領一班人守住斯大林格拉某廣場旁的一座房屋已有五十日之久。在正式戰報上把他防守的這座房屋叫作巴甫洛夫房屋。斯大林格拉就是支持在這些人們的鮮血，他們的意志，他們的英武精神上屹立不搖。

窩爾加河岸的堡壘經受住了嚴重的考驗。負起充當俄國革命堡壘之困苦而足以自豪重責的城市，在蘇維埃共和國頭一年裏能阻住敵人逼攻的城市；現在它的第二十五年時，又在偉大衛保祖國戰爭進程中起着有決定意義的作用。

你看，它躺在瓦礫廢墟中，有些在吐烟呼氣，好像尚未僵硬的身體，有些已是冷冰冰，陰鬱鬱的了。晚上月光照耀着崩塌了的房屋，照耀着被砲彈轟斷了的四分五裂的樹樁。空洞洞的柏油坪場在

冷碧的月光下閃爍發亮，好像蓋滿了冰屑的湖泊一樣，坪裏被爆炸彈炸成的一些巨大窟窿，又黑得好像冰目似的。被砲彈擊毀了的工廠工作間默然沒有聲響了，烟囪不冒烟了，原來裝飾工廠院子底花壇好像墳墓似的屹立着。

城市死亡了麼？沒有，城市是活着的！它晝夜不息地勞作着。甚至在短短一刻的靜寂中，在每個被破壞了的房屋裏，在每個工廠工作間裏，都過着緊張的生活。射擊神手們的銳眼，監視着敵人；穿過斷壁殘牆間的交通道路，運送砲彈、雷彈和子彈箱；站在房屋頂層上面的觀察員捕捉敵人的每一舉動。指揮官坐在地下室裏低頭看着地圖，文牘員抄寫戰情報告，政治工作人員向戰士們作報告，翻閱報紙，工兵們勤勞不息地作他們的危險事業。

看來，好像是空無人蹤，死氣沉沉的廢墟。忽然德軍坦克慢慢地，悄悄地從暗角裏爬來，馬上就有晝夜不眠的穿甲槍射手向法西斯坦克射擊。德軍機關槍射手爲了掩護坦克，就從房屋窗戶裏，向隱身在磚牆後面的穿甲槍射手開火。我們坐在鄰屋二層樓上的射擊神手，爲了掩護穿甲槍射手，就向德軍的機關槍巢射擊。大概德國人被打傷了，或者被打死了，——機關槍默不作聲了。立刻就聽見德軍發出雷彈的爆炸聲，而射擊神手隱身的那座房屋底牆上，就飛起一塊一塊的紅色碎磚。我們的觀察員把德軍迫擊砲連的所在地報告出去，於是原來在房屋窗戶裏，在大門裏靜候着的蘇維埃大砲，就開火了。德軍坦克逃走了，又向屋角後退去了。射擊神手，穿甲槍射手，輕團砲就各自改換陣地。這就是稀有的瞬刻間的靜寂。

而在最大部份時間裏，房屋，廣場，工廠却是火光熊熊，炸聲隆隆。現時在斯大林格拉過活是不容易的。

我面前擺着一張用鉛筆寫滿了的發紙。這是某營不久以前收到的一個長官寫的戰情報告。這報告這個報告原文吧：「時間，十一點半鐘。費多謝也夫近衛軍上尉。我把敵情報告如下：敵人力圖包圍我連，不斷的把自動槍手派到後方來，但敵人所有企圖都未得逞。近衛軍戰士是不退却的，那怕戰士和軍官們通通英勇戰死，也不讓敵人通過我們防線一步。就讓全國都知道步兵第三連吧，當連長留得活命時，法西斯匪徒是走不過去的。第三連連長處在緊張的環境下，他自己身體有病，耳被震聾，體弱無力。頭發暈，腳站不穩，鼻孔流血。不管所有這一切困難，第三近衛連戰士是決不退却的。我們願作爲斯大林城戰死的英雄，讓蘇維埃領土成爲敵人底墳墓。我相信我的戰士和指揮官都是堅決可靠的」。

真的，偉大的城市沒有死！我軍沉重大砲的轟隆聲震動天地，戰鬥的猛烈仍是兩月以前一樣。在斯大林格拉的房屋裏，有幾萬活躍的心房，均勻地、有力地跳動着——這就是斯大林格拉的工人，頓涅茨河一帶的礦工，高爾基、烏拉爾、莫斯科、伊萬諾沃、維亞得卡和皮爾姆的工人和農民底心。德國人底衝鋒就碰在這些鉄一般的心上而粉碎了。這些心是世界上最忠實可靠的。

斯大林格拉從來沒有像現在變成了瓦礫廢墟時這樣偉大壯麗，全世界愛好自由的各族人民都對它肅然起敬，稱揚不已。斯大林格拉活着。斯大林格拉正在戰鬥着。

寫於斯大林格拉。

斯大林格拉戰線底戰士，指揮官和政治工作人員

致斯大林同志書

親愛的斯大林同志：

二十五年以前，蘇聯各族人民在偉大的波爾什維克黨領導之下推翻了地主和資本家底政權，並創立了自己的工農社會主義國家。

從這時起，我國人民會屢次手執武器來捍衛蘇維埃國家底自由和獨立。

現在慶祝蘇維埃政權二十五週年光榮紀念的時日，我們又在手持武器來進行反對侵入我國領土的德國侵略者的鬥爭。

在這些嚴重考驗的時日，我們斯大林格拉底保衛者決定寫這封信給你，給我們的戰路家、導師和朋友；並向你致我們前線紅軍戰士的熱烈敬禮！

我們寫信給你的時候是處在偉大搏戰正酣，大砲轟隆不停，飛機鳴鳴不已，大火的光焰照耀着我國偉大窩爾加河陡峭河岸的環境中；我們寫信爲的是要向你說，並請你轉告全蘇聯人民說，我們精神的興奮是從來所未有的，我們的意志是堅定的，我們殺敵的手是沒有疲勞的。我們決心在斯大林格拉城下死守不退！

自從可恨的希特勒惡魔從全歐洲調動他的幾十師最好的軍隊，幾千架坦克和飛機派到這裏窩爾

加河一帶的草原上來，以圖佔領斯大林格拉和侵犯窩爾加河的時候起，已有兩個多月了。

敵人底毒謀，我們是懂得很清楚的。希特勒企圖佔領斯大林格拉來截斷我們窩爾加河的水道，然後沿河南下進佔裏海沿岸，藉此來截斷我國的主要煤油泉源，並佔領蘇維埃國家在經濟上和戰略上有重大意義的區域。希特勒底狡猾陰謀就是如此。

我們懂得，如果敵人這些陰謀得逞的時候，他就會立刻把空閒兵力調去進攻高加索，進攻列寧格拉，進攻我們祖國的心臟——莫斯科。

我們瞭解，今天在斯大林格拉近郊的撕殺，不只是爲斯大林格拉一個城市而戰。我們是在斯大林格拉近郊保衛我們的祖國，保衛我們最寶貴的，無此就不能生活的一切。在這裏，在斯大林格拉近郊解決着我們祖國的命運。在這裏，在斯大林格拉近郊解決着蘇聯人民是否能保持自由的問題。正是因此，所以我們就緊張一切力量，我們就戰鬥到底，因爲我們每個人都了解，決不能再退却了。

我們經過戰區附近的村莊鄉鎮時，看見集體農民是抱着多大熱愛和希望來望着我們。他們相信，我們是不會讓德國人再前進的，他們是無須離開他們生長勞作的家鄉廬舍的。他們相信，德國人的污足是不會踐踏到他們勞動所耕耘過的田野的。

常有逃出法西斯俘虜的蘇維埃人來到我們部隊裏。他們敘述德寇在佔領區中所幹的窮兇極惡的罪行。我們聽見我們的弟兄，俄國人，烏克蘭人，別洛露西亞人以及其他各族人民在德寇壓迫之下受苦受難的呻吟聲。我們陷在被佔區域中不幸的母親、妻子和姊妹們已經流淚成河了。唯一鼓舞他們，灌輸他們新力量的東西，這就是對我們的希望，希望定有一天，我們會來到那裏，使他們得到

當我們能夠和我們最親愛最親近的人，經過了德寇地獄悲殘情形的人，朝朝暮暮都想念着我們的人相擁抱的時候，那就會是我們生活中最幸福的日子。

我們看見，我們母親們枯瘦了的手，我們稚子們瘦削了的手都向我們伸着；我們聽見我們千百萬被壓迫弟兄們所發出的悲哀聲音——「快來救我們啊！」

所以我們認為，我們對祖國的天責，不只是阻止敵人的進攻，而且要擊潰敵人、肅清法西斯暴政；收復我國領土。我們每天都是抱着這些念頭去赴戰，抱着這些念頭握緊我們的武器去消滅敵人。

我們是進行着嚴重的鬥爭。敵人日益殘暴起來，瘋狂起來。

敵人每天派遣成千的飛機來轟炸我們，成百的坦克從各方向城市衝來，敵人底大砲和迫擊砲晝夜不息地轟擊我們的陣地。

德寇想用炸彈的爆裂聲來震聾我們的耳鼓，用焚燒房屋的火焰來刺瞎我們的眼睛，這樣來打破我們抵抗的意志。可是，我們神勇的英雄們始終是屹立不搖的。敵人瘋狂的逼攻都碰着斯大林格拉保護者底英勇精神而潰退了。

在一個僅有三十三個紅軍戰士防守的陣地上，德寇在預先砲攻以後，派遣了七十輛坦克和步兵來舉行攻擊。這般惡魔開放所有一切大砲和機關槍，想以毀滅一切的火力來壓倒這一隊人數不多的蘇維埃戰士。

可是，光榮的保衛者絲毫沒有顫抖，沒有退却，而且成爲勝利者了。在這次衆寡不敵的戰鬥



將上科敏列葉令司總線戰拉格林大斯



蘇聯英雄羅姆澤夫少將

中，他們擊毀了敵人二十七輛坦克，擊殺了一百五十個希特勒黨徒。敵人底攻擊被打退了，敵人餘的坦克逃竄了。這就表明俄國戰士底意志原來比德國的鋼還堅硬些。

在少尉加拉世尼科夫率領的一排人防守的陣地上，德寇竟派了兩連人補充以迫擊砲火來舉行攻擊。

加拉世尼科夫命令他的戰士們，讓德國人儘可能衝近些來，然後開放自動槍去消滅他們。戰士們打擊的力量如此猛烈，竟使德國人支持不住，喪失了幾十個官兵，就慌忙往後退却了。

次日早晨，德寇再次舉行攻擊。這一次德寇已有五百多人，他們用稠密散兵線開放猛烈的火力來舉行進攻。防守戰壕的戰士們，一個一個的傷亡離伍了。一共只剩下十一個人了，然而這十一個人真不愧為保衛斯大林格拉的戰士。在危機的時候，加拉世尼科夫鼓舞同志們說：

——弟兄們記着，我們是在斯大林格拉街道上作戰。我們是防守斯大林格拉的戰士！

英雄們又把敵人打退了。於是，兇狂的德寇為要打破這一小羣人底堅強意志，就向加拉世尼科夫底陣地上開放猛烈的炮火。而這又沒有效果。德寇就派來四十架轟炸機轟炸這十一位勇士。陣地真被炸得翻轉來了。看來，似乎在這塊死地上什麼也不能存在了。

但是當德寇再來衝鋒時，他們還是遇到了一排一排的自動槍彈。受了傷的人都開槍射擊，每個保衛戰壕的戰士，凡是還有氣力扳動槍機的人都開槍射擊。援助勇士們的我軍部隊趕來了；在戰壕前面的街道上就鋪滿了德軍官兵的屍首。

49 反坦克砲，擊毀了三輛坦克。所有砲彈通射完了，而剩下的三輛坦克繼續向前闖來。他就拿起反坦

克槍，又擊壞了一輛坦克。餘下的兩輛坦克竟奮其蠶輪直向這位英雄衝來。槍彈也打完了。他又用手榴彈炸斷了第五輛坦克的蠶輪。

這位英雄再沒有任何反坦克的武器了，而第六輛坦克仍然向斯大林格拉衝進。於是，他就拿起最後一隻手榴彈抱在胸前奮身撲到坦克蠶輪下面去。

這位英雄犧牲了，可是敵人坦克也就沒有能衝進城來。

我們保衛斯大林格拉的戰士這樣撕殺着已有兩個多月了，我們就是這樣死守着屹立在窩爾加河岸的親愛的城市。

無論如何都要在斯大林格拉近郊阻住敵人，——這就是我們現在的主要口號。爲此所需要的，只是堅強性和紀律。我們每天根據自身經驗，確信敵人並不像德夫和驚惶失措者所形容的那樣強有力，鬼並不像所描畫的那樣可怕。

斯大林同志，我們感覺到你每日對我們的關心，你對斯大林格拉近郊全部戰鬥的領導，我們以堅定不搖的精神防守着我國每一寸土地。在這些戰鬥的火焰中我們的意志鍛鍊起來了；我們的堅定性增長起來了，我們的戰鬥本領琢磨起來了並且我們的抵抗力日益鞏固起來了。在這裏，在斯大林格拉近郊，德國人又一次地信服了我們蘇維埃武器底力量。

在這裏，在斯大林格拉近郊，我們打碎了德寇的驕橫氣焰和愚蠢的自信心。德寇還在七月裏就曾誇口說，他們會在三天內佔領斯大林格拉。從那時起，希特勒屢次狂吠過，戈林屢次嘎聲喊過，戈培爾屢次尖聲叫過，都指定着佔領斯大林格拉的確切日期。可是這位英雄城始終屹立不搖，使法西斯蒂暴徒每一步的前進都血流成河。德國兵士把往斯大林格拉的道路叫作死路，這不是偶然的。

希特勒從各條戰線上，從全歐洲把他的最好師團調集到這裏來，在兩個月中有十萬以上的德軍人，意大利人，羅馬尼亞人在斯大林格勒的近郊找到了自己的墳墓。

希特勒把成百成千的坦克拋到斯大林格勒近郊來，可是坦克也不能摧破我們的抵抗。有約近八百輛坦克被我們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打成一堆廢鐵了。而城市仍然屹立在那裏傲然不搖。

德寇派遣在開戰以來最大的航空力量來反對我們，可是飛機也未補助其成功。已有一千零二架德軍飛機被我軍飛機師、高射砲手和步兵的精妙射擊，擊落在城市周圍的窩爾加河草原上，變成一些碎鐵了。

親愛的斯大林同志！我們是從我們偉大祖國各地，從一望無際的俄羅斯平原上，從烏克蘭的草原上，從別洛露西亞的森林中，從高加索山地，從遙遠的西伯利亞來到這裏，來到窩爾加河草原上的。

我們多民族國家底各族人民子弟，在親密的戰鬥家庭中，以同樣的勇敢，以對敵人的無限仇恨來保衛斯大林格勒，保衛這個全蘇聯人民以之自豪的城市。我們之所以拚命保衛它，是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城市對於我們祖國，對於我們紅軍有如何巨大的意義。

我們保衛斯大林格勒時，記得我們曾在這個城市中不顧嚴寒酷暑，忍飢挨餓，早起遲眠而培養了斯大林五年計劃底第一個愛兒，我國工業底驕子——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工廠。

德寇燒毀了廣濶街道，破毀了斯大林格勒底工廠，可是殘破的斯大林格勒仍然是不可戰勝的。它的瓦礫灰燼以至一石一木對於我們都是神聖的。

斯大林格勒各工廠底工人們也如防衛少麗城的光榮時日一樣和我們一塊保衛城市。在他們當中

有許多保衛沙麗城戰鬥的老戰士。他們向我們敘述你在那時的果敢工作，你以鉄一般的手腕恢復了城內的秩序，並領導了沙麗城的英勇防衛。這些故事給我們灌輸着新的力量。

我們回憶去年冬天，敵人闖近到我國心臟——莫斯科時的情形。在我們祖國所處的這些困難時日中，你經常鼓起蘇維埃人民對我們力量的信心，相信敵人一定會被擊潰，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你組織了我們京都市底防衛，光榮的紅軍在你領導之下給了德國法西斯軍隊以殘酷的打擊，而把敵人逐退到離開莫斯科很遠的地方去了。

我們堅決相信，現在我們在你的直接領導下進行搏鬥，並有在與希特勒匪徒戰鬥中積聚起來的經驗，也一定會能給敵人以殘酷的打擊，而把他逐退到離斯大林格拉很遠的地方去。

我們父輩的血所浸潤了的土地，對於我們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可以轟炸無數窟窿來傷害它，可以開放冰雹似的砲彈來擊傷它，可是決不能把它征服。

爲了我們父輩的戰鬥光榮，爲了蘇維埃政權在二十五年來所達到的一切，我們現在就在斯大林格拉近郊作拚命的撕殺。

我們從蘇聯全國各地來到這裏保衛斯大林格拉，每個人都知道，他在這裏是保衛自己的祖國，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人民。

全蘇聯人民覺到懸在我國頭上的嚴重危險，都把視線望着斯大林格拉底保衛者。成千書信不斷地從蘇聯全國各處向我們飛來，在每一封書信中所寫的人民指令都說，不要把斯大林格拉讓給敵人！我國每一個勞動者，不管他在什麼地方，不管他作什麼工作，都努力把自已最高限度的勞動貢

獻出來。他知道，多生產的每一輛坦克，每一架飛機，每一顆砲彈，早期繳納的每一斤糧食和肉類都幫助着我們去粉碎敵人。全國人民的這種幫助，使我們的力量增加十倍，使我們對於祖國的責任心更加提高起來。

可是，不只是蘇聯各族人民，而且全世界都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我們的鬥爭。從全世界各處都傳來我們同盟者讚嘆我們鬥爭的聲音。我們接受着這種精神上的援助，相信在不遠的將來，就會聽到我們同盟國開闢第二條戰線的消息。這就不只是精神上，而且是實際上對斯大林格拉保護者的援助，這就會加速和便利於戰勝敵人的事業，而那時，聯盟國家就會在血腥的法西斯妖怪墳墓上加上一根桃木錐，使它永遠不能翻身。

親愛的斯大林同志！

如果不是法西斯惡魔食人生蕃進行戰爭來反對我們，那末，就在這些時日，我們也會從事於和平勞動，從我們工廠光亮的工作間中，從我們富裕的集體農莊中，從大學和小學中來寫信給你。

可是現在我們是戰士，而我們主要的任務是殲滅獸性的敵人和捍衛我們的祖國，不使我國人民遭受希特勒德國的奴役。

我們從戰壕中寫這封信給你，向你宣誓，我們要戰到最後一滴血，最後一口氣，戰到心房底最後一次跳動來捍衛斯大林格拉，而不讓敵人觸犯窩爾加河！

在鬚髮斑白的防衛少麗城的英雄，我們的父輩面前，在其他戰線的同袍面前，在我們的戰鬥旗幟面前，在蘇聯全體人民面前，我們宣誓，決不使俄國的光榮武器遭受恥辱，我們要戰到最後的一息。

我們的父輩在你的領導之下獲得了在沙麗城戰役中的勝利。我們現在在你的領導之下也定會在斯大林格拉近郊偉大搏戰中獲得勝利！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萬歲！

我們的祖國——蘇聯萬歲！

我們的偉大斯大林——戰勝希特勒德國的組織者萬歲！

信後署名者為斯大林格拉戰線的戰士、

指揮官和政治工作人員。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發表於紅星報）

斯大林格拉近郊的白晝和夜間

西蒙諾夫

凡是到過這裏的人，都會留下永遠不忘的印象。過了若干年後，我們談到「戰爭」這個名詞而開始回憶時，馬上就會在眼前現出斯大林格拉，現着火箭發出的火焰，焚燒房屋的霞光，在耳邊重新發生連續不斷的沈重的爆炸聲。我們會嗅到窒人的煙氣，聽到燒得通紅了的房頂鉄皮發出的殷殷的炸裂聲。

德國人包圍了斯大林格拉。但這裏所說的「斯大林格拉」，不是單指城市底中心區域說，不是

單指列寧街說；甚至不是單指包括城市邊區說；而是指沿窩爾加河六十五公里長的全部廣大地域，指全城及其近郊包括工廠區域及工人市鎮而言。這是由許多小城市組成的一個大城市，蜿蜒於窩爾加河灣上。可是這個城市已經不像我們從前乘船航行窩爾加河上所看見的那樣了。已看不見有如山巒似的一羣高過一羣的白色房屋了，已看不見輕巧美麗的窩爾加河碼頭了，已看不見河緣坦道和道上接連不斷的浴場、木亭、小舍了。現在這個城市已經是煙霧朦朧，火焰晝夜不熄，灰燼時刻飛舞天空。這是經過了戰鬥鍛鍊的武士城市，有許多自造的堅固碉堡，有無數留下英勇餘痕的廢墟瓦礫。

斯大林格勒附近的窩爾加河也不是我們以前看見的窩爾加河了，以前河上那種深遠而靜寂的流水，太陽照耀着的廣闊的河幅，穿流不息的輪船，像整條街道似的木排，連綿不斷的駁船隊都消失了。現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窩爾加河是一條戰鬥河。河緣坦道上鑽了無數窟窿，炸彈落入河中掀起沉重的水柱。許多載重的大船小艇，前前後後經過它開往被包圍了的城市。在河上只聽得一片格格的武器聲，昏暗的流水襯着受傷者血跡斑斑的綑帶。

白天在城市裏有東一所西一棟的房屋着火，夜間蒙着煙霧的紅光映遍天際。炸彈轟轟，砲聲隆隆，不問白天黑夜，把大地震撼得顛抖不停。在城市中老早就無所謂安全地點了！可是在這些陷入包圍的時日中，人們已習慣於危險了。城市中火神猖獗。許多街道久已化成瓦礫灰燼，另一些街道被飛機炸彈鑽得穴窟遍地。有些還留在城中的婦女兒童都隱身於地窟和在通到窩爾加河的深谷中挖掘的洞穴裏。德軍整月衝擊城市，企圖無論如何都要把它佔領。街道上躺着許多擊毀了的轟炸機殘骸，空中時刻炸裂着高射砲彈，然而飛機轟炸仍然是沒有片刻的間斷。圍城的敵軍力圖把城市變成不能過活的地獄。

是的，在這裏是很難過活的，天在頭上熾燃着，地在腳下顛抖着。看到昨天還是人們安居樂業的

房屋，現今牆壁開着大洞，窗戶燒得精光，真令人憤恨填胸。被德國人在一艘輪船上放火燒焦了的許多婦女兒童屍首，躺在窩爾加河邊沙灘上，喚起人們報仇的決心。

是的，這裏是很難過活的，甚至不僅如此，在這裏如不活動，簡直是不能過活的。但是，若在這裏作戰過活，殺德寇過活，那是可以的，是必須的，我們也定要這樣來過活，好在煙、火、鮮血中來保護這個城市。要是死神臨到了我們頭上，那末，光榮也就在我們的跟前；它成了我們在住宅化成瓦礫，孤兒啼泣不已中的姊妹了。

晚上。我們佇立在城郊。前面橫着廣闊的戰場。噴烟的崗阜，吐火的街坊。南方天色如往常一樣，很快的黑暗起來。近衛軍迫擊砲隊所放雷彈底火光衝破漸漸籠罩一切的藍黑煙霧。德軍放射的警號火箭，白光閃耀，騰入高空，構成一個巨大的圈子，指明着戰線的前線。戰鬥在夜間繼續不停。又聽見沉重的轟隆聲：德軍轟炸機又在我們背後城市中拋擲炸彈。一分鐘前在我們頭上有飛機的嗚嗚聲自西而東，現在又聽得嗚嗚聲自東而西。我們的飛機向西飛去了。它們在德軍陣地的上空掛上了一長列放射黃光的照明「燈」，而炸彈就在這些「燈」光照耀着的地面上不斷地炸裂着。

約莫一刻鐘久的相當靜寂，——其所以叫做相當的，是因爲時時聽到有隱約的大砲聲在南方北方繼續響着，前面陸續發出乾澀的自動槍聲。可是在這裏，這就叫做靜寂，因爲另一樣的靜寂，老早就不會有過了，——但總要把某種狀態叫做靜寂的啊！

在這樣的時刻，不由的倏然回憶到在這些時日中所看見的全部景象，人們臉上現着的或是疲勞過度，或是興奮激昂的神色，以及他們失眠的憤怒的眼光。

我們是晚間渡過窩爾加河的。一團一團熾燃着的火光在昏暗的夜空中已經變成通紅的了。我們乘坐的渡船裝載過重：裝有五輛滿載軍火的汽車，一連紅軍戰士，幾位在救護處工作的少女，以及

我們一行人。渡船在烟幕掩蔽下航行，但渡河的時刻總還覺得是很長的。我旁邊有一位年約二十左右的軍醫助手坐在渡船邊緣上，她是烏克蘭人，姓余畢仰，名叫維克托麗雅。她到斯大林格拉那邊去已經是第四次或第五次了。

這裏是處在包圍中，撤退傷兵的常規已經改變了：通常形式的救護機關在這個大火冲天的城市裏已經無法安置；醫生活手，看護婦每救出若干傷兵後就親自把他們直接從前線抬着穿過城市，載上划子或渡船運往對岸去，然後又轉來救護那些期待他們援助的新受傷的人。維克托麗雅原來與我的一個同伴是同鄉人。他倆有一半路程是爭着回憶他們的故鄉得涅普洛彼得洛夫斯克城，該城的街道，我的同伴住過的那座房屋，維克托麗雅在其中學習過的那所學校。他倆這樣無微不至地回憶着他們生長的城市，令人覺得，他們心坎中是沒有把這個城市讓給德國人的，並且永遠不會讓給德國人的；不管這個城市發生了怎樣的變動，現在是，而且永遠會是他們的城市。

渡船已經快到斯大林格拉岸邊了。

——每次總還有些害怕走上岸去，——維克托麗雅忽然這樣說道。——你看，我已受過兩次傷，有一次受傷很重，但我總不相信我會死，因為我還年輕得很，可說完全沒有見過世面。我怎能忽然死掉呢？

57
在這一剎那間，她那圓圓的眼睛中露着愁鬱的神色。我領會了，這是真情：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就已受傷兩次，已打了十五個月仗，並且已第五次過到斯大林格拉這邊來，當然是很可怕的一回事。前面還有如許多的憧憬——全部生命，整個愛情生活，也許甚至第一次的接吻，——誰能知道呢！竟然在夜裏，在前面是一片轟隆聲和火焰熊熊的城市時，一個二十歲的女郎已是第五次的走到

那邊去。但雖然是可怕的，畢竟還是要去的。約莫過十五分鐘後，她就要穿過正在熾燃着的房屋間，走到某條城郊街道裏，在炸片殷殷叫着之下從瓦礫廢墟中救出受傷戰士，把他們運過河去，要是運到了，那末她又得第六次地轉回到這裏來。

已經到了碼頭上，接着是上山的陡峭坡面，馬上聞到燒焦了的房屋發出窒人氣味。天是黑的，但房屋所剩下的骨架比天還黑。房屋上殘存的飛簷，坍塌了半截的牆壁聳立於天空中，當着遠方某處閃爍着炸彈爆裂的光焰，而黑色的天空頓時紅艷起來時，這些殘簷斷壁便好像堡壘底雉堞一般。

這也的確是一座堡壘。某個地下室裏駐有一個司令部。在這裏，地下是司令部通常有的忙碌工作的場所。因失眠而臉色青白的担任電報生的女子，繼續不停地敲着她們的發報匙；灰塵滿臉，被塌下的牆上石灰弄得面目粉白的交通隊軍官們迅步走着。只是在他們報告中所寫的已不是標有號碼的高地，不是崗阜和防線，而是街坊、村莊底名字，有時甚至是某某房屋。

司令部和連絡樞紐都深藏到地下去了。這是防衛底神經中樞，它不應蒙受意外的危險。人們都疲倦了，他們失眠的眼睛是沉滯的，他們的臉色是鉛青的。我想抽烟，試試擦着火柴，每根都是一轉瞬就熄滅了，——在這裏地下室中氧氣是很少的。

晚上，我們乘坐一架打壞了的小汽車，從司令部摸索到一個指揮處去。在一長列擊壞燒毀了的房屋中有一座尚是完整的屋子。從大門裏駛出幾輛滿載麵包的馬車轟隆響着；在這所殘存的房屋中設有一個麵包作坊。城市在生活着，而且不管怎樣都要生活着。馬車沿着街道走去，忽然軋的一聲停下了，那是因前面某個角上倏然閃着雷彈炸裂的光焰。

清晨，頭上懸着一塊方方的藍蔚天空。在一所尚未造好的工廠房屋中駐有一個旅部。這條街道

朝北向着德軍方面是追擊砲火射擊的地帶。以前也許有民警站在那裏指揮行人應當避開危險的地方，現在却有一個自動槍手隱在一扇斷牆下面，指點行人，某處街道低斜，某處可以不使德國人看見穿過街去，以免暴露旅部的駐在地。一點鐘前，站在這裏的那個自動槍手被打死了。現在這裏站着另一個自動槍手，照舊在這個危險的崗位上『指揮街道交通』。

天色完全明亮了。今天是紅日當空的日子。快到正午了。我們坐在觀察處的軟絨椅上，因為這個觀察處是設在一所房屋五層樓上某工程師陳設華美的住宅中。樓板上放着從窗台上取下的幾隻花盆，而在窗台上却安上了一架測遠器。測遠器在這裏是用來作遠方觀察的，而所謂前線陣地是可以從這裏用肉眼看得清清楚楚的。你看，在村落盡頭房屋前有幾輛德軍汽車走着，一個乘摩托車的人急駛而過，跟着又出現了幾個步行的德國人。忽然有幾顆我們的雷彈在那裏炸裂着。一輛汽車在街心停住了，另一輛慌忙閃近屋旁駛去了。馬上就有德軍雷彈應聲而起，飛過我們頭上擊到附近某所房屋上去了。

我離開窗前走到屋子中央的桌子前。桌上擺着一隻花瓶，插着幾朵乾枯了的花，旁邊放着幾本書和散亂地堆着的幾本學生筆記簿。其中一本底封面上有兒童的筆跡，在格內整整齊齊寫着的『國文本』幾個字。是的，這所房屋中的生活也如其他許多房屋中的一樣，突然弄得破碎凋零了。可是原來的生活是要恢復的，而且一定會恢復的，因為正是爲此，我們的戰士才在瓦礫和火焰中拚命搏戰，雖死不辭。

又過了一天，又過了一晚。城市中的街道更加空虛起來了，可是它的心臟在繼續跳動着。我們乘車駛到工廠大門前。有工人義勇隊員穿着外套或皮衣，繫着皮帶，好像一九一八年的赤衛隊一樣

站在那裏嚴厲檢查證書。我們坐在一間地下室裏了。凡是留下守衛工廠和工作間區域的人們——經理，值日員，消防隊員，工人自衛隊員，——都在自己的崗位上。

現今在城市中已經沒有普通的居民了，——留在那裏的都是城市底防衛者。不管怎樣，不管工廠運走了多少機器，工作間始終還是工作間，那些把自身生命中大好年華獻給了工廠的老工人們，是竭盡人力的可能而把這些工作間保衛到底的。在工作間中窗戶上的玻璃通被擊碎了，還聞到剛剛把火熄滅後的烟氣。

——我們在這裏沒有通通記載下來，——經理指着掛在那裏的木牌說道。他開始敘述，在幾天前有德軍坦克突破某地防線，極力向工廠衝來。這個消息傳到工廠裏來了。必須在夜晚前採取緊急的辦法來幫助戰士們堵住這個決口。經理把修理間的主任找來，命令他把那幾輛快要修好的坦克儘速修完。那些能修理坦克的人們，在這危急的關頭都能坐到坦克上去担任坦克手。

當時就在工廠廣場上從那些自告奮勇的工人中編成了幾組坦克手：他們就坐上坦克，從工廠院子裏轟轟隆隆地開出廠門赴戰去了。他們是首先在通過一條小河的石橋上阻住闖來德軍的人。他們和德國人之間隔着一條深谷，坦克只有從橋上才能通過這條深谷。恰恰在這座橋跟前德軍坦克隊碰到了工廠工人開駛的坦克。

發生了激烈的砲戰。同時德軍自動槍手開始渡過深谷來。此時工廠就派出自己的步隊去抵抗德軍底步隊，——於是隨着坦克之後出現了兩隊工人志願軍。一隊是由民警局長郭斯糾成科和機械專門學校教務長巴申科指揮，另一隊則由工具製造間底匠師波坡夫和老熔鉄匠昆福林率領。在深谷的陡峭斜坡上進行戰鬥了，屢次實行肉搏。在這次衝殺中陣亡了工廠老工人康得拉鉄夫，依萬諾

夫，沃羅亭，西蒙諾夫，莫莫托夫，羅明及其他人等，他們的姓名是現今全廠工人傳揚不已的。

在這一天，工廠村落底邊緣完全改變了面貌。通往深谷的各條街道上出現了街壘。建築街壘時利用了各種各樣的東西——鐵板，甲板，拆開了的坦克車身等等。正像以前國內戰爭時一樣，妻子搬運子彈給丈夫，少女們直接從工作間走到前線去救護受傷戰士，替他們綁紮傷口後，就運來後方。在這一天，陣亡了不少的人，可是全靠工人志願軍戰士底犧牲，才把德寇抵擋到夜裏，那時就有新的部隊趕來堵住這個決口了。

工廠院子裏空虛了。風在擊壞了的窗戶裏呼嘯着。當附近有雷彈炸裂的時候，被氣浪衝碎的玻璃紛紛落到院裏的柏油坪上。可是，工廠如全城一樣英勇地撕殺着。如果說：對於炸彈、雷彈和槍彈，一般說來，對於危險是可以習慣的話，那末這裏的人們是完全習慣了。這種習慣的程度是任何地方都趕不上的。

我們沿着渡過一條溝壑的橋上走着。我畢生都不會忘記這種景象。這條溝壑在左右兩方都延長得很遠。溝溝都是人頭擠鑽，好像螞蟻一般，滿滿地掘着洞穴，排列得好像幾條街道。洞口都蓋着燒焦了的木板，爛布，——婦女們把凡是能替自家幼孩遮風蔽雨的東西都拿到這裏來了。當你看不見以前那種壯麗的街道，熱鬧的城市，而只看見許多這樣可憐的人們巢穴時，心坎中的痛苦真是難以言語形容的呵。

61
又到了城郊，即所謂前線。被摧毀了的房屋所剩下的一片瓦礫，被雷彈鑽透了的幾座不高的崗阜。我們出於意外地在這裏遇到了一個人，他是月前報紙上曾作社論來頌揚過的四個英雄之一。那時他們曾燒毀了十五輛德軍坦克，這就是四個穿甲槍射手：畢力可夫，薩莫依洛夫，阿雷尼可夫以及

此刻我們在這裏意外遇着的這位波洛托。然而，其實那能說是意外呢？像他這樣的人，自然應當在這裏，在斯大林格拉。現今正是像他這樣的人們保衛着這個城市。而且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保衛者，所以城市能不管一切困苦，在瓦礫、烟火、鮮血中支持着已是整整一個月了。

波羅托身體健壯，面頰廣潤，眼睛微眯，略帶狡慧的神色。當他回憶到他們擊壞十五輛敵軍坦克的戰鬥情形時，他忽然微笑說道：

——當第一輛坦克向我衝來時，我已經想着，末日到了，真的。隨後坦克衝到近前，忽然着火，結果竟不是我的末日，而是它的末日到了。你看，我在這次戰鬥中捲過五枝烟，而且每枝都抽完了。嗚，也許沒有抽完，——我不來撒謊，——但的確捲過五枝烟。在戰鬥中的情形是這樣，當可以抽烟的時候，你就把槍放開一些，捲烟抽着。在戰鬥中抽烟是可以的，只是射擊時不能落空，不然，落空一次，你就再不能抽烟了，你看，事情就是這樣：

波羅托是開口大笑，神色安靜的人，從他的視線中，表現出他是把自身兵士生活看得很清楚而抱有確信的，——這種生活有時可以休息一下，可以抽一抽烟，可是不能落空的。

保衛斯大林格拉的是有各種不同的人。可是很多很多的人都有如波羅托一樣安靜而自信的笑容，堅定而不落空的軍人底手。所以城市始終搏鬥着，甚至在這處那處看來是無法支持了的時候，還是搏鬥着。

河緣坦道，——正確些說，坦道底殘餘，——燒殘的汽車骨架，擱在岸上的破碎駁船，偶爾得全的傾斜欲倒的小屋。正午時分，天氣很熱。太陽為密厚的烟霧所遮蓋。今天從早上起，德軍又來轟炸城市。只見一架一架的飛機時上時下地俯擊轟炸着。高射砲彈底炸裂佈滿天空；把天空弄得好

像一張花籃斑駁的灰褐色獸皮一樣。驟逐機噶噶不停地團團轉着。天空中的激戰一刻也不停息。城市不惜以任何的代價來搏戰，要是說這種代價過高，人們底戰績是嚴酷的，人們底痛苦是空前未有的話，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這是生死的決鬥。

窩爾加河的水靜靜地流着，把一根燒焦了的樹幹送到了我們脚下的沙灘上。樹幹上輪着一具溺死的女屍，她那燒得屈曲如鈎的手指緊抱在樹幹上。我不知道，波浪把她從什麼地方沖來的。這也許是在輪船上燒死了的人們之一，也許是碼頭起火時的遭難者。她的面貌瘡痍得不可辨認了，臨死時的痛苦一定是不可忍受的。這是德國人幹出的罪惡，在我們眼前幹的罪惡。讓他們以後不要在親眼看見這些罪行的人們面前討饒吧！在有了斯大林格拉的一切以後，我們是不會饒恕他們的。

寫於斯大林格拉。

主攻方向

格洛斯曼

63

夜間，額爾傑夫上校所率領的西伯利亞師各團佈置在防線上了。工廠底狀貌本來常是嚴肅的，可是世界上總難找到比該師人們在一九四二年十月這一天的早上所看見的情景更嚴肅些的。巨大而黑暗的工作間，潮濕發光的鉄軌有些地方已經生鏽了，被打壞了的火車貨箱堆擠一塊，在大得像廣場一般的工廠院子裏有無數鋼管堆聚成山，紅色的鉄滓和煤渣堆積成阜，大得驚人的工廠間道上被德軍砲彈穿了許多大孔。在柏油坪上有幾個被飛機投彈炸成的黑色窟窿，到處躺着炸碎得像細薄

該師部隊奉命佈置在這個工廠前面。背靠着又冷又黑的窩爾加河。兩團人防守工廠，第三團防守工廠村莊到窩爾加河邊的窪地。團裏的官兵們把它叫做「死窪地」。是的，背後就是又冷又黑的窩爾加河；背後就是俄國底命運，該師部隊必須在這裏死守不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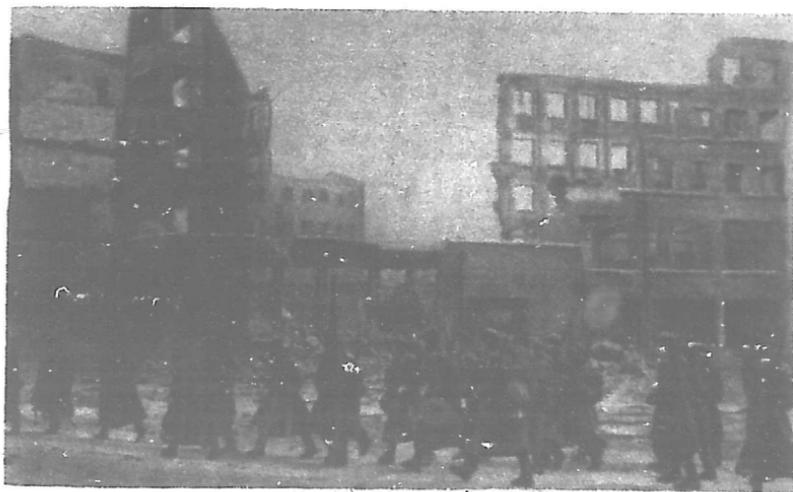
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時分配在兩條戰線上的力量，在去年只是用來壓擊俄國一國長至三千公里戰線的力量，而在今年夏季，今年秋天，就像一隻沉重的鐵錘單向斯大林格拉和高加索底頭上打來。而且在這裏，在斯大林格拉，德國人又把進攻的壓力集中於一點。他們將在城市南部和中部戰區的攻勢穩定下來，而把無數的迫擊砲隊，成千的大砲，飛機聯隊底火力都用來攻擊城市北部的戰區，攻擊這個聳立在工業區中心的工廠。德國人以爲人的血肉身軀決不能支持住這樣的緊張，宇宙間決沒有這樣的心臟，決沒有這樣的神經，能處在這種地爲之動，天爲之搖，鋼鐵爲之轟鳴的砲火地獄裏而不碎裂的。在這裏集中了德國軍國主義兵工廠所製造的一切殺人利器——超等重坦克和裝有打火器的坦克，六筒迫擊砲，施放榴散彈、爆炸彈、裝有汽笛在天空中嗚嗚叫着的俯擊轟炸機。在這裏，自動槍手發給有開花彈，大砲和迫擊砲使用燒夷彈。在這裏，集合了德軍的各種大砲，從小口徑自動的反坦克砲起直至沉重的遠射砲止。在這裏，晝夜都明亮因爲被焚房屋的熊熊火光和放射的火箭沒有一刻停息。在這裏，晝夜都昏暗，因爲被焚建築物的烟霧和德軍所放的烟幕真是遮天蔽日。在這裏，轟隆的聲音，溶成了緊密的一片，好像大地和天空都在轟隆不已，而瞬間間的沉寂，反使人覺得比激戰的轟隆聲還可怕些，還兇惡些。如果全世界都領服俄國軍隊底英勇精神，如果全俄軍隊都讚嘆斯大林格拉的防衛者，那末，在這裏，在斯大林格拉本地，戰士們都帶着



者在衛防的拉格林大斯給火軍載卸和送運上河加爾窩在



紅軍戰士把敵人從被毀工廠底層中間驅逐出去



新增加到部隊在法西蒂破壞的了斯大林格勒街上進行

敬仰的神情說道：

——我們能算什麼！防守工廠的人們這才是哩！

「主攻方向」，這幾個字對於軍人是赫赫可怕的。在戰爭中再沒有更可怕的字眼了，而在這個陰鬱的秋天早晨，派去佈置工廠一帶防務的正是賴爾傑夫上校所率領的西伯利亞師，當然不是偶然的。西伯利亞人，身強力壯，性格嚴肅，習於寒冷和艱苦，賦性沉默，喜愛秩序和紀律，說話時則直爽激烈。西伯利亞人是強幹可靠的。他們在嚴肅的沉默中拿鉄鉸挖着堅硬如石的地面；在工作間牆壁上鬆開砲眼，掘築掩蔽壕、戰壕、交通壕。

賴爾傑夫上校是一個身體瘦削，五十來歲的人，一九一四年德俄戰爭時他從彼得堡技術專門學校第二年級退學去當自願兵。他那時充當砲手，和德國人在華沙附近，巴蘭諾維契附近和澈爾托里斯克附近打過仗。他生命中二十八年專一從事於軍事，打過仗，當過軍官學校的教練。他有兩個兒子都以中尉銜上前線去了。在遼遠的鄂木斯克留下有妻室和一個在高級學校肄業的女兒。在這莊嚴而緊急的時日，上校回憶起兒子、女兒、妻室和他所教練出來的許多年軍官，以及他全部勤奮儉樸的長期生活。是的，他所經常嚴肅地教訓自家兒子、學生和同事的那種軍事學、道德、義務底一切原則都應受到檢驗的時刻到了。上校帶着不安的神情望着他的兵士：西伯利亞人——鄂木斯克人、諾沃西比爾斯克人，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人，巴爾拿烏爾人，望着他命運判定要與之一塊抵禦敵人攻擊的人們。

西伯利亞師受過良好訓練後，前進到偉大防線上了。該師在開上前線以前經過很嚴重的教練。賴爾傑夫上校很仔細、巧妙、嚴格教練過部下戰士。他知道，不管軍事訓練如何嚴重，不管夜間衝

擊，用坦克來回衝壓伏在戰壕裏的戰士，長途行軍的演習如何嚴重，真正的戰爭總還要嚴重若干倍，艱苦若干倍。他是信任西伯利亞師團底力量 and 堅定性的。他在路上檢驗過他們，在全部長途行軍中只發生一樁非常的事件：有一個戰士在火車行動時掉了一枝槍，他連忙跳下車，檢起槍，跑了三公里遠，跑到車站來趕上開往前線的列車。他在斯大林格拉的曠原上檢驗過師團底堅定性，在那裏，沒有上過戰陣的人們很鎮靜地打退了德軍三十輛坦克的突然攻擊。他在開往斯大林格拉的最後行軍中檢驗過西伯利亞人耐勞忍苦的精神，那時他們在兩晝夜內走了兩百公里。但他還是顯着不安的神色望着那些站上了敵人主攻方向，主要防線的戰士們。

顧爾傑夫是相信部下的指揮官們的。參謀長達拉索夫上校，年少耐勞，可以在被爆炸得顫抖不停的掩蔽壕裏夜以繼日地觀看地圖，計劃複雜的戰鬥。他的直爽而嚴刻的評斷，他的正視生活，尋求戰鬥真理——不管這個真理是如何的苦惱，——的習慣都是建築在鉄般的堅信上。這個身材瘦小，面貌，兩手和說話都像農民的青年，具有一種不撓不屈的智力和精神。管理政治工作的副師長是一個具有堅強的意志，敏銳的思維，像禁慾主義者的謙謹態度的人；他能夠在那怕是最鎮靜、最快樂的人都忘掉了笑容的地方，還是鎮靜如恆，快樂歡笑。團長馬爾克洛夫，米哈列夫和查莫夫是師長以之自豪的；他之相信他們，如像相信自己一樣。師裏戰士們說到查莫夫底鎮靜勇敢，說到馬爾克洛夫不撓不屈的意志，說到全團共愛的米哈列夫像父親一樣關心部屬，賦性溫柔。「和藹可親」，大膽無畏的優良品質時都表示無限的愛戴和讚嘆。但顧爾傑夫還是帶着不安的神色望着部下的指揮官：因為他知道什麼叫做主攻方向，怎樣叫做堅守偉大的斯大林格拉防線。

「堅守得住麼？抵擋得住麼？」顧爾傑夫縈迴考慮着。該師部隊剛一在斯大林格拉堅硬如石的

地基上擱好戰壕，該師師部剛一邊進在窩爾加河石壁上鑿成的洞裏，剛一把電綫安好，剛一接連地擊指揮處和窩爾加河對岸砲兵陣地的無線電，漆黑的夜間剛一破曉的時候，德國軍隊就開起砲火來了。「容克——八七」式俯擊轟炸機在該師防地上一連轟炸了八點鐘，在八點鐘內一批一批的德軍飛機飛來飛去，沒有一分鐘的間斷；在八點鐘內汽笛不斷的叫着，炸彈不斷的響着——轟聲動地，炸毀那些磚石房屋的斷牆廢基；在八點鐘內高空中心豎着無數的煙柱，舞着無數的泥團，炸片嗚嗚地叫個不停。誰聽見過飛機炸彈所震盪的空氣轟鳴，誰經受過德軍飛機十分鐘的猛烈空襲緊張狀況，那他就能瞭解無數俯擊轟炸機一連八點鐘的緊張轟炸是怎樣一回事。

在八點鐘內西伯利亞人用他們所有的武裝向德國飛機開火，當德國人看見這個火光熊熊，烟霧彌天的工廠地面上頑強地放着步槍，開着機關槍，打着反坦克槍以及高射砲有節奏的射擊，想必他們會要充滿絕望的情緒。德國人開放起沉重的圍迫擊砲和大砲來了。雷彈唏唏，砲彈轟轟，汽笛嗚嗚以及飛機炸彈般聲溶成一片轟鳴。這樣一直繼續到夜間。紅軍戰士們在愁鬱而嚴肅的沉默中，埋葬了自己陣亡同志。這是第一天的喬遷後的情形。德軍大砲和迫擊砲通宵沒有停息。

顧爾傑夫這天夜裏在指揮處遇見了兩個離別二十多年的朋友。在離別時大家都是年青，尚無妻室，現在相會時已是鬚髮斑白，皺紋滿面了。他們三人中兩個是當師長，另一個是當坦克旅旅長。他們互相擁抱，周圍的人們——他們的參謀長和副官以及作戰科的少校，——就看見這三位頭髮斑白的人都兩眼含淚。「真是命定，真是命定！」——他們說道。真的，在危急的時日，在火光熊熊的工廠房屋中，在斯大林格拉的廢墟中遇到幼年朋友真是一種如何凜然動人的事啊，他們既然重逢於履行崇高而嚴重的天責的時候，可見他們都是走着正確道路的。

德軍大炮的轟鳴聲通夜未停，太陽剛一出現照耀到德軍炮彈鑽遍了的地面時，馬上又出現了四十架俯擊轟炸機，汽笛聲又鳴鳴不已，黑色的煙塵雲霧又籠罩了工廠地面，工作間以及打壞了的車箱，甚至高聳着的工廠烟囱都沈沒在黑霧中。這天早上馬爾克洛夫團沒有停留在陣地上，它爲預防德國人的堅決打擊，就走出掩蔽地，隱藏所，戰壕，離開了水泥洞和石窟而舉行進攻了。該團各營通過鐵滓山，通過房屋瓦礫，走過用花崗石建成的工廠管理處，走過鐵路軌道，走過城市近郊的花園。他們走着，在他們的頭上就懸着全體德國空軍所造成的地獄：鐵一般的風擊着人的臉孔，而他們還是繼續前進，這時敵軍一定充滿着一種迷信的害怕感覺：這些前來衝鋒的到底是不是人，他們是不是可以打死的呢？

是的，他們是活的人，是可以打死的。馬爾克洛夫團前進了一公里，佔領了新的陣地，鞏固了這些陣地。只有這裏的人們才知道，什麼叫做一公里。這是一千個米達，這是十萬個生的米達。夜間德國人派遣多過幾倍的優勢力量攻擊該團。一營一營的德國步兵向前闖來，一隊一隊的重坦克向前衝來，機關槍照着該團陣地不斷地洒着鉄雨。爛醉的自動槍手好像瘋子一般頑強地向前撞來。關於馬爾克洛夫團可歌可泣的戰鬥故事，會有那些匱臥陣地上的戰士們屍體來敘述，會有那些在當夜，在次日以及次日夜間聽見過俄國機關槍噠噠聲，俄國手榴彈爆炸聲的朋友們來敘述的。關於這次的戰鬥的史詩是有被擊毀和燒毀的德軍坦克以及那些一望無際分排分連分營一列一列插在墳墓上，掛有德軍鋼盔的十字架來敘述的。是的，他們是可以打死的血肉身軀，並且他們當中很少人保全了生命，可是他們是盡了自己的天職！

到第三日，德軍飛機懸在該師頭上已經不是八點鐘，而是十二點鐘了。直到日落以後，它們還

逗留在空中，「容克」式飛機底汽笛鳴鳴聲在黑夜的高空中叫着不停，又好像許多沉重的鉄錘，在那裏急急錘着似的，把爆炸彈向那煙霧冲天，火焰赫赫的地上投擲不已。從早至晚德軍用大砲和迫擊砲不間斷地轟擊該師陣地。在斯大林格拉區域中，德軍調集有一百個砲兵團。有時他們舉行砲火襲擊，夜裏則開着有準則的砲火，使人心神不寧。各迫擊砲隊也隨之一同工作。每天有幾次這樣的時光，大砲、迫擊砲忽然不響了，俯擊轟炸機的壓力忽然消失了。顯着非常的靜寂。那時觀察員就高聲喊道：「注意！」——於是担任警戒的部隊就急忙拿起燒夷瓶，穿甲槍射手就打開子彈匣；自動槍手就用手掌擦拭着他們的槍枝，手榴彈投擲手就把手榴彈箱移近跟前。這種短短一刻那間的靜寂並不是休息，而是德軍衝鋒的前奏。不一瞬就有數百轟輪底轟隆隆聲，地上摩托的鳴鳴聲報告說，坦克開動了，於是中尉高聲喊道：

——同志們，注意！左邊有敵軍自動槍手侵襲來了。

有時德國人闖近到三四十米遠的距離，西伯利亞師的戰士們就看見他們的骯髒面目，襤褸的軍大衣，聽見他們用半通不通的俄國話喊着嚇人的語句。而當他們慌忙竄退後，俯擊轟炸機和大砲、迫擊砲底火力又重新猛烈地轟擊着該師陣地。

我軍砲隊對於打退德軍攻擊是有莫大功勞的。一個砲兵團團長胡根費洛夫偕同各砲兵營連底指揮官常處在該師步兵營連的前線陣地上，而用無線電指揮砲兵陣地，於是佈置在窩爾加河左岸的幾十尊遠射砲便與步兵呼吸相應，同憂共樂。砲隊作過許多傳揚一時的事。它用火簾鋼屏掩護了步兵陣地。它把穿甲槍射手所無法對付的德軍超等重坦克摧毀得像紙紮的一樣。它像利刃般砍割那些緊貼在坦克鉄甲上的自動槍手。它轟炸了敵軍倉庫，把敵人迫擊砲隊炸得騰入天空。自開戰以來，

步兵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像在斯大林格拉這樣覺得砲隊的協助和偉大的強力

在一個月的過程中德國人對西伯利亞師團舉行過一百一十七次攻擊。有一天特別厲害，德軍坦克和步兵在這一天的中作過二十三次衝鋒。而這二十三次衝鋒都被打退了。在一個月的過程中，除了三天外，德軍飛機每天都在該師陣地上空翱翔着十小時至十二小時之久。所有這一切都是僅僅一公里半至兩公里長的戰線上發生的。這種轟隆隆聲是可以震聾人類耳鼓的，這些火和鋼是可以燒毀和消滅整個國家的。德國人以為定可以摧破西伯利亞師團底精神力。他們以為這是超過了人類心臟和神經抵抗力底限度。可是奇怪得很，人們竟沒有萎縮，沒有發狂，沒有喪失主宰其心志和神經的能力，反而成了更強有力，更鎮靜的了。沉默寡言，身強力壯的西伯利亞人成了更嚴肅，更靜默的了，臉頰瘦削起來了，視線沉鬱起來了。在這裏，在德軍主攻方向，就是在短促的休息時間，也聽不到歌聲琴聲，也聽不到詼諧戲謔的話。在這裏，人們支持着超過人力所能的緊張。有時，人們常一連三四晝夜不睡覺。當這位鬚髮斑白的師長顧爾傑夫與紅軍兵士談話時，他很覺痛楚地聽到一個戰士低聲向他說着如下的話：

——師長同志，我們什麼都有：每日九百格蘭姆麵包，有兩次用暖鍋送來的熱食，但是吃不下

去。

顧爾傑夫很鍾愛敬重自己的部下，並且他知道，當戰士們「吃不下」飯食時，那他們就是真正十分難過的了。但是，現在他安心了，他知道：宇宙間沒有這樣的力量能把西伯利亞師團移開一步的。在戰鬥時期中，紅軍戰士和軍官獲得偉大而嚴酷的經驗。防衛是更加鞏固；更加完善起來了。在工廠各工作間前面，出現了縱橫錯綜的整個工事網：掩蔽壕，交通壕，射擊巢，防禦工程一直建

築到各工作面前很遠的地方。人們學會了敏捷而整齊地在地下動作，集中、散開、經過交通壕從工作間走到戰壕，或從戰壕走到工作間，只看敵人飛機在那一處實行轟炸，只看敵人舉行攻擊的坦克和步兵在何處出現。

人們內心中的鍛鍊也隨着經驗的增長而增長起來了。該師變成了完善的協諧到極點的統一機體。該師人們自己不能覺得他們處於砲火地獄，處於偉大的斯大林格拉防線前緣的一個月中所發生的心理上的變動。他們覺得，他們從來就是如此，——他們間或在空閒的時刻在地下浴室洗澡。他們同樣得到用暖鍋盛着的熱食，而鬚髮叢叢的馬卡列維奇和卡爾那武合夫好像平安鄉村底郵差一樣，在砲火下把報紙和從遠方鄂木斯克、糾明、托波爾斯克、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寄來的信件放在郵包裹送到前線上去，他們照舊回憶着他們木匠、鐵匠或耕田種地的事情。他們很滑稽地把德軍六筒迫擊砲叫做「笨傢貨」，把裝有汽笛的俯擊轟炸機叫做「鼓吹手」和「音樂家」。他們覺得，他們還是以前一樣，只有那些剛從對岸來的人們才帶着敬仰而驚訝的神色望着他們。只有旁觀者底眼光才能高高估計西伯利亞人這種鐵般的力量，他們視死如歸的精神，他們把落到他們身上的死守防線的苦重責任執行到底的鎮靜意志。

71
英勇精神成了風尚，英勇精神成了該師和該師人們底作風，英勇精神成了每日日常生活的習慣。英勇精神隨時隨地都表現出來。它不只表現於戰士們底功勳中，就是那在燒夷彈火焰勃勃之下刮削馬鈴薯的廚夫工作中也表現出英勇精神。担任救護隊員的托波爾斯克中學女學生葉各洛娃，卡爾甘諾娃，卡列達，卡斯傑林娜，諾維科娃以及她們的許多女友在激烈戰鬥中替受傷戰士綁傷眼水，這無疑是偉大的英勇精神。如果用旁觀者底眼光來看，那末，該師人們每一日常動作都是英勇

精神的表現。例如交通排排長哈密茨，當十來架德軍俯擊轟炸機叫聲震天，炸聲動地的時候，他却安然坐在掩蔽壕前的小崗上看「小說」；又如交通隊軍官巴達拉可夫，整潔地擦乾眼鏡，把情報放入軍用皮包，就出發沿「死窪」走二十公里遠的路程，他帶着這樣一種平常鎮靜態度，彷彿是照例的星期日散步似的；又如自動槍手科羅索夫在掩蔽壕裏被炸彈炸起的泥土和木板碎片掩埋到頸項時，他却回轉頭來，望着副指揮官哈哈大笑；又如司令部底打字生，一個臉頰紅艷的西伯利亞少女科培洛娃，坐在掩蔽壕裏用打字機磨寫一道戰鬥命令，被轟起的泥土掩埋了，將她掘出後，她就移往第二個掩蔽壕裏去打字，又被掩埋了，又把她掘救出來後，她還是移到第三個掩蔽壕裏將命令打完，送到師長那裏簽字了。請看，屹立在敵入主攻方向上的就是這樣的人們。

本月中旬末，德國人對工廠採取了堅決的衝擊。這種對衝鋒的準備，世界上還不曾有過的。飛機、重迫擊砲和大砲一連轟擊了八十點鐘。三日三夜簡直成了煙火轟鳴的地獄。隨後，條然一切靜止了；於是德軍重坦克，中坦克，喝得爛醉的自動槍手和幾團步兵舉行衝鋒了。德國人竟衝進了工廠，他們的坦克闖到了工作間牆壁前，他們楔入了我軍防線，截斷了師部及團部指揮處與前線的聯絡。看起來，失掉了指揮的師團是不會有戰鬥能力的，陷在敵人直接打擊下的指揮處是會被消滅的。

可是，發生了奇異驚人的事情：每個塹壕，每個掩蔽壕，每個槍巢和築有工事的房屋廢址都變成了堡壘；有自己的指揮官，有自己的聯繫。士官和普通戰士都變成了指揮官，練達而聰明地打退了敵人底攻擊。而指揮官和司令部工作人員在這一嚴重危急的時候把指揮處變成了鞏固的堡壘，他們

自己如像普通戰士一樣擊退着敵人的攻擊。霍莫夫打退過十次衝鋒。一個棕色頭髮的彪形大漢，衛查莫夫指揮處的坦克指揮官當炮彈和子彈射完後，就躍立地上，撿石頭擲打那逼近跟前的自動槍手。團長自己開放迫擊砲。該師所共愛的團長米哈列夫被直接擲中指揮處的炸彈所炸斃。「打死我們的父親」——紅軍戰士們都這樣說。維米哈列夫少校擔任團長的顧什那列夫把指揮處移到工廠工作間地下用水泥築成的陰溝裏。顧什那列夫偕同其參謀長賈特麟科和六個軍官在這道陰溝入口作了幾點鐘的戰鬥。他們只有幾箱手榴彈，他們就用這些手榴彈打退了德軍自動槍手連次的攻擊。

這個空前未見的殘酷戰鬥延長幾晝夜之久毫末停息。這已經不是爭奪個別的房屋和工作間，而是爭奪樓梯底每一級，爭奪狹窄走廊中的每一角落，爭奪每個車床，爭奪各車床間的空地，爭奪羅斯管。在這次戰鬥中，該師沒有一個人退却過。如果德國人佔領了某個地方的話，那就是說，在那裏沒有留下一個活的紅軍戰士了。大家都像那位棕髮大漢，坦克手那樣英勇撕殺着；可惜霍莫夫始終未能把這位棕髮大漢底姓名打聽出來。大家都像工兵科西沈可那樣英勇撕殺着，他在拋擲手榴彈時用牙齒咬開安全釘，因為他的左手被打斷了。好像陣亡了的人們都把力量轉給了留得活命的戰士們似的；有時十個勇猛的戰士竟守住了一營人的陣地。工廠各工作間雙方爭奪，屢失屢得，每次被德國人佔領後，西伯利亞人又把它奪回來了。在這次戰鬥中，德國人將其攻擊力緊張到了極度。這是他們在主攻方面攻擊氣焰最高點。他們好像舉起了一件過度沈重的東西，把某種發動他們衝擊力的內部彈條損壞了。德軍逼攻的氣焰開始衰落了。西伯利亞人支持住了這種超人力量的緊張。

73 不由的要想到，這種偉大的堅強性究竟是怎樣鍛鍊出來的呢？這裏起作用的，有民族特性，有對偉大責任心的覺悟，有西伯利亞人沈鬱勇健的強幹性，有軍事和政治的優良訓練，有嚴格的紀

律。可是我想還指出一個在這篇可歌可泣的偉大史詩中起了不少作用的特點，這就是團結西伯利亞師全體人們的忠純的道德和堅牢的友愛。該師全體指揮人員都具有斯巴達人式的艱苦謙遜的精神。這種精神在日常生活各種細小事情中都表現出來，也表現在拒絕有命令規定在斯大林格拉戰役整個時期中每日發給的一百格蘭姆燒酒的事情中，也表現在合理的沈着務實的態度中。至於團結該師人們的友愛，我從人們談到陣亡同志時表現的悲痛神情中看見了它，我從米哈列夫團底戰士話語中聽見了它，當他們回答「你們生活怎樣？」的問題時說道：

——噯，生活怎樣，我們成了無父的孤兒了。

我從鬚髮斑白顧爾傑夫上校和一個養好第二次傷痕後回隊的某營衛生婦卡爾甘諾娃會晤時的動人情景中看見了這個友愛。「我的親愛的女孩兒，你好！」——顧爾傑夫低聲說着，同時就連忙伸着手走上前去迎接這位身軀瘦削的截髮女郎。只有父親會晤自己親生女兒時才能顯出這樣的神情。這種互相友愛，互相信賴的精神創造着奇績。

：西伯利亞師沒有退出自己的防線，他們從未回頭返顧過，他們知道：他們的背後就是全國命運攸關的窩爾加河。

寫於斯大林格拉

戰鬥在城郊

西蒙諾夫

背靠斯大林城。你所以發生這種感覺，不只是因為你在背後看見城市底輪廓，屋頂，工廠底烟囪等等。而且在迷漫着的戰鬥空氣中，在戰線前緣遇到的每個人臉上的神色中都有這幾個字在那裏跳躍着。在他們的臉上都表現着一種特別堅決頑強的神色。嘴唇緊緊地抿着。在疲勞失眠而紅潤的眼睛中閃着激昂的光芒。

營長特卡林科底像貌，乍看起來，令人不由的想起夏伯陽來。也許這是由於他唇上蓄着兩豎向上翹起的淡黃色的捲鬚，他有着一副也是淡藍色而炯然凝視的眼睛，以及他頭上戴着的帽子微微歪向耳邊，露出一股棕色的頭髮。總而言之，他很像我們在電影中慣見的夏伯陽底狀貌。只有當特卡林科走出掩蔽壕，在狹窄的交通壕裏挺直身軀時，你才忽然會在他幾乎像小孩似的瘦削身材，跳跳蹦蹦的步履中看出他還是非常年少的，至於他的蓄鬚，這想必是出於青年的好奇心，而不是老軍人不可缺少的所有品。

特卡林科剛滿二十三歲，他的青年氣概，在他的步履、動作和身材上，到處都可看出，可是眼中却已經沒有一絲青年氣概了。他的炯然凝視，堅決無情的眼色，像是在一年戰爭中，經過了十年憂患，死活過十次的人一樣。炯然凝視是由於經驗養成的，堅決是由於應付危險的習慣，無情是由於民衆的苦痛所造成的。

去年秋天有一個時候，特卡林科不只留着鬚，而且蓄着鬍子。那時他帶領一組偵察員在敵後工

作。常襲擊敵人司令部，並與各游擊隊發生聯繫。有一次，他在烏漫附近的哈立斯丁諾夫克村準備襲擊德軍司令部，化裝混在一團農民羣衆中偶然看見一樁使他終生不會忘記的事情。

在鄉村中有德軍討伐隊在那裏騷擾，搜查外號「汪年叔叔」的游擊隊長。汪年叔叔是這個鄉村中生長的。特卡林科和汪年叔叔部下的一個隊員擠立在人羣中。德國人確切知道，汪年叔叔藏在這個村莊附近。起初他們把他衰老的父親抓去，加以嚴密的審問，然後用粗繩把這個老人底上半身縛在一輛小坦克上，把他的兩足縛在另一輛坦克上，坦克相背而馳，將他的身軀撕裂了。被趕出街上的人，都繃着眉頭默不作聲。

於是德國人就先後走到那些攜兒抱女的婦女們面前，搶去她們手裏的幼孩問道：「汪年叔叔在那裏？」婦女們都不回答。

德國人把這些幼孩牽到一旁。當其牽來了約莫二十多個時，就用一根粗繩把他們綁在一起，在衆人驚怖號哭之下開動坦克把所有幼孩們一塊壓成肉漿了。

在這一瞬間，特卡林科把手伸到衣兜裏去取出那藏在身邊的手榴彈。可是忽然有一隻沈重的手把他的手壓住，那個站在他旁邊的游擊隊員在他耳邊低聲喘氣地說道：

——那裏也有我的孩子在內，我還是站着望着呵！

他就鬆開手指，放下特卡林科底手。特卡林科沒有把手榴彈拋出去。直到夜間，他和許多其他的人一塊去擊毀討伐隊的司令部時才把這顆手榴彈拋擲出去。

此後，他還看見過許多民衆的痛苦。看來這些痛苦是比一個青年底心，甚至比一個兵士受過了鍛鍊的心所能經受住的還要多得多。可是這一天網縛幼孩們的繩子，愁鬱的村莊廣場以及衆人驚怖

的低聲嘆氣的情景，在他的意識中把他後來所看見的一切慘事都掩蓋了。

從此以後，當向他說及「德國人」字樣時，他就看見這塊廣場，當叫他去衝鋒時，他就看見這塊廣場。這塊廣場永遠不離開他的眼簾，此後他所看見的一切，所有一切戰鬥，一切勝利和失敗，所有白天和夜間的一切情形，——似乎都是通過這塊廣場來看見的一樣。他這個二十三歲人底眼睛成了無情的了，再也不閃着青年氣慨的光芒，而凝結着無限的恨心。從此以後，他的眼睛中只有從恨心發出的怒火閃耀着。

冬天，特卡林科受了重傷，整個春天，都躺在病院裏。他幾乎死去了。有過這樣的一刹那，病房中靜寂無聲，他忽然覺得，彷彿沒有戰爭了，他可以這樣安靜地躺着，手脚都不需要動彈一下，一切都好像發生在很遠很遠的地方，與他毫不相干，多麼好呵。想必正是在這一瞬間，他受了重傷的身軀正在解決他生死問題。可是下一瞬間，他那被子彈穿了兩個洞的肺部底劇痛，使他呻吟起來。他張開乾燥發黑的口唇向醫生問道，他是否能活，是否不會成殘廢。醫生用軍人底直爽態度回答道：

——如果，——他說了「如果」後稍停一下，——如果你能活，那就不會成殘廢的。

於是特卡林科懂得了，他瞬間間的安靜和冷淡只是由於他相信自己快死了。可是，他現在不相信他會死，他想活着。他用他傷殘的肺部喘聲隆隆地拚命呼吸着。他想活下去，無論如何都要活下去，好來繼續殺德國人，如像他前此槍殺他們一樣。

77 他出醫院後，被派遣到一個剛剛編成的新部隊中。他在養傷的時候，不耐於靜養，急想趕快出院，好去槍殺德國人，可是他是一個遵守紀律的兵士。他雖有能立刻到前線上去，但他在這個時

候在後方的部隊中，也找到了運用自己恨心的地方：把恨心傳給他人，教育他部下的戰士去仇恨敵人。特卡林科教自己部下戰士殺敵時要儘量聰明、巧妙和敏捷。

他自覺今後的使命是打仗，並且只是打仗，他所冷靜地等待的一天，終於在斯大林格拉附近來到了。特卡林科很痛苦地感覺到他冬季在羅斯托夫附近受傷入院，現在夏季却要在斯大林格拉附近作戰。

可是他這種從窩爾加河左岸渡至右岸時所發生的感覺，一到斯大林格拉，看見被焚燒着的房屋，看見喪失了住宅而沿街徬徨着的婦女小孩，就變成了老早充滿於心的仇恨德國人的冷酷情感。

時日是很危急的。特卡林科所屬的步兵團須分營與敵人接觸，而且剛一渡河以後便被派去首先和敵人作戰的就是特卡林科率領的那一營人。這是在拂曉時光，在斯大林格拉的北郊。前一日晚上德軍佔領了緊接城郊的一個鄉村，顯然預備在早上繼續前進。營隊須在行進中展開，把德軍向北方逐退。

這是需要經過衝鋒血戰的。但是特卡林科按自身經驗知道，一開始戰陣生活便是退却，這是多麼痛苦的事，他高興，他部下戰士能以攻擊來開始其戰陣生活。拿刺刀刺到德國人身上，看見被刺死的德國人倒在自己的脚下，踏着尚未僵冷的德國人屍首前進，——這就會增加戰士底力量，這是戰士們初次作戰所最需要的東西。

攻擊是在拂曉時間開始的。村莊前面有一道深溝，溝中埋有反坦克地雷，幾輛援助該營的坦克都停在溝前射擊，而不敢冒險在工兵未到之前衝過溝去。步兵單獨前進了。前進不到三百米遠遠就遇到了敵人迫擊砲火射擊的地帶。

須從谷中攀登到山上。特卡林科偕同營隊行進，忽然很痛苦地覺得，創傷影響到了他的健康。

他只有一半肺部呼吸着，上山時非常困難。幸虧他有長期的作戰經驗，在行進中對一切都估計得很準確，不在敵彈射遠射近的偏差時作多餘的臥倒，而這是未經戰陣的戰士們常有的事，——只是由於這一點，他現在也如平常一樣走在隊伍的前列。弟兄們與他並肩行進得很好，甚至比他所期待的還好。固然，他們常常臥倒，可是却無須命令他們起立，他們自己就迅速跳起，繼續前進了。

出谷口時遇到了敵人機關槍底猛烈火力。但村鎮底第一列房屋已經離得很近了，過幾分鐘後，就在村鎮街頭進行短兵戰了。敵軍自動槍手從房屋裏，從門下面，從籬牆後面開槍射擊。其中一人從村邊屋後伸了一伸頭，特卡林科就當頭給他一短排自動槍彈，把他射死了。佔領村邊頭一所房屋後，他停下了。他已經率領自己的營隊作過了初次作戰時第一次最可怕的躍進：在衝到德軍陣地之前需要闖過三百米達遠的毫無掩蔽的地方。現在人們已進入戰鬥狂熱中了。

特卡林科站在這所房屋前環顧了一下地勢，安靜地下着命令。工兵清除地雷，開闢了兩條使坦克通過的道路。四輛坦克越過山谷，駛進村莊後就沿街開火射擊。戰鬥繼續激烈起來了。

忽然在特卡林科側面籬牆邊有一個縮頭縮腦的人影閃了一閃。

——站住！

這個人人在離特卡林科兩步遠的地方站住了。他丟掉了軍帽和槍枝，只是腰間還掛着裝有手榴彈的彈袋。這是一個臨陣脫逃的逃兵，在今天是第一個人，而且可幸是惟一的人。特卡林科在喊了「站住」之後，一剎那間把他的面貌注視了一下，想起他的姓名來，可是他無法記起來了，因為這個逃兵面容變得不可認識了，而且他面容上不是顯着害怕的神色，而是顯着一種可鄙到極點的只顧自己性命的慌忙神色。他的眼睛望着地下瞧個不停，好像尋找一個可以隱身的罅隙一樣。

——往那裏去？——特卡林科擺開手中的自動槍，冷冷地問道。

可是這個人毫未回答，只是低低地彎着腰，想從特卡林科面前跑過去。特卡林科並不伸槍阻攔，隨手一扳槍機，這個逃兵就身子一轉，扶在牆上的手指一滑，跌倒地上了。特卡林科一剎那間望了他一望，接着就安靜地繼續向站在他旁邊的工兵下命令。在這一瞬間，他是很難過的，因為他剛剛殺掉了的那個人，要是不胆小的話，本應該去殺德國人的。

可是特卡林科不願向人露出他難過的情緒，——不管是工兵或是其他任何人也好。他之不願露出這種情緒，是想人們從他的安靜的神色中瞭解到他腦海中的意念：殺死這個懦夫的並不是他特卡林科，而是無情的戰爭規律。

傍午時分，把這個村鎮完全佔領了。於是特卡林科就帶交通兵走到村鎮北面邊緣。村鎮雖已佔領了，但要守住這個村鎮，就須佔領橫在村鎮前面約莫一公里遠的幾個不大的高地。

特卡林科與第三連一塊留在村鎮裏，却把第一連和第二連派到前面去。第二連連長卡什慶是一個身軀矮小，活潑敏捷的人，第一連連長潘達寧科是一個身強力壯，賦性快樂的漢子，因他蓄着濃密的黑鬍，大家都替他取了一個外號，叫做「十二月黨人」。他倆各自帶着連隊很容易地克服了第一次打擊而着慌了的敵人稀鬆火力後，就迅速向前進展了。過兩小時後，傳令兵報告特卡林科說，潘達寧科連在窩爾加河邊斷崖上奪獲了德軍四尊自動砲。特卡林科對戰鬥的結果是很滿意的，可是經驗告訴他，德國人不會就此住手的。

他下令趕緊把兩尊留在後方的反坦克砲連過那道已爲我軍越過了深溝來。剛剛下了一陣雨。溝的傾斜面又陡又滑。需要起初用手托着砲身放到溝裏，然後再用手托上溝去。砲兵們緩慢而小心



中門戰次歷近附拉格林大斯在。校少夫卓洛莫雄英聯蘇
。架一毀撞，架九機敵落擊



。梁捨舍和（左）夫諾萬依士下的章動旗紅膺榮：手雷地軍衛近
。路道關開克坦軍我替，雷地理所軍德顆百幾了除清士戰位兩這



人敵的中屋房面對在據盤擊射



屋房的領佔所蒂斯西法擊攻

地開始把大砲放下溝裏去。

下午五時左右。忽然在橫互於這個剛佔領的村鎮和第一、第二兩連防守着的高地間的窪地上出現了十五輛德軍重坦克。該營部隊是一趕到後就立刻開始作戰的，幾乎完全沒有反坦克槍和反坦克手榴彈。所以當時的情形是非常複雜嚴重的。坦克上坐着有敵軍的步兵。當坦克出現時，德軍又開放遠射迫擊砲，雷彈如冰雹般落到佈置在前線的兩連新佔領陣地上。中士羅依士特曼和澈博克薩洛夫所持有的兩支反坦克槍，齊向坦克開火。有兩輛坦克着火，其餘的坦克衝向前面，用靈輪來壓反坦克槍手。過一刻鐘後又有兩架坦克被手榴彈網炸壞起火了。餘下的坦克在戰場上壓來壓去，力圖壓潰步兵。自動槍手跳下坦克，衝來舉行反攻。愈往前，愈難用火力擋住他們，因為坦克簡直不讓人抬起頭來。

第一連陣地後方是一條通向窩爾加河的深谷，前面是敵人底坦克。潘達寧科看到這種情形，用手向前面和後方一指，對伏在他旁邊的戰士們嚷聲說道：

——不，打便死，再沒有旁的出路了。

特卡林科看見了當前的一切情形。他有兩連人被截斷了，他們的情況是很危急的。當時他的一個念頭是馬上到他的部下作戰的地方去，可是過一剎那後他冷靜地決定了，這不是他部下的救路。救路是在反坦克砲上，而這兩尊砲還在從滑溜的深溝斜坡上拖拉着。特卡林科停止觀察戰場情況，親自跑去拉大砲。他作這樁事情，也如做旁的事情一樣毫不着慌着忙，所以馬上就拉起得快些了。終於把砲拉上來了。已經沒有功夫來選擇陣地，就直接從拉上來的那個斜坡上開砲射擊。此時有幾輛坦克在他們前面橫着走過，馬上就有兩輛坦克被擊壞了。這就使戰鬥有了轉機。敵人十五輛坦克只

剩下九輛了，加上天色快黑，剩下的坦克大概是不敢冒險從正面來攻擊他位，就開回頭去，退出戰場。自動槍手們也隨着退走了。通夜在黑暗中和他們進行戰鬥，直到翌日清晨，直到留得活命的敵人自動槍手完全退到前面一帶山地之後方止。

早上埋葬了陣亡戰士。營隊受到了損失，特卡林科鬱鬱不樂。陣亡的人數使他甚感煩惱。不能說，這是出於他意料之外的，他使自己和部下都有戰死的決心，而且歸根到底，德軍死亡的人數要超過一倍。是的，也許在戰爭開始時，他會以此勉強自安：一個我軍兵士的犧牲換了兩個德國人底性命。可是到現在戰爭第二年時，經過如許痛苦不幸之後，這樣的戰鬥結果就使他覺得異常難過了。當德國人在我國土地上幹出這樣一切罪行之後，他們應當拿來抵償我們每一個陣亡戰士的不是兩條性命，而應當是四條性命，五條性命，十條性命。昨天戰鬥的結果，沒有能達到這一點，他就因之鬱鬱不樂起來。

我在白天走去見他的時候，他正處在這樣的情緒中。此時戰線上比較沈寂，他坐在掩蔽壕裏默然沉思着。在他敘述自家生平經歷的整個時間中，我雖仔細注視着他終未能在他臉上發現些微笑容。後來我們走出掩蔽壕，走到太陽下，我望着他的面貌想道，也許是他嘴上的捲鬚使他顯出這樣一種不適合他年齡的嚴肅態度。我向他說：

——你不預備把鬚鬚剃去麼？

他第一次鬱然羞怯似的微笑了。一笑。

——你知道麼，我不能剃掉！——他回答道。——我宣過誓的。我們去年最後一次到敵後偵察，一共六人，有四個人在回營途中犧牲了，其中三個人死在當地，第四個人是在我把他抱回自家隊伍時

死在我的懷中。當我們兩個留得活命的埋葬他的時候，我的同伴格魯吉亞人薩姆哈拉則向我：「中尉，我提議，我們來把鬍子剃掉，把鬚留着紀念他們，直到打完仗，替他們報了仇為止。」你看，誓詞就是這樣得來的。

於是特卡林科又羞怯而愁鬱地微笑了一下。

——呵，潘達寧科來了。你不是想到他連上去看他麼？你看，這就是他。

外號「十二月黨人」的潘達寧科走近我們跟前來了，他的身材高大，臉色紅潤。大概他想蓄着鬍髯會使他圓潤的快樂臉孔顯出威嚴的狀態，這是沒有成功的，不過他的聲音却是低沉洪亮，完全像一個老軍人。

我們和特卡林科告別後，潘達寧科就引我到他的連上。他把該連佈置情形仔細指給我看，引我去看過掩蔽壕，戰壕以及構築得很巧妙的觀測所，在觀測所上可以把相隔六百米達的德軍陣地上一切情形看得非常清楚。處處都令人感覺到這個人率同他的連隊牢牢地扼住了這塊地面，無論如何都不會退出的。

隨後我和他走到陡峭窩爾加河岸斷崖下面。有許多房屋被焚的婦女、小孩和老人們，藏身在這裏。窩爾加河岸斷崖下的洞穴裏。四圍都聽見小孩的哭聲，婦女們疲乏得要命的眼光久久地目送我們，似是不忍離別的樣子。

我回頭望了一望潘達寧科，忽然看見他的圓潤而快樂的臉上顯出一種凝固不可磨滅的痛恨的神色，正好像我在他的營長臉上看到的一樣。

——狗東西，弄到了怎樣的地步，——潘達寧科說，——你只要想想，把人們弄到了怎樣的地

是的，人底忍耐是有限度的，要是超過了這個限度，那末在人們底情感中只會剩下一個情感，就是痛恨敵人，在人們底願望中只會剩下一個願望，就是殲滅敵人。凡是在這些時日到過斯大林格拉，看見這裏發生的一切情形的人，都已忍無可忍，而和特卡林科一起，和潘達寧科一起和保衛斯大林格拉的戰士們一起來痛恨敵人，殲殺敵人了。

寫於作戰軍隊中：

窩爾加河上的戰鬥

克里格爾

窩爾加河流過斯大林格拉城下時，一向都是顯現得特別壯潤的；夜間寧靜天空中的星斗，總是靜悄悄地映射在這安閒自若的河水上面。現在，這窩爾加河中的水，已經好像一隻受傷的猛獸那樣飛奔起來了，大火光焰把河水映成一片鮮紅的血色。年老的渡夫，划子手，領港人，全都參加作戰了。窩爾加河上的渡河點是到達巷戰街區的唯一要道。砲彈，地雷，機關槍，大砲，魚肉，食糧以及寄交紅軍戰士們的信件，都須從這裏轉運過去。人們渡河，就好像去打仗一樣。德寇用遠射砲彈向這河流轟擊，不斷地從空中轟炸。但是輕巧靈便的小漁船還是在河中浮來浮去。年老的船夫，本來是早已渴望領取國家養老金去過那在自己房屋跟前的果園裏培植果木，從自己的菜園裏驅逐鄰人鷄鴨的安閑生活的，現時却在河中搖槳，駕着那載滿貨物的划子，前駛後退，左閃右突來避開彈裂

着的敵人砲彈，他氣憤憤地吓了一聲，帶着老頭子的口吻咕嚕着說：

——你看他們把這條河弄成了什麼樣子，只是使這些可憐的魚兒遭殃！

所有沿岸一帶的居民都加入戰鬥了。農婦已變成了水手。礁標手已担任起瞭望的勤務來了。從前，他們是專用信號燈來標出那些新起的淺灘的，現時他們却是要警告凡被德寇投擲過水雷的地點了。德寇想要把窩爾加河封鎖起來，想要把斯大林格拉窒死，使其彈盡糧絕，束手待斃。可是，這條俄羅斯的河，終究透過敵人砲火而源源接濟着我們的戰士。前來援助此河的，還有我們的海軍。在窩爾加河東岸的草原上，或是煙霧騰空的斯大林格拉土丘上，都看得見藍色的領子和歪戴到右眼眉際的沒有遮簷的帽子。海軍陸戰隊在城中街道上撕殺着，船上的重砲向遠路上的德寇轟擊，驅散敵方衝鋒的兵士，撲滅敵軍攻城的坦克。船上的大砲是一些很好的大砲，這是德寇已在列寧格拉一帶嘗到滋味了的，現時他們又在斯大林格拉嘗着了。我們的步兵用無線電通知海軍說：「你們射擊得很好。非常感謝」。這就是說，德軍衝鋒的隊伍已在砲火下面粉碎了。

年輕的海軍指揮官，先前在軍校裏學習時，是滿心希望只在海洋上面作戰的，當然不很願意把自己的軍艦指示給我們看。他們現出一種不好意思的樣子，彼此相顧了一下，才向我們微笑着說：

——我們這隻船兒不值得看吧。真的，不值得，不值得。它並不是一個什麼了不起的力量。真的，不值得。

他們不肯多說他們自己的戰功，說時含蓄拘謹，幾乎佻促得臉上發紅：

「老實說，我們並沒有進行過什麼日德蘭式的戰鬥哩」。

而他們的那隻船分明打穿有三十多個洞孔，且海員們底心坎中是很喜愛自己這隻船而引以自豪

的，只是不願在旁人面前吐露自己的心情罷了。他們說：

「你看，國家訓練我們，本來是打算要我們去担任另一種勤務，去作另一種規模的戰鬥的……他們竟不知道窩爾加河已愛上了他們，竟不知道草原上的人們都紛紛傳說着他們這些鉄甲船神勇的故事，而那些滿面風塵的步兵，戰爭中的偉大勞工，在路上遇見他們時都說：

「真是一個偉大的力量！他們轟然怒吼起來時，才真叫敵人胆戰心寒哩！」。

海員們白天把自己的鉄甲船隱藏起來，誰要懷着惡意鑽到他們那裏去，他們會咬斷他的喉管的。要找到這些鉄甲船，真不容易。在夜間是根本找不着的，就是在白天裏，如果沒有專人引路，也須瞎走半天哩。在岸邊的一個柳林裏，你會忽然碰見一塊梯板，走過這塊梯板便是一個小小樹林子。在這個樹林子中間有一棵好像是鋸去了頂梢的大樹。這棵大樹是有溫度，是出氣打斷的。原來這不是樹，而是烟筒。除烟筒而外，在這樹林子中間還有舵輪，指南針，以及廚房裏的爐灶和水桶。總而言之，這不是樹林子，而是一艘輕巧敏捷的小火輪。它掩蔽得特別巧妙，幾乎不露絲毫形跡，而與河岸打成一片，成爲它每夜所拚命捍衛着的那條大河底一個組成部分。向四週一望，就可在一個陰暗處所看見許多件掛在那裏曬着的襯衫，許多雙浸濕的皮靴，以及許多隻手槍套子，——這表明昨夜間有人在水裏面工作過。

在敵人重砲和飛機轟炸下，鉄甲船在被炸得沸騰的河中往來行駛，把窩爾加河東岸和斯大林格拉連接起來。在這些時日，斯大林格拉城底命運是依這個渡河點堅實與否來解決的。如果渡河點特運工作中止，則斯大林格拉城就會因其防衛戰鬥得不到源源不絕的人員、軍火和糧食的供給，而斃命的。於是海員們趕來援助窩爾加河了。年輕的尉官們因爲沒有進行過日德蘭式的戰鬥，心裏很覺

難過，而他們在軍校裏學習時是常幻想進行大規模海上戰鬥的。可是：一連六十晝夜不斷地在空艙激烈的防衛戰中工作；也許不是一次日德蘭式的戰鬥所可比擬的罷。

是的，昨天夜間海員們還在深及腰際的水中救出過一艘輪船。現時他們正在烘烤衣服，刮鬍子，其形狀如果不是安閑自在，至少也是極其慣常的。昨天夜間是與前夜，與他們參加斯大林格勒戰鬥的任何一個夜間都沒有什麼區別的。他們在六十個晝夜中已經習慣了。

昨天夜間的經過情形怎樣呢？上尉列昂諾夫所指揮的鐵甲船，奉令開到城區那裏去救援另一艘輪船，——要把湧進船中的河水汲乾；要把打穿的彈洞補好。這個命令是執行了，可是後來，渡河點守衛長又請求海員們火速把六噸彈藥和三十個自動槍手轉運到巷戰區裏去。隊長顏斯別洛夫上尉下令裝載這些軍火人員；而鐵甲船就駛往秋霧重重的窩爾加河心去了。在窩爾加河裏駕船，向來就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因為變遷無常的航路，游移不定的沙洲和淺灘，常使船長煩惱不堪。但是，他們總看得見河岸，燈光，看得見礁標手點着的信號燈。現在戰爭却把一切都沈入黑暗中去了。窩爾加河已被戰爭的黑夜所籠罩着。兩個月來由於逐日不斷的轟炸，許多被炸毀沈沒的駁船和木筏把航路阻塞起來了。海員們駕船行進時，就好像是閉着眼睛摸索着，必須耗費莫大的心力，憑靠我們所無從瞭解的航海專家的靈敏觸覺，隨時掉轉舵來避開那些新起的無形淺灘。列昂諾夫那艘裝載很重的汽船剛駛到對岸近邊時，碰上了一隻沈沒的駁船。

87
黑夜掩護了海員們免受敵人襲擊的危險，但天色已近黎明了。雖然螺旋漿拚命轉動，終究沒能把汽船從淺灘上擺脫下來。於是紅色海員們就鑽到冰冷的河水裏去。河水淹及喉頭。海員們力圖用手把汽船搖動，但他們很快就精疲力竭了。於是就有幾個人爬上岸去，拉起曳索，轉着絞盤，想把

汽船拉近岸去，好將船上所裝載的軍火卸下。曳索幾乎拉斷了，海員們手上已拉出血來了，可是船還是沒有移動，因為那隻沈入水底的可惡的駁船把它緊緊拖住，死也不放。而時間又不肯稍停，天色快亮了，敵人的轟炸又會隨之而來。海員們在岸上慌忙尋找着，終於找到了一隻破爛得幾乎不能浮行的划子，同時又用些木頭編成一副木筏，就用這些東西把六噸寶貴的彈藥和三十個自動槍手拖到岸上，自動槍手們隨即就去作戰了。汽船載重減輕後，就開動機輪從淺灘上解脫下來了。此時天正黎明，另一隻汽船還剛才駛出停泊處去救援它哩。

這是很平常的一夜。海員們在地圖上又記下了一隻沈沒的駁船，把漏洞補好以後，就依次去做其他的事情了。將來還有一夜跟着一夜的以至許多這樣的夜晚，但海員們始終都是會守着這個渡河點的。他們一向都渴望在海洋中動作，現時他們的位置却在這裏，在這條俄羅斯河中，且無論怎樣也不能使他們離開此地。他們究竟是在什麼時候睡覺呢？他們每天夜間都出發作戰，早晨轉來，白天又把船隻預備好去作下次的出征。在其餘的時候，他們就互相勸解，說所有這些都毫不足道，真正的事業還在前面哩。他們都是些年輕的人，打起仗來是很快活，很勇敢的，常在倉房裏面唱歌哼曲。有一天夜間在渡河點遇着德軍的猛烈砲火時，忽然在水上聽見咩：咩：咩：的叫聲。這是一位紅色海員爲安慰並戲弄那些驚駭的綿羊而發出的。其餘的戰士們都笑起來了。隨後又從黑暗中聽見豬叫聲。大概那位海員是想對綿羊羣證明說，德國人和他們比較起來，不過是些蠢豬罷了。也許這位海員如此叫喊，是想鼓勵鼓勵自己，可是他這樣一叫，却使渡河點所有的人都興奮起來了。此時在近旁正有敵彈紛紛爆裂着。

不管情形怎樣嚴重，海員們還是互相開着玩笑。上尉莫洛茲在倉房裏說道：

「我特爲波將金規定一個新的職務，即一切離職者底經常代理人」。

醫生助手波將金是一位二十來歲的少年，素以盡心作事且非常善於救窘扶危而著名於同儕間。當澤特林所指揮的鐵甲船一下子打穿了二十二個洞孔時，這位醫生助手就最先跑去沒出湧進船中的河水，隨後又跑到司機那裏去幫助他把停頓的機輪開動起來，而到正是緊急的時候，他又出現於望樓上了。今天是比較平靜的，於是這位「一切離職者底經常代理人」就代替軍需員去爲弟兄們領取服裝了。

「今天我們吃的不是大砲飯」——海員們在倉房裏這樣說。

所謂大砲飯，就是砲手瓦西列夫做的飯。瓦西列夫是一位很會做飯的廚子，今天他病了。今天的飯是由舵手阿爾捷米也夫做的，他同時又是一個機關槍手，又是一個交通兵，又是一個信號兵。這裏每個人都精通幾行技能，隨時都能代替那些作戰傷亡的同志。這是海員們底定律，這是鐵甲船富有生命能力的必要條件。

每一個人都担任有很多的工作。窩爾加河上的戰鬥是片刻不息的。斯大林格拉城不能等待，它需要有源源不絕的砲彈供給。舵手吳斯在一夜以內，從這個汽船上調派到另一個汽船上去，一連調動三次，時而担任舵手，時而担任信號員，時而又担任機關槍手。然後又被派去和觀察處恢復聯系。他踏着泥沼地帶走了兩個晝夜，餓着肚，赤着腳，皮靴陷落到泥潭裏去了，始終沒有拔出來，且連自己的身子也掙扎了好久，才僥倖脫險而出，但聯系終於恢復了，砲兵連又開砲射擊起來了。

在窩爾加河岸上已沒剩下一塊乾淨土了，——到處都是炸裂着的炸彈，砲彈。交通線每日每時都被截斷。有一天夜間忽然電話打不通了，原來電話線在河心斷脫了，而岸邊又找不到划子。紅色

海員列別節夫連忙把電線底一端啣在口裏，撲入水中。冷入骨髓的急流把他冲到旁邊去了。他簡直不記得他在冷水中泅了多少時間，也許是一點鐘，也許是一整夜，雙手都凍僵了，口裏啣着電線是很難呼吸的，他幾乎失了知覺。

斯大林格拉城等待着，它需要海軍重砲開火掩護。

這個海員是應當得救的，他應當泅到彼岸，應當活下去，好使城市也能活下去。海員終於得救了，他把聯系恢復過來了，大砲又開起火來了。

斯大林格拉一帶的秋夜是綿長的。鐵甲船始終都在戰鬥中。它在一夜間渡河八次，每次都和敵人搏戰，從薄暮直到天亮方止。有一隻破舊的小火輪出發去裝載軍火了。上尉瓦申科所指揮的鐵甲船開足馬力奔向前去，挺身抵擋着德寇射來的猛烈砲火，因為在那隻破舊的汽輪上裝載有貴重的東西。然後，又出發去裝運傷兵。海員們在這次戰役中奮鬥得特別頑強，特別兇猛。因為他們覺得，如果傷兵不幸遭害，那就會是他們的奇恥大辱，抱恨終身的痛心事件。他們一面開砲射擊，一面抬着傷兵。腰部被德寇流彈擊傷的機關槍手維特洛夫走到岸上，背着一個裹着殷紅綑帶的傷兵，東倒西歪地涉水而行，把傷兵卸在船上後，又回往岸上去了。

窩爾加河上的十月，秋夜綿綿。

另一隻鐵甲船單獨和德寇砲隊對射兩次，被打得彈洞遍體。河水乘隙湧入船中，在保存有油漆纜繩等航行必須物的前艙裏，在舵柄所在的後艙裏，都注滿了水。中艙裏的床鋪，也都淹沒了。但指揮官莫洛茲和澤特林兩人仍然在望樓上指揮戰鬥。在這半沒水中的鐵甲船裏排除着河水，補綴着彈洞，但它仍然繼續不斷地射擊着，使九個敵人火力點默不作聲了，因為海員們用砲彈把它們的喉

囉裏住了。

早晨，鐵甲船又回到停泊處。

平坦的窩爾加河岸，黃色的沙，如天空一樣寧靜的水；橫亙在天空和靜靜的河水中間的，是一條遙遠的岸，是延長得像一條狹帶的參差不一的城市房屋，不管敵人如何爆炸、轟擊、焚燒，而這些房屋仍然屹立於窩爾加河畔，不失其壯麗的遠觀。

夜間，海員們又出發去作戰了。

寫於斯大林格拉。

衝擊一座房屋

顧步林和

亞佔里申合著

近衛軍戰士在大砲和迫擊砲火掩護之下舉行猛烈側翼攻擊向前進展並佔領了兩座房屋。可是德國人在隣近一所房屋中死守不退。

這是一座四層樓的房子，外形與旁的房屋沒有任何區別。它的窗戶被沖毀了，門戶被打破了；牆壁被砲彈和炸彈鑽了許多洞孔。房蓋已經沒有了，只看見一些歪歪斜斜橫在那裏的樑椽，殘破的房頂鐵蓋被風吹得打着牆壁響個不停。這座房屋也是與全城一樣熏得烏黑，殘破不堪的。在頂層上可以看見幾條隣近的街道，街坊，附近的建築物，以至遠處的一段窩爾加河。現在當我軍已經向前

進展時，這座房屋就像一把利劍似的插在我們防線之內。

德國人懂得這所房屋在地形上控制一切的意義，而把它變成了支撐點。接近這所房屋的進路通常埋有地雷，築有工事，並用多至十連的大砲和迫擊砲來掩護它。法西斯蒂一發現有進攻這個支撐點的企圖時，就馬上向這個不到二百公尺長的地方開放幾百顆砲彈和雷彈。走近這所房屋的每一步都淋瀝着彈雨和炸片。

率領進攻部隊的近衛軍連長挪武莫夫上尉下令戰士們掘壕據守，而把班長馬加洛夫近衛軍中士召來。馬加洛夫是以智慧敏捷，英勇善戰著名的，常被派去執行最負責的任務。

——我們不來從正面攻擊這所房屋，——連長向中士說道。——這座房屋的進路是沒有掩蔽的並且是敵人的瞄射地點。我不願意使弟兄們作無益的犧牲。應當用機智來制勝敵人，不受損失地佔領這所房屋。

上尉向馬加洛夫詳細說明了自己的意見，就派他這一班担负衝擊這所房屋的最負責的任務。晚上馬加洛夫爬向前方，並掩藏在一個建築物底廢址中。從這裏他可以將敵人火力點底方位，數目和這所房屋底進路看得清清楚楚。我軍向這所房屋開火，德軍回擊着。馬加洛夫在整整一晝夜中監視防守這所房屋的德軍動作。當他回來見連長時，他不僅能把觀察的情形報告出來，而且提出了他所擬定的作戰計劃。

——白天和夜間德國人從兩方開火，早上一部分防軍從交通壕走出去休息，——馬加洛夫敘述說，——只留下不大的一組德國人據守第三層樓。在早上幾點鐘內，房屋後方是沒有防守的。這是對於我們最方便的時刻。所以正應當從後方去佔領這所房屋，並且人數不要多以免被敵人發現。

——你的計劃我同意，——擲武莫夫說，——就委派你担任攻擊組的指揮。

在拂曉時由馬加洛夫率領的七個近衛軍戰士滿身攜帶手榴彈和子彈，向房屋爬行而前。他們緩緩地前進，爬過殘牆斷壁，瓦礫窟窿。只剩下二十米遠沒有掩蔽的地方了。房屋裏沒有聲響，在這一段陣地上靜寂異常。馬加洛夫望了一望戰士們，只見他們都在靜待着指揮官的信號。

他站起來不作聲地招了一招手，就向房屋衝去。他的軍大衣下襟在風中招展不停，七個戰士跟着他往前奔跑。他們衝到房屋跟前了。三層樓上慌忙開起自動槍來。可是已經遲了。近衛軍戰士已衝進屋基下的戰壕中，而這個戰壕是通到房屋大門的。

他們衝進了走廊。上到二層樓上的樓梯下一節被破毀了，但可以跳起來用手攀上去。馬加洛夫命令阿巴古、夫和庫仁兩人留下防守大門並監視着不要讓德國人從交通壕走到房屋跟前來，他自己就急忙攀上樓梯去。五個近衛軍戰士也就跟着攀上去。只聽見脚步声在頭上急急響着。德國人從上層往下跑來；他們已跑到第二層樓底走廊中了。

兩顆手榴彈齊向法西斯蒂飛去。烟霧和從房頂牆壁落下的石灰泥土籠罩一切，只聽見哼聲和喊聲。在烟霧中是很難看得清楚的。可是近衛軍戰士們急忙前進。他們從樓梯前衝進第二層樓底走廊。在烟霧朦朧中碰着倒在樓板上的屍體，戰士們找着了左右兩方的門戶。從右方門戶中射來自動槍彈。馬加洛夫帶着戰士們躲進左邊門裏，就拿手榴彈拋過走廊，擲到右邊門裏去。自動槍聲停止了。

一時靜寂起來了。馬加洛夫向四週一望，只見這裏的房間有門戶和在牆上轟穿的洞孔互相通着。在樓梯旁邊那間房子裏沒有天花板和樓板：因為炸彈把所有四層樓通通炸穿了。從這個洞孔裏

看見了阿巴古莫夫和庫仁並可以和他們交談

近衛軍戰士們佔據的房屋左邊是向着德軍陣地方面的。盤據在房屋右邊的德國防軍殘部監視了我連的進路。馬加洛夫恐怕德國人派來援兵就委派波爾諾哥洛夫監視從敵後通到這所房屋的交通壕；而命令其餘的戰士們趕緊建築工事並在進口前築起障礙壘。

可是，不一會就只好把建築工事的工作停止下來，因為有德國人從交通壕裏跑來了。八枝自動槍和幾顆手榴彈阻住了德國人的道路。德國的防軍也活躍起來了，近衛軍戰士們須要抵擋兩方來的攻擊。法西斯蒂被打退了，同屋鄰人也安靜了，向走廊的突擊也停止了。

但是，挪武莫夫連想來援助這八位勇士時，盤據在右邊房屋中的德國人就開起猛烈的火力，把他們壓到地上抬不起頭來。馬加洛夫率領的攻擊組無法幫助本連：槍彈打不穿牆壁，門上又築有障礙，使手榴彈無法打進去。

這樣就開始了我們防軍和德國防軍相持的局面。他們之間僅隔着兩扇牆和一道狹窄的走廊。雙方防軍都不讓對方增援部隊接近。大砲和迫擊砲都停止向房屋射擊了，因為害怕打着自家人。爭奪這所房屋的戰鬥造成了複雜而持久的形勢，鬥爭進到了飢困敵人的階段。

誰一方面更機智些，誰的堅忍性強些，誰的彈藥和糧食多些，誰就可以完全佔領這座房屋。德國人久已住在這所房屋裏，並把它變成了支撐點，當然有充分的彈藥糧食儲藏，而且德國防軍底人數比我們的人數多得不可比擬。馬加洛夫的攻擊組却是輕裝而來的。

住在二層樓上的兩家「鄰居」彼此騷擾不停。有時用自動槍短排射擊，有時拋擲手榴彈。白天在緊張而不安靜的狀況中過去了，夜間到來了。馬加洛夫在靜寂的利那間聽見牆後有電話

聲。他連忙傾耳靜聽着，可是，只聽見一兩句不懂得的話。他想到：「那末，顯然他們有電話聯繫，顯然他們請求援兵。要把電話線找到才好。」可是，在暗中尋找了許久，毫無結果。馬加洛夫底猜測很快就證實了。德國人想在黑夜掩護之下，派兵來援助自己的防軍。可是沒有成功。近衛軍戰士們銳敏地守住了房屋的進路。

第二天，在鄰近的陣地上進行着戰鬥，一方進攻，另一方擊退敵人衝鋒。城市上空有槍彈和砲彈響得一片轟鳴，而這座四層樓的房屋却過着與一切隔離的孤獨生活。天色剛一破曉，近衛軍戰士們就着手來尋找電話線，把它找到了，割斷了。沒有飲食使人漸漸感覺難過。彈藥也快完了，但近衛軍戰士們却毫不氣餒，他們還向住在右邊房屋裏的「鄰人」嬉笑漫罵。馬加洛夫也開着玩笑使大家都哄笑不止，來鼓舞戰士們的戰鬥興奮精神。他這一班人的情況是非常複雜而困難的，他一分鐘也沒有放下怎樣光榮的擺脫這種複雜狀況的念頭。他們還只執行一半任務，必須把整個任務澈底完成。他就焦思着完成這個任務的辦法。

馬加洛夫又一次的仔細檢查了左邊房屋。他尋找走到敵人那邊去的進路。他發現了有一扇門沒有障礙。

通宵不眠的第二夜是很難過的。侵骨的冷風在房裏橫冲直撞，侵入到人們的大衣裏，把人們的臉孔、手脚都冷得發痛了。近衛軍戰士們輪流休息着，只有馬加洛夫一人毫無換班，奮起精神，忙碌着。半夜時，他把全體戰士喚醒說道：

——同志們，動手吧！要靜悄悄地，堅決地來動作。

他拿了兩顆手榴彈，輕輕走進走廊。聽見他所預定攻擊的那扇房門裏發出鼾聲。「那末，是時

候了」，——馬加洛夫想道，他就小心地把門一推，門就開了，並且沒有響聲。在遠處火焰照着的昏暗光線之下，他看見房門右邊有一個崗兵縮在那裏睡着了。前面牆邊有幾個法西斯蒂都躺在一堆，窗戶旁邊一個帶着鋼盔的黑影也毫不動彈。一剎那間，自動槍托就猛然落在那個崗兵的頭上。一顆一顆的手榴彈飛進這間房子裏了。馬加洛夫連忙閃身牆後。只聽見猛烈的轟炸聲和叫喊聲。近衛軍戰士們馬上分頭衝進右半邊各間房子裏去，把德國防軍完全消滅了。

——阿巴古莫夫趕快到連上去，——報告挪武莫夫近衛軍上尉，房屋肅清了，——馬加洛夫喊道。

近衛軍戰士們在每個屋角上都搜查了一遍。搜集了戰利品：共有一架圍迫擊砲，兩挺重機關槍，許多自動槍和步槍。挪武莫夫即刻帶着增援部隊趕來了，並連忙開始鞏固左邊房屋。隨同挪武莫夫一塊來的有超等射手、機關槍手、迫擊砲手、穿甲槍射手。這是一個衝擊戰士和防衛戰士混成組。連長催促趕緊把房屋牢牢鞏固起來，特別是最下一層。而這是沒有猜錯的。

德國人聽見房屋裏的槍聲和動作，就急忙衝來救援自己的防軍。這是一次兇猛的衝鋒。德軍步兵有四輛坦克作掩護。坦克放胆衝來，以為到這所房屋的道路是沒有阻礙的。可是我們的工兵在這所房屋的主要進路上及時埋下了地雷。頭一輛坦克碰着地雷後被炸毀了，其餘的坦克就連忙往後退走。

不久，坦克又來舉行第二次衝鋒，此時已是七輛坦克了。穿甲槍射手沃龍科夫和巴拉石尼科夫頭兩槍就擊焚了一輛敵人坦克，另一輛坦克又被穿甲槍手克魯平打壞了。德軍坦克慌忙退避到鄰近街坊的廢墟後面去了。坦克底擊托聲剛一停止就有敵人的俯擊轟炸機，大砲和迫擊砲齊向房屋轟擊。



傷綁士戰傷受時攻進替上地戰在克秀達締護看



火開入敵向兵水隊艦河加爾窩



斯在夫澤里尼爾科長砲艇甲裝隊艦色紅
步化托摩隊一軍敵了滅消帶一拉格林大
砲擊迫連一和點力火事工木土處幾，兵



近手射砲大的章勇義和章勳寧列傳榮
轉兩八軍敵了滅消他。什內克士中軍衛
，砲擊迫門九，槍關機挺三十，克坦
。徒匪勒特希個五十二百三了滅殲並



防在，夫浩洛蕭尉上軍衛近雄英聯蘇
坦着駕他次一有中門戰拉格林大斯衛
輛五十二軍德了毀擊，時伏埋打克
。兵步營一人敵了滅消並克坦

敵人知道了這所房屋已全被我軍佔領，所以開始來毀壞它。一連二十分鐘，他彈、雷彈和炸彈向這個房屋及其週圍轟個不停，各層天棚被炸毀了，牆壁坍塌了，一座四層樓的房子，塌到了第二層，有些地方甚至最下一層都崩塌了。

爆炸底轟隆聲尚未停止，籠罩着房屋的烟塵尚未消散，德軍步兵就在十五輛坦克掩護之下舉行衝鋒了。我們的機關槍手和迫擊砲手用全部火力射擊敵人步兵。步兵落在坦克後面了，躲藏在瓦礫堆中，可是雷彈好似冰雹一般洒着鑽着，把一塊一塊炸碎的人體和泥土混成一團了。近衛軍戰士巴蘭尼克和壽內所率領的迫擊砲手射擊得非常準確，穿甲槍射手舍坡達低也夫和沙吉科夫擊斃了兩架德軍坦克。敵人坦克就向四面逃走，開始退却了。

德軍的衝鋒被打退了。只有不大的一隊自動槍手還藏在交通壕裏繼續向房屋射擊。於是，超等射手洛班諾夫和古吉科夫就來對付他們。他倆藏在斷牆後面彈不虛發地把德國人一個一個的先後擊死。交通壕裏恐慌起來了。德國人左閃右避，但總逃不出超等射手們的準確槍彈。洛班諾夫打死了十二個法西斯蒂，古吉科夫打死了八個。

在這一天，德國人還舉行了兩次衝鋒都無結果。到夜間，爭奪這所房屋的困難頑強的戰鬥告終了。在這塊戰地上靜寂起來了。戰士們坐在地下室裏被打壞的箱子和石頭上。大家都望着這幾天以來的英雄，近衛軍中士馬加洛夫。戰友們在笑談中叫他作衛戍司令和房屋看守長。他在閃爍的火油燈光照耀之下，並不顯得比他的戰鬥同志有什麼特別出色的地方。他是一個中等身材，面貌瘦削的人，眼睛上現着快樂的神色。他敘述他們在包圍德國防軍同時自己又被圍的房屋中所過的生活情形時，是說得很簡單的。

——總而言之，我們在這裏的生活並不壞。不過廚房不作工，雖然第二層樓上的爐灶是很好；只是須預備幾個煎餅來煎一煎才好。

他站起身來很舒適地伸一伸腰，走了幾步就消失在昏暗中不見了。不一會就聽見他的均勻安靜的鼾聲。

寫於斯大林格拉。

斯大林格拉的進攻

格洛斯曼

窩爾加河上流着冰。大塊小塊的冰擁擠而來，互相衝撞，後冰爬上前冰，撞成粉碎，沙沙地響着不停。聲音清脆，好像沙泥響聲似的，在離開河岸幾丈遠的地方都可聽見。河上幾乎蓋滿了冰，一條廣潤的白帶在尚未積雪的黑暗的兩岸間流行着，只是間或在白帶中看見有一兩團水穴。白色的冰上有時躺着幾根樹幹或木板。一隻大烏鴉棲在一個冰山頂上，緊縮着頭好像不快似的。昨天有一具穿着花條襯衫的紅色海軍戰士底屍首浮過這裏。一艘貨船上的水手們把屍撈上來了。屍首凍結在冰裏，費了很大的氣力才把他取下。他好像不願離開他英勇戰死的場所一樣。

窩爾加河上的輪船和駁船在冰塊裏浮行是顯得很奇特的。輪船烟囪裏呼出黑烟被風吹着鋪在河上，遇着聳立的冰山把它裂成一團一團的黑霧。鈍角形的駁船船頭徐地割裂着這根廣潤白帶；船尾後露出的黑水又被從斯大林格拉方面流來的冰塊蓋上了。窩爾加河上的輪船從來沒在這樣遲暮的

時候航行過。這還是我們第一次作北冰洋上的航行。——一艘拖輪上的船長這樣說道。在冰塊裏航行是很不容易的，曳索常常斷脫，水手們拿斧頭去砍斷粗大的曳索，張開兩手在搖盪不平的冰塊上跑來跑去。這位鬚髮花白，臉孔被寒風吹成了紅黑色的船長，嚷着聲音在傳聲筒裏喊個不停。拖輪累得喘聲呼呼，爬近那被冰塊俘虜了的駁船去。雖然這樣，這個渡河點還是晝夜不息地工作着，運載一船一船的彈藥、坦克、糧食、馬匹。如果說上流城市附近那個勇武驚人的渡河點，火線下的渡河點保證着斯大林格拉的防衛，那末這個下流的渡河點就保證着斯大林格拉的進攻。

德寇在九十天內不斷地衝擊着斯大林格拉底房屋、街道、工廠和花園。我軍各師團在九十天中抵禦着德寇成千大砲、坦克、飛機的空前未見的逼攻。羅吉姆澤夫將軍，郭洛合夫將軍，顧爾傑夫將軍，薩拉也夫將軍底部下戰士支持了敵人幾百次的猛烈攻擊。斯大林格拉就是全靠他們的意志，他們的鐵般心腸，他們的鮮血來打退敵入底逼攻的。敵人包圍我們防線的鐵圍日益逼緊起來，與對岸的聯繫日益困難起來，敵入底打擊日益頑強起來。八月是城防嚴重的月份，九月更加嚴重，十月中德寇的逼攻尤其瘋狂了。似乎在大火熊熊的城市裏堅守不動是人力所不能辦到的。可是紅軍戰士竟然支持住了，也許這是需要超人的力量吧。然而我國人民在危急的時日竟找到了這種超人的力量。窩爾加河岸的防線是始終未被敵人突破的。

當我們渡過窩爾加河時，有幾隻拖輪拖着滿載俘虜的駁船在我們旁邊駛過。他們穿着襤褸的綠色軍大衣，頭戴白色高帽，站在那裏擦着凍木了的手，兩足蹣跚不停。「他們看見他們所夢想看見的窩爾加河了」，——水手們說道。俘虜們皺眉蹙額地望着水上，望着沙沙響着的冰，從他們的面容可以看出，他們的心思正好像這冬天的黑水一般是不快樂的。通到窩爾加河岸的各條路上都是絡繹

不絕的俘虜兵，——舉目遠眺，只見尚未積雪的平坦的黑色草原曠野上，俘虜兵隊伍源源而來，毫無止境。有些是兩三百人一隊，有些是二十到五十人一隊。有一個延長到幾公里遠的隊伍緩緩地沿着灣灣曲曲的草原村莊道路蜿蜒而來。這一隊有三千多俘虜兵。這個巨大的人羣，只有幾十個紅軍押解着。兩百人左右的隊伍通常只有兩三個戰士押解。俘虜兵勉力向前走着，有些隊伍甚至走得很整齊，有些俘虜兵，俄國話說得很不錯。他們喊着：「不要戰爭，要回家去，希特勒完了」。押送兵就笑着說：「等到我們的坦克衝到他們的後方，而且把一切退路都截斷了，他們就馬上喊着：『不要戰爭』，以前是決不會這樣喊，而會開槍射擊，並在鄉村裏毆打老人小孩哩」。俘虜兵仍是一羣一羣陸續不斷地走來，肩上披着毛氈，腰間繫着繩子或鉄絲，菜盒水壺等等；丁丁當當響個不停。

某兵團是在一個濃霧的早上開始進攻的。天氣微寒，在指定的時刻，大砲轟鳴聲和近衛軍迫擊砲隊所發出延續不斷駭人的殷殷聲，驚破了在濃霧時更顯得特別厲害的靜寂。砲聲剛一停止，我們的坦克就已從濃霧裏衝出來了。沉重的戰車奮力駛上陡峭的山坡，步兵有些坐在坦克上，有些跟在坦克後面跑着。濃霧遮住了坦克和人的動作，在觀測所只模糊看見閃爍着的炮火。巴巴也夫中尉率領的一營人担任衝擊中央高地。首先衝上高地頂上的是營副馬杜索夫斯基。上士康塔拉舍夫衝進敵軍火力據點，便用槍托痛打敵軍機關槍手。德國人舉手投降了。

霧氣消散後，從指揮處可以看見，中央那個高地，從山脚至山頂到處都是俄國灰色軍大衣閃動着。安放在山溝裏和高地後面坡上的敵軍大砲先後停止不響了。當戰地電話接連不斷地響着，交通兵送來各連連長和營長底報告，說是三個俯瞰一切的高地已爲我軍部隊衝擊佔領時，坦克和摩托部

隊就從突破之點向前衝進。我們也就隨着進攻的坦克後面前進。沿途躺着一堆堆敵軍死屍，無人看管的大砲，掩藏在乾草下面，頭首向東方望着。馬匹拖着斷脫了的曳繩在窪地上跑來跑去，被砲彈擊毀了的汽車冒着青烟，道路上躺着許多鋼盔、手榴彈和子彈。

草原上褐色的泥土被鮮血染成磚紅色了。俘虜兵的隊伍絡繹不絕。在把他們解往後方之前，先搜查了一遍。在這般小偷們布袋裏、衣兜裏搜出來的一大堆鄉村婦女的作品，顯得真是又可笑，又可憐。在這一堆裏有老太婆用的頭巾，有耳環，有襯衣，有裙子，有嬰孩用的尿布，有少女們穿的花色毛衣。在一個兵士底身邊搜出二十二雙女毛襪，在另一個兵士底袋子裏搜出了四雙穿爛了的女子的橡皮套鞋。我們愈往前走，就看見愈多拋棄掉的汽車、坦克和大砲；碰見有更多奪獲來的敵人汽車駛往後方；有卡車，有美麗的輕汽車，有裝甲的運輸車，有司令汽車。我們駛到了亞伯甘涅洛沃鎮。有一個老農婦向我們敘述德寇盤據該地三個月的情形。

——我們這裏變成一片荒墟了。鷄鳴狗叫聲都聽不見了。一頭牛也沒有剩下了。早上沒有牲口可放，晚間沒有牲口可收了。所有一切都被這般強盜們搶劫一空。我們已不慣於高聲講話了，時時刻刻都是低聲耳語，稍微高聲一點，馬上就會把你趕出屋外，並且還會給你一頓打。我們這裏的老頭子幾乎通通受過鞭打，這一個因為沒有上工，那一個因為沒有繳糧。普羅多維塔雅村底村長被鞭打過四次。我的一個殘廢的兒子連同他的幼女小孩一塊被趕走了。我們已經哭了四天，還不見他們的踪影。

在亞伯甘涅洛沃站上擺滿了奪獲的戰利品。這裏有幾十尊重砲，幾百尊野砲。砲管向各方伸着，好像驚慌失措，環顧四方一樣。擺着一長列奪獲的汽車，車上標有各師記號。站道上擺滿了奪

獲的列車。在湊合起來的載貨列車箱上，可以看見被希特勒黨徒們佔領的許多城市和國家底名字。其中有法國的，有比國的，有波蘭的；但不管車箱上的題字是用那一國文字寫的，每個車箱上都濃印上了一個黑色的帝國鷹徽，——奴役和強暴的象徵。有些列車裏滿載着麵粉，玉粟米，雷彈，砲彈，有些車箱裏載着草織毡靴，各種技術儀器，探照燈等。衛生車顯出貧乏得可憐，車箱中倉忙擱上了幾塊木板，板上鋪着幾塊骯髒不堪的布。戰士們杭育杭育地從車箱裏掏出用厚紙袋盛着的麵粉，裝上卡車去。

晚間我們繼續前進。路上軍隊源源不絕，黑色的反坦克槍左右擺動着，小而有力的汽車拖着大砲向前急駛。坦克轟轟隆隆地走着，騎兵梯梯達達地跑着。冷風在草原上呼嘯着，捲起泥沙和雪粒，打到人底臉上。紅軍戰士們底臉孔被冬季的寒風吹成紅銅色了。在這樣的天氣裏打仗，在無孔不入的冷風吹打之下在草原上渡着長長的冬夜是不容易的，可是人們依然精神奮發，昂頭挺胸，歌聲揚抑；向前走去。

這就是斯大林格拉的進攻。

今天的斯大林格拉

格洛斯基曼

十二月十六日白天吹着強烈的東北風。溫氣沉沉的烏雲漸漸失掉它含着的水分，騰入高空，天色清亮起來了。

風力和流水趕着一座幾丈高的大冰山在窩爾加河上爬行着。當它爬過斯巴達科夫工廠；爬過被敵人蹂躪過的拖拉機工廠廢墟後，慢慢轉過身來，在「紅色十月」工廠面前停下了；張開它的廣闊的肩膀靠在窩爾加河東西兩岸邊的冰上。

被冰阻滯着的流水，往接近河底的深處找出路。表面的水蓋上了一層脆弱的薄薄冰壳。過幾小時後，冰壳比較堅牢了，凝固了。就在這一天晚上工兵營底中士吉托夫沿着僅有三公吋厚，搖盪不定的冰上；首先一人從窩爾加河左岸走到右岸來了。

他走到岸上後，回顧了一下窩爾加河左岸的遠景，就拿紙捲起烟來。他周圍聚攏了許多紅軍兵士，他笑着回答他們的問話道：「怎樣走過來的？要過來，便過來了，最簡單不過了」。正是在這一時刻，在防衛斯大林格拉的鬥爭史上越過了偉大而悲慘的一頁，這一頁是被冰水沒得發黑了的手寫成的，是紅軍搭造浮橋的工兵營戰士們底手寫成的，是輪船司機，搬運軍火的碼頭工人們底手寫成的，是凡屬在這一百天來守住了這個渡河點，渡過了灰暗的冰河，置慘死於度外的人們底手所寫成的。將來會有一天作歌譜曲來歌詠那些長眠在窩爾加河底的人們。這個歌曲會是樸實而真實，如像在那忽然被燒夷砲彈炸裂的光焰，被德軍探照燈冷洽的碧色光焰所照耀的黑夜冰塊中的勞作和死亡一樣。

夜間，我們走過窩爾加河。剛凝結了兩天的冰在沉重的脚步下已經不搖盪了，月亮照耀着縱橫錯綜的小徑和無數的棧行痕跡。一個紅軍交通員在前面引路，放胆地迅速走着，好像他在這些錯綜的小徑上走過了半生一樣。忽然冰塊吱吱響起來了，交通員走到一條廣闊的罅隙前停步說道：

——呵哈，看來我們走錯了，應當走向右邊一些。

這是交通員幾乎常常說的一句安慰話，不管他們在夜間引你到什麼地方去。我們轉向右邊走，不一會又走到小路上來了。

一團一團的雲彩在天空浮行着，當其遮蓋着月亮時，白色的窩爾加河就昏暗起來了，好像蓋上了一層灰色的濃霧。一艘被砲彈擊毀了的駁船凍結在冰河中，幾隻船頭被打壞了的摩托船，船尾向上高高翹起，繫索上裹了一層薄冰，它們在那裏閃着淡藍的光色。

戰鬥在一個工廠中進行着。工作間擊壞了的黑暗的牆壁忽然被大砲放出的白色而帶紅紫的光焰照得通亮了。大砲聲轟轟隆隆，雷彈炸裂聲乾脆而洪亮，時而又夾着自動槍和機關槍塔塔塔的聲音。很奇怪，這一幕破壞的音樂竟與工廠在和平時候的工作聲音相彷彿，好像汽錘錘着鋼板，好像帽釘接縫，好像碎鐵間錘碎那預備裝到馬爾丁熔爐裏的廢鉄，好像在杓子裏流動的鎔流和鉄渣發出的紅艷光芒照耀着窩爾加河上的嫩冰。

在這工廠裏夜戰的聲音，也說明防衛斯大林格拉的鬥爭進到了新的一頁。這已經不是那種驚天動地，震撼整個廣漠無邊的窩爾加河兩岸空間的爆裂聲。這是殘酷的戰鬥聲。機關槍彈和砲彈直而且速的射程只是在兩個工作間中短距離裏飛來飛去。這不像空戰時閃耀着的鈍弧形的彈程。這像在黑暗中一個無形戰士發出的長矛短矢，從這一扇石牆驟然發出，穿入到另一扇石牆裏不見了。砲彈和雷彈鑽穿德國人的砲火據點，找尋那掩身在偽裝起來了的掩蔽壕裏的德軍機關槍手，好像一柄鋒利的刀割開深藏地下的交通壕底天蓋。德國人埋身到地下，躲藏到石洞中，潛伏於深邃的地窖中去了。德國人在水泥築的水槽裏，在水管、陰溝、深井裏爬行着，他們藏匿到地洞裏去了。只有準確射擊的砲彈，準確拋擲的手榴彈、火球，才能把他們從深暗的洞窟裏轟出來，燒出來和把他們殺死。

早晨來到了：太陽昇起在清亮的冷空中；照耀着被德國人弄得死氣沉沉的斯大林格拉；照耀着窩爾加河岸斷崖上露出的黃色泥沙，照耀着砲彈鑽遍了的磚石廢墟，以及那變成了幾團幾師人作拚命撕殺疆場的工廠院宇，它也照耀着那被噸多重的炸彈轟成的巨窟底邊緣。這些駭人巨窟底深底經常都是昏暗陰森的，連太陽都害怕觸及它們。太陽含着微笑光顧那被砲彈打得對穿的工廠烟肉上的洞孔。太陽照着無數的火車軌道，在那裏有許多火油箱倒在地上，肚破腹裂，好似打死了的馬一般；在那裏有數百個火車箱被爆炸氣浪掀起，重重疊疊地堆着，環繞在冷冰冰的機車周圍，好像驚嚇得喪魂失魄的畜羣擠立在它們的頭目身邊似的。太陽照着一堆一堆鏽得發紅了的廢鐵，照着被炸毀了的強大的戰爭武器和工廠機器，它們永遠保留着臨死時的癱瘓形狀。冬天的太陽照耀着陣亡將士底坟墓，照耀着在主攻方向戰死英雄們長眠不起的地方自造的紀念碑。

戰死英雄們長眠在工場廢址旁邊隆起的高地上，在深溝和窪地裏，他們長眠在他們生時作戰的地方。這些建立在始終沒有讓給敵人的戰壕，掩蔽壕，砌有砲眼的石牆邊的坟墓，正是顯示英雄血忠樸素的紀念碑。

神聖的土地！真想把這個從廢墟上生長起來的新城市，人民自由高奏凱歌的新城市永遠記憶不忘，真想把這個城市整個地吸入到自己的心靈中，把所有這些地下的房屋連同那些吐煙蔽日聳立着的煙囪，連同那些縱橫交錯的大小道路，連同那些在許多土窖間翹起身軀的重迫擊砲，連同那些成百成千身穿棉襖、軍大衣，頭帶皮帽，晝夜作戰，連宵不眠的人們，把雷彈當作麵包一般夾在脅下搬運，在瞄準好了的重砲跟前刮削馬鈴薯，嬉笑怒罵，低聲歌唱，講述夜間手榴彈戰，這樣表現盡善盡妙日常英勇精神的人們，——把所有這一切，都吸入到自己的心靈中。真想把這個奇妙活動的

防衛斯大林格拉戰役的全景永遠記憶不忘，這種在偉大今日活潑潑的時刻，到明天就會成爲歷史上永遠不朽的一頁。

但是，一切都是變動着的，正如今日的渡河點不像昨日一樣，在工廠中的夜戰不像十一月間瘋狂攻擊一樣，今天斯大林格拉的情形也就不像十月和十一月間的情形一樣。俄國兵士從地下，從石洞裏走出來了，他已挺直身軀昂頭吐氣了，他已不慌不忙，放心大胆地走着了。戰士們在鮮紅的太陽照耀下沿着凝凍閃光的窩爾加河走去，有些戰士拉着雪車，有些坐在車上氣憤憤地趕着那在滑溜的冰上膽怯地走着的馬匹。在左岸積雪的土阜上一目瞭然地擺着幾輛卡車，在那裏卸除所載運的彈藥糧食。有一個胸前懸着皮匣的郵差在日光照耀下慢步走向營部底指揮處去，在土阜上有兩個交通兵提着盛滿菜湯的煖壺挺起身子在離德軍戰壕不到四十米遠的地方走着。是的，我軍戰士們奪到了太陽，奪到了白天的陽光，奪到了在青天白日下挺胸昂頭在斯大林格拉地域上行走的偉大權利。只有斯大林格拉人才知道這種勝利底價值，而他們也就笑逐顏開地望着軍隊和車輛在太陽照耀下行走着。他們在幾個月的長時間內，只要有一個黑點稍微動彈一下就會引起德軍對你射擊的猛烈火力。在幾個月的長時期內有成千成萬的人們，每日等待着夜間的到來，好走出地窖和石洞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伸一伸麻木了的手腳。

是的，一切都是變動着的，那些在九月間衝進了一條街道中，分駐在城市房屋裏，大吹口琴，揚揚而舞的德國人，那些在夜間開燈駛行，在白晝用汽車運輸糧食彈藥的德國人，現在却隱到地下，藏到磚石的廢墟裏去了。我站在一棟轟壞了的房屋四層樓上，拿着望遠鏡望了半天，觀察德國人佔據着的街坊。連一絲烟雲，半個人影都看不見。他們在這裏已經喪失了太陽，喪失了白晝陽

在一個明朗的秋天我們離開了斯大林格拉。那時炸彈紛紛地落着，窩爾加河上噴起無數水柱。岸上火焰沖天，河裏的輪船也燦燃着，人們沉沒水中。在斯大林格拉留下有富於戰鬥經驗的師團，

包圍圈緊縮起來了

托爾瑪妥夫斯基

光，他們每天只領得二十五顆到三十顆子彈，他們奉到命令只准對舉行攻擊的軍隊開火；他們每天的口糧只有一百格蘭姆的麵包和馬肉；他們好像毛髮叢叢的野蠻人坐在石洞裏嚼着馬肉；坐在烟霧朦朧的黑洞裏，坐在他們所毀滅了的美好城市的廢墟裏，坐在那爲蘇維埃國家以之自豪而被他們弄得死氣沉沉的工廠裏。夜裏，他們爬出洞外來，覺到俄國軍隊底包圍圈漸漸緊縮起來的可怕，高聲喊着：「喂，俄國人，向脚下射來好了，爲什麼射到頭上來呢！」

他們用六筒迫擊砲底砲火轟毀了自來水管，他們向斯大林格拉電站射了五百發榴彈，他們把凡能着火的東西通通燒光了，他們把一切學校、藥舖、病院等等都毀滅了；現在却來到了對於他們可怕的時日，可怕的白天和夜間，歷史底法則和俄國兵士底意志決定了要使他們在這裏受到報復，使他們坐在冰冷的廢墟裏，黑暗裏，沒有水喝，嚼着馬肉，躲避太陽和白晝的陽光，在俄國十二月夜間的冷酷星光下來受到報復。是的，一切都是變動着的，斯大林格拉底一切情形都改變了。歷史底法則是公道而嚴厲的，我們斯大林格拉軍隊底意志是堅強不拔的。

寫於斯大林格拉。

他們必須死守每棟屋宇，每個房間。

我們却開向西北方面頓河流域去了，此時我們還不十分瞭解這個從遙遠的莫斯科，從最高指揮部大本營所誕生的作戰計劃底偉大意義。我們與斯大林格拉告別了，甚以我們不能分擔防衛此城的任務爲可惜。我們在這裏，在這個工廠林立，果園密佈的城市中，在這個擁有偉大革命傳統的城市中是停駐不久的。可是火焰却鍛煉了我們對它，對斯大林格拉的愛情。我們知道，這樣的愛情是永不磨滅的。

報紙上所登載的從我們戰線發出的通訊，都簡單標爲「斯大林格拉西北方面」。這幾個字底含義是非常廣闊的。

窩爾加河與頓河之間的草原有許多深溝縱橫割裂着。道路輾壓得光滑如鏡。崗阜都以率隊突擊它們的營長名字來命名。戰線是伴着頓河下游低平的左岸，只有幾個地方渡到了高聳右岸底小灣上。

高岸上的崗阜變了黑黃色。它們被我軍底迫擊砲燒得精光了。德國人，羅馬尼亞人，意大利人，不惜以極大的代價，力圖把我們驅出橋前的工事地帶。但是每個高地都變成了碉堡。有一個高地由科覺特科夫率領着十六個蘇維埃戰士防守着。德國人派遣了一營步兵在坦克掩護之下舉行攻擊。坦克被燒燬了；步兵營被我軍十六個戰士殲滅了。科覺特科夫及其同志以他們的血肉身軀阻住了敵人前進的道路。他們戰死到最後一人，可是始終沒有把高地讓給敵人。

離斯大林格拉最近的是佈置在窩爾加河沿岸一帶的我軍隊伍。他們極力向拖拉機工廠突進；可是敵軍底猛烈火力阻住了他們的道路。在這裏，德國人建築有鞏固的防線。

我們在斯大林格拉西北方面很難過地渡着殘酷的秋天。被焚燒着的城市發出苦悶惱人的烟霧，漫於草原天空中，好像是責難我們似的。城裏的情形怎樣？我們的同志鬥爭得怎樣？他們須得抵擋住敵人機械化師如何拚命的逼攻呵！

十月間，我收到了防守斯大林格拉幾個工廠的近衛師師長羅吉姆澤夫將軍的一封信。他從設在可以擋住砲彈槍彈的水泥陰溝裏的指揮處寫道：「昨天敵人在無線電中向我們叫喊說，羅吉姆澤夫會在窩爾加河中啣咕啣咕淹死的。我命令回答他們說，他們自己會碰得頭破血流的，羅吉姆澤夫是永遠不會在窩爾加河裏啣咕啣咕淹死的」。讀着這封信是不能不笑逐顏開的。德國人調集了幾十師團和幾千飛機去衝擊城市，可是處在圍城中的這位俄國白髮少年將軍却還是確有信心，歡笑自如。斯大林格拉是決不會失陷的！

斯大林格拉西北方面的軍隊掘壕據守了。從西北方面發出的不斷的砲火，在這區域中進行的殘酷戰鬥，吸住了敵軍很大的力量，不讓敵人用去突擊斯大林格拉。這是使我們滿心希望在斯大林格拉城裏和敵人撕殺的人們覺得自慰的事。瘋狂的希特勒在廣播中宣佈斯大林格拉指日可下，並指定了在城中舉行閱軍的日子，隨後延期了，又宣佈了第二個日子，又宣告延期了。

十一月間，斯大林格拉的情勢真是危急萬分。窩爾加河遷延不凍，河上流着冰塊，妨礙了唯一接濟來源的渡河點的轉運。我們戰線上的同志每次相遇時，都是說：「斯大林格拉真困苦呵！」——這表明每個人都是「心中苦悶難過的」。

部隊中的戰士們焦急異常：斯大林格拉這樣困苦，我們却停在這裏不動。隨後在戰線上，在戰壕和土窰裏發生了一種風傳：說是斯大林到我們這裏來了。據說，昨天看見斯大林鎮靜而有把握地

在戰線前緣上走着。我不知道，斯大林究竟到過這裏沒有，可是這個使戰士們興奮的風傳無疑是從瞭解斯大林格拉這個榮膺斯大林名字的城市概念中發生的。這就是夢想看見斯大林，夢想看見斯大林格拉的願望。

十一月十九日，終於開始動作了。砲彈轟着頓河底高岸。步隊戰士通過尚未凍凝的河流，在酷寒的風雪中，快樂而憤怒地去舉行衝擊了。

坦克和近衛軍騎兵通過步兵的作戰隊伍，猛力向前衝去，闖過德軍佔領的村莊，使敵人驚惶失措，他們直衝到位置在斯大林格拉西方的卡拉契城，並乘勢佔領了它。巴契中校所指揮的部隊包圍了幾師羅馬尼亞軍隊，提議他們繳械投降。羅馬尼亞的將領處置得很明達：他實行繳械投降了。他乘坐汽車率領軍隊來到我們這裏，跟在他後面的是上級軍官，在軍官後面的是頭戴高羊皮帽的羅馬尼亞兵士成排成連地走着：他們很像一羣牧夫。

德國人向東方，向斯大林格拉退却了，紅軍也就向東方進攻，這是偉大保衛祖國戰爭中的第一次。戰士們以主人的資格，進到了頓河高岸，走過了全部河灣，在那裏，每個窪地中都有幾所德軍拋棄的倉庫。有許多赤足的婦女和戴着夏天帽子的哥薩克老人來迎接我們；他們的帽子和靴子都被德國人搶去了。在維爾節契村，我們追悼了遭受虐殺的被俘紅軍戰士底屍骨，赤裸裸的屍體上到處都可看見慘無人道酷刑拷打的痕跡。戰士們繼續向前衝進。路上每隔三十公尺就有德國人準確地設置的指標。我們看見了多具被汽車壓死的身穿便服的屍首，這是德寇汽車夫故意把汽車衝入斯大林格拉近郊市鎮撤退的難民中來藉此取樂時幹的罪行。

我們驅逐德寇，收復了廣大的區域。同時有另一些部隊把敵人向南方和西方逐退。全國聽到

「斯大林格拉西北方面」的字樣都歡樂不已，但這已經是不確切的了；因為戰鬥也蔓延到了斯大林格拉的正西方面。

德寇固守着防禦陣地；可是他們調來進攻斯大林格拉的巨大部隊已被包圍了。晝夜都有兩翼尖端塗着黃色的運輸飛機飛往包圍圈裏去。當這些飛機飛過我軍陣地上空時，戰士們就一齊用步槍、機關槍、自動槍朝上射擊。有些戰士仰面躺着，好使射擊時方便些。高射砲急急地響個不停。在這裏，有好幾百架「容克——五二」式飛機被擊落了。

一月八日有兩個軍官和號兵手執白旗走到戰線前線。他們是去遞送我軍指揮部給德國人的最後通牒。德國人竟開槍射擊。他們不得已退轉回來，但後來又再次前往了。號兵吹了一陣信號，白旗迎風招展。德國人方面沒有開槍。三個鎮靜勇敢的人就挺身前往獸穴去了。在望遠鏡裏看見德國人蒙住他們眼睛後，引向裏面去了。大家着急不安地等待他們回來。直到傍晚時他們才轉來。被包圍了的敵人沒有接受我們的最後通牒。夜間我們又派人用傳話筒在前線上大聲叫喊，喚醒被包圍了的德國人要放明達些。

天將破曉時，一切都靜寂了。一到早上便換了另一番景色。砲彈和雷彈迎着昇騰起來的太陽向敵人紛紛飛去。四方八面都是一片轟隆隆聲。成千的雷彈在灰色的天空中繪出一條一條的火線。大地都爲之震撼起來了。德軍陣地前緣被轟得在空中飛舞。砲兵拚命工作，累得渾身是汗。砲隊指揮官依克拿托夫上校興奮得臉紅耳熱。他這個老戰士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參加這樣強烈的砲擊。

早上九點鐘時步兵隨着砲火波濤前進。在第一行散兵線之後，有步兵持着各部隊底紅旗迎風飄揚。我們所在的觀察處，在拂曉時離前緣約三百米遠。但前緣迅速向前移進了，已越過山崗去了。

遂不能不跟隨戰士們前進。田野和高地到處鋪滿了德寇底屍首。

一隊一隊的俘虜兵綿延不斷地向後方走去。他們的眼睛中都凝結着恐怖的神色。難怪依克拿托上校在開始砲攻以前說過：「在這樣的砲擊之下，只有兩條救路，不是死亡，便是發瘋」。戰鬥沒有一分鐘的停歇，我軍的逼攻是殘酷可怕，無堅不摧的。粉碎了第一條防線之後接着又衝破了羅索什卡河沿岸的第二條防線。

戰士們聽說斯大林同志下了嘉獎軍隊的命令。這個消息立時傳遍各戰鬥隊伍，戰士們互相接近跟前，轉述這個消息。斯大林底嘉獎使大家更加興奮。戰鬥令人快樂起來了；眼光銳敏起來了；兩手加倍有力了。

我們在草原上駛行着，隱約看見前面有一座城市。但從地圖上知道，在這裏並沒有什麼鄉村市鎮。駛得更近時，我們才懂得，我們誤會了。原來並不是城市，而是幾千輛德軍汽車一輛傍一輛地排列在田野上。有一個地方，停下的汽車竟達九千輛以上。這樣的「城市」在草原上是很不少的。到處都躺着敵人底屍首，有許多是凍死的。路旁有幾個德軍飛機場——許多「容克」式飛機，「海克爾」式飛機，「米」式飛機以及爲戰士們所痛恨的「福克」式而把它叫做「框子」的飛機都馴馴服服地佇立在飛機場上。

在收復的鄉村中發生了許多動人的事件。當進佔卡爾坡夫卡鄉鎮時，敵人開放着猛烈的迫擊砲火，有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在雷彈紛紛炸裂之下跑到指揮處來，報告敵人從何處開火。團長立刻宣佈獎給他一面「義勇」章。但是當團部書寫給獎命令時，這個小孩已和其他一些小孩跑往別的地方去了。當時沒有來得及問明他的姓名，直到現在還在村鎮裏找尋這個小孩。他自己又不到團部來；因



：(右至左從)官將軍敵之處俘被
爾梅萊什將中，士雷里愛尼達將中，武里特米季將少
低里諾李、托奧將中，士雷爾別列德、茨里毛將少



降投械繳士兵軍德



，基斯夫索科羅：右至左從）斯劉烏巴帥元軍德俘被問審將上基斯夫索科羅和夫諾龍沃帥元兵砲
（斯劉烏巴和梭少科林特賈員譯翻，夫諾龍沃

全世界人士都看見了紅軍在斯大林格拉近郊緊密地包圍了二十二師希特勒軍隊，而開始有系統地消滅他們；於是被圍的二十萬到二十二萬的希特勒匪徒中留得活命的只有七、八萬人了，而他們也定會受到同樣的命運。

巧合古典

梯浩諾夫

爲不知道得獎的事；而在鄉鎮中；所有的小孩都是活潑勇敢的，任你怎樣找，也難找到這個小孩的。

同是在這個卡爾坡夫卡鎮上，有一個胸掛紅旗勳章，失掉了兩腿的人前來迎接我軍戰士。這是在保衛祖國戰爭中受傷成了殘廢，得有兩面紅旗勳章的戰士，科偉林。他在這個鄉鎮上遇着德軍團來了，無法走脫；而在被俘之日曾設法幫助躲避德寇的自家人。

原來一心想望保衛斯大林格拉的戰士們，終於達到了目的。當我們從西方開入城裏時，本來駐守窩爾加河沿岸的部隊早已從北部攻破敵人防線開入城裏了。我們昨天還是處在戰線前線，經過很短時間後，就已處在我軍底深遠後方，「俄國軍隊底後方」了——戰士們在笑談時這樣說。

在蘇聯情報局發表的戰報上，在各報登載的通訊上永遠消失了「斯大林格拉西北方面」的字樣。這些字樣也就永遠成了俄國光榮的紀念碑。

寫於斯大林格拉

現在德國寇賊們嘗到了窩爾加河草原上的冷風，初次的冰凍和風雪，既無燃料，而穿着夏季服裝坐在那裏發抖。他們大吃大喝搶來的食物以後，現在每天吃着凍透了的一百到一百五十格蘭姆的麵包過日子，以前吃的是珍饈美味，現在却啃着死馬骨頭。對於他們的報復來得真快，無論什麼也不能挽救他們滅亡的末日。發疹傷寒流行於他們的隊伍，希特勒餓鬼們底哼聲叫聲把無線電爲了安慰他們而終日唸着的「定來救援你們」的咒語都湮沒了。

情形很明顯了：援兵不會來的，援兵無法來到的。趕來援助他們而被打敗了的德國人只能通知他們不幸的合夥打劫的伙伴們說，他們在紅軍打擊之下沿着冬天草原又飢又冷向羅斯托夫竄逃也是很舒服的。

陷在重圍中的德國第六集團軍總司令巴烏對斯上將想必已經收拾行李坐上連輸飛機，好拋棄付託他的軍隊而平安逃走，或者在拒絕投降之後，已經逃走了，——難道他會憐憫那些遭受愚弄，被他陷入絕境的德國丘八嗎？

如果他平安逃脫了，那末，他會有閒暇時間在後方某個地方來用歷史眼光分析此次戰役，作出自己軍隊作戰行動和紅軍作戰行動的總結。

德國人是最喜愛作各種詳細考查研究的，特別是在戰爭歷史方面。德國總參謀部底偶像，有名的石力豐伯爵，有個時候，曾想出所謂現代喀內原則。在古羅馬時代，甘尼巴爾曾在喀內地方粉碎羅馬特林齊、瓦龍所率領的軍隊，將其包圍以後，就把它加以殲滅或俘虜了。這是很早以前的事件，還在公曆紀元以前的事件。可是石力豐認爲即在現代戰爭中這種殲滅敵人的方法也是最好的方法，而自石力豐以後，德國的一切優秀將領都時刻夢想着喀內戰略來對付德國底敵人。

德軍總參謀部戰史科科長愛爾甫爾特中將曾著一部專書來論述關於完全殲滅敵人的勝利問題。他在分析各時代中近似於古代喀內形勢的軍事動作時，不得不作一但書說，現代將領包圍和消滅敵人是不能根據喀內戰役進程來闡明的。他就來從事分析上一次世界大戰中德軍底軍事動作。但不幸又不得不承認，凡能成爲喀內的各次戰役，都沒有成功。牽強附會的喀內，他是不難找到的，可是真正的例子，巧合古典的包圍巨大軍隊而加以殲滅的例子，在德軍歷史上是沒有過的。

他甚至企圖把意大利元帥巴多里阿想用富有現代武裝的軍隊去包圍武裝薄弱的阿比西尼亞軍隊的作戰誇揚起來作爲例證。可是不管冒昧模倣古時名將的墨索里尼所下滑稽可笑命令：包圍敵人，殲滅敵人！——巴多里阿竟然丟醜了，阿比西尼亞人平平安安地闖出了他的包圍，而讓那妄想成爲現代甘尼巴爾的野心家去當活傻子。

在現時這次戰爭中，就不必爲愛爾甫爾特着急了，德軍總司令部已替德軍戰史造成了巧合喀內古典的例子。現在的巴烏劉斯上將可以詳細告訴他，喀內，巧合古典的喀內真造成了，甚至他是這次事變的親身參加者。不過這次事變底本質實惡意刺諷他，使他在報告時，只能充當特林齊、瓦龍角色，而不是充當甘尼巴爾的角色。充當甘尼巴爾角色的是蘇聯指揮部，它使德國歷史家可以來記載一件巧合古代喀內的戰役了。二十二師德軍陷入包圍中，受到四方八面的攻擊，並被蘇聯軍隊從四方八面有計劃地消滅着。再過幾時，巴烏劉斯所統率的威勢赫赫的軍隊，連一個最傑說不堪的丘八都不剩下的。

將來德國軍事歷史家用不着到很遠的歷史中去搜索例證來闡明名震一時的石力豐所提出的原則了。石力豐伯爵只好躺在棺材裏搖頭大息，但已無補於事實的。現在德國將軍們一提到斯大林格

拉」，就會胆戰心驚，舉目四望，是否有新的喀內來到他的跟前。愛爾甫爾特說得很對，「現代將領包圍和消滅敵人是不能根據喀內戰役底進程來闡明的」，——而應當根據在斯大林格拉近郊戰役進程來闡明的。紅軍給了德軍總參謀部驕橫冒險家一個嚴酷的歷史教訓，而用其巨手寫了一章歷史，使所有希特勒將軍們讀着都會氣忿得牙齒發抖的。紅軍向全世界表明了，應當怎樣佈置真正現代的喀內來消滅敵人。

愛爾甫爾特和巴烏劉斯一流先生們，你們把喀內戰役談論得很多了，請你們就接受這個巧合古典的一模一樣的喀內吧。這只是第一個例子，接着你們還會得到許多其他巧合古典的例子。紅軍是很敬重古代甘尼巴爾的，可是它有自己的許多甘尼巴爾，他們在嚴酷教訓了德軍自負自誇的領導者之後，會使德國土匪軍隊也獲得沈痛教訓的。當紅軍對世界戰爭歷史作出新的貢獻而在本國領土上消滅最後一個希特勒兵士的日子，愛爾甫爾特和巴烏劉斯一流人就會受到最終的歷史報復。俄國的刺刀會把德國軍事教科書底篇章一律勾消，而有權威的希特勒揮下將軍們底全部古典主義，會像肥皂泡一樣破滅得無影無蹤而使被解放的人類大為稱快。

寫於斯大林格拉。

#7

424264